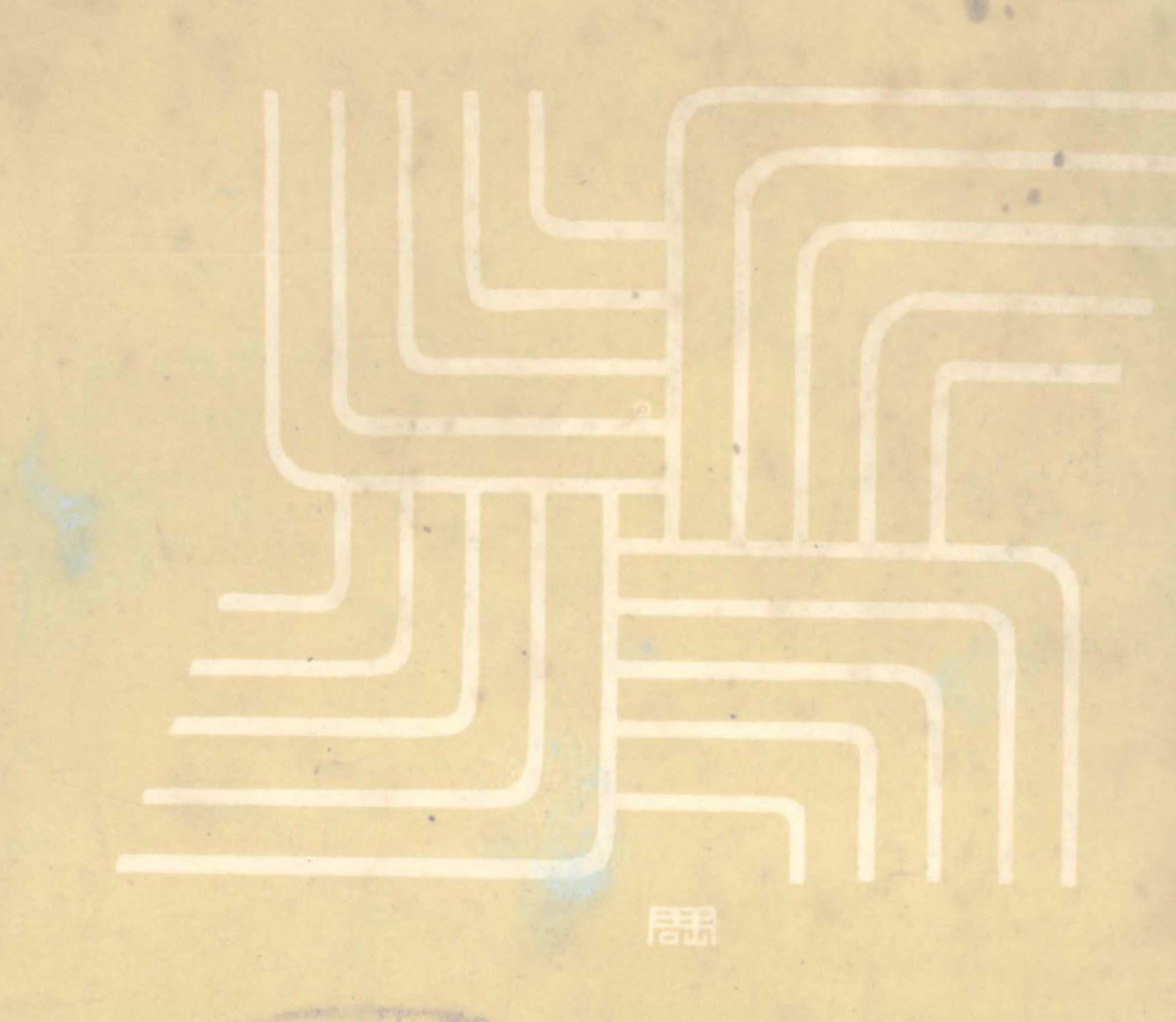
國聞週報

第一四卷第二三期



民國廿六年六月十四日出版　版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呈請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總包立劵之新聞紙）

北寧鐵路暫行簡明行車時刻表

二十六年五月一日重訂

下行

站名	下行車	1次 平瀋特快 膳臥各等	41次 普通客車 中膳各等	71次 平津客車 三等慢車	305次 平浦特快 膳臥各等	21次 快車 膳車各等	23次 平唐特快 膳車各等	5次 平津特快 膳車各等	301次 平滬特快 膳臥各等	401次 平津客貨 平滬通車	3次 平瀋特快 膳臥各等	73次 津唐客貨 三等慢車	75次 唐榆客貨 三等慢車	43次 唐榆慢車 各等
北平前門	開	5•50	6•15	7•08	7•50	9•45	12•45	16•15	17•50	21•05	20•55			
永定門	開		6•33	8•16			13•01			21•59				
豐台	開	6•13	6•50	9•30	8•16	10•16	13•16		18•15	23•06	21•21			
黃村	開		7•13	10•49			13•39				21•39			
郎房	開		8•04	13•03	9•10	11•14	14•27			1•40	22•19			
落垡	開		8•26	13•52			14•43				22•38			
楊村	開		8•54	15•20		11•51	15•10			3•20	23•01			
天津總站	開	8•03	9•41	16•48	10•26	12•32	15•56	18•21	20•16	4•53	23•39			
天津東站	到	8•11	9•50	17•05	10•34	12•40	16•05	18•28	20•25	5•10	23•48			
	開	8•20	10•00	停	11•05	12•55	16•20	停	20•50		24•00			
塘沽	開	9•14	11•03		開	13•58	17•28		開		1•04	10•00		
蘆台	開	10•07	12•09		往	15•06	18•33		往		2•09	12•52		
胥各莊	開		12•59		浦	15•50	19•28		上		2•57	15•17		
唐山	到	10•59	13•12		口	16•03	19•40		海		3•10	15•40		
	開	11•02	13•17			16•08	停				3•15	停	5•30	7•30
開平	開	11•13	13•31			16•19							6•10	7•45
古冶	開	11•37	14•04			16•44					4•02		7•20	8•14
灤縣	開	12•09	14•56			17•18					4•53		9•45	9•07
昌黎	開	12•50	15•58			18•07					5•58		12•58	10•10
留守營	開		16•21			18•26					6•23		13•51	10•34
北戴河	開	13•23	16•41			18•44					6•46		14•38	10•54
秦皇島	開	13•42	17•08			19•07					7•16		15•48	11•23
山海關	到	14•00	17•30			19•25					7•40		16•25	11•45
	開	14•35									8•20			
瀋陽(南滿站)	到	21•40									15•35			

上行

站名	上行車	22次 快車 膳臥各等	6次 津平特快 膳車各等	302次 滬平特快 膳臥各等	72次 津平客車 三等慢車	42次 普通客車 中膳各等	4次 瀋平特快 膳臥各等	24次 唐平快車 膳車各等	306次 浦平特快 膳臥各等	2次 瀋平特快 膳臥各等	402次 津平客貨 滬平通貨	74次 唐津客車 三等慢車	76次 榆唐客貨 三等慢車	44次 榆唐慢車 各等
北平前門	到	9•58	11•20	14•00	15•48	17•45	18•40	21•25	23•15	23•27	1•45			
永定門	開	9•43			15•18	17•28					1•18			
豐台	開	9•30		13•36	14•40	17•15	18•15	20•54	22•49	23•06	0•40			
黃村	開	9•11			12•50	16•48	17•55							
郎房	開	8•24			10•30	15•56	17•19	19•58	21•49		20•33			
落垡	開	8•08			9•26	15•36	16•56							
楊村	開	7•45			8•00	15•09	16•33	19•16			18•29			
天津總站	開	7•05	9•14	11•35	6•05	14•25	15•56	18•40	20•39	21•15	17•00			
天津東站	開	6•55	9•50	11•25	5•30	14•10	15•45	18•30	20•30	21•05	16•08	停		
	到	6•45		11•00		13•55	15•30	18•18	20•00	20•55		12•12		
塘沽	開	5•44		自		12•52	14•36	17•20	自	20•04		10•35		
蘆台	開	4•41		上		11•42	13•41	16•12	浦	19•09		7•55		
胥各莊	開	3•45		海		10•48	12•57	15•15	口			6•05		
唐山	開	3•30		開		10•30	12•43	15•00	開	18•15		5•00	停	停
	到	3•25		來		10•25	12•38		來	18•12			22•35	17•15
開平	開					10•12	12•27			18•02			22•13	17•02
古冶	開	2•49				9•45	12•07			17•45			21•18	16•36
灤縣	開	1•52				8•45	11•20			17•04			18•22	15•43
昌黎	開	0•51				7•40	10•30			16•23			14•54	14•41
留守營	開	0•21				7•12	10•05						13•39	14•13
北戴河	開	0•02				6•54	9•50			15•53			12•57	13•56
秦皇島	開	23•29				6•25	9•23			15•30			11•30	13•27
山海關	開	23•00				6•00	9•00			15•10			10•25	13•00
	到						8•15			14•30				
瀋陽(南滿站)	開						23•10			7•20				

北戴河海濱支綫

85次	87次	91次	93次	95次	97次	下行	站名	上行	86次	88次	92次	94次	96次	98次
7•00	9•50	13•30	16•00	18•50	0•05	開	北戴河	到	6•35	9•30	13•10	15•35	18•35	23•40
7•20	10•10	13•50	16•20	19•10	0•25	到	北戴河海濱	開	6•15	9•10	12•50	15•15	18•15	23•20

通縣支綫

下行

站名	下行	51次 客車	501次 輕油車	503次 輕油車	81次 客貨車	505次 輕油車	507次 輕油車	53次 客車	509次 輕油車	55次 客車	511次 輕油車	513次 輕油車	83次 客貨車
北平前門	開	6•30	7•30	8•30	9•30	10•30	11•30	13•00	14•02	15•15	16•05	17•10	17•30
東便門	到	6•36	7•35	8•35	9•38	10•35	11•35	13•06	14•07	15•21	16•10	17•15	17•37
	開	6•37	7•36	8•36	9•40	10•36	11•37	13•08	14•08	15•22	16•12	17•17	17•39
雙橋	到	6•54	7•52	8•52	9•59	10•52	11•53	13•25	14•24	15•39	16•28	17•33	17•59
	開	6•55	7•53	8•54	10•01	10•53	11•55	13•27	14•25	15•40	16•30	17•34	18•01
通縣南	到	6•07	8•03	9•04	10•15	11•03	12•05	13•39	14•35	15•52	16•40	17•44	18•15
	開	7•09	8•05	9•06	10•23	11•05	12•07	13•41	14•37	16•54	16•42	17•46	18•23
通縣東	到	7•15	8•10	9•11	10•30	11•10	12•12	13•47	14•42	16•00	16•47	17•51	18•30

上行

站名	上行	52次 客車	502次 輕油車	504次 輕油車	82次 客貨車	506次 輕油車	508次 輕油車	54次 客車	510次 輕油車	56次 客車	512次 輕油車	514次 輕油車	84次 客貨車
北平前門	到	8•18	9•17	10•23	12•25	12•56	13•50	14•50	16•03	16•55	18•24	19•16	20•30
東便門	開	8•12	9•12	10•18	12•17	12•51	13•45	14•44	15•58	16•49	18•19	19•11	20•22
	到	8•10	9•10	10•16	12•15	12•49	13•43	14•42	15•56	16•47	18•17	19•09	20•20
雙橋	開	7•53	8•54	10•00	11•56	12•33	13•27	14•25	15•40	16•30	18•00	18•53	20•01
	到	7•51	8•53	9•58	11•54	12•32	13•26	14•23	15•38	16•29	17•58	18•52	19•59
通縣南	開	7•38	8•42	9•47	11•40	12•22	13•16	14•10	15•27	16•17	17•47	18•42	19•45
	到	7•36	8•40	9•45	11•32	12•20	13•15	14•08	15•25	16•16	17•45	18•40	19•37
通縣東	開	7•30	8•35	9•40	11•25	12•15	13•10	14•20	15•20	16•10	17•40	18•35	19•30

固本香皂
固本葯皂

各處五洲葯房及百貨店均售



上海五洲大藥房發行

國聞週報

第十四卷第二十三期目錄
民國廿六年六月十四日出版

插圖

一週簡評



初版新書

大學用書

續出八種

外埠函購郵費照定價加一

中國行政法總論

陶天南著 精裝一元

本書擯棄形而上之主義，而採取實證方法，以闡明中國行政法上之現象。乃以「公務」爲基礎概念及「五權分立」爲出發點，從事於解釋現實制度。理論與事實並重，對於重要制度及規則，皆求得其正確之意義及性質；並不拘泥於傳統的學說，而常有獨到之見解。且對於新興之實證法律，亦略提示其綱要。

中國社會經濟史

森谷克己著 孫懷仁譯 精裝 一元八角

本書主旨，在闡明中國數千年來（上自原始時代下迄民國成立）社會經濟結構之演變，及其演變之因果；對於從來之舊說，皆施以嚴格之批判。立論處處都以過去世界學者研究人類社會史之結論爲依據，但並不拘泥於一般經濟階段之公式，而隨時顧及中國歷史之特點。全書分六章敘述，簡潔扼要，全無贅詞。

普通化學

Horace G. Deming: General Chemistry

嚴志弦譯 精裝五元

本書對於近年來化學上之進步，如酸與鹼基之新解釋，光化學之新奇效用，觸媒作用之原理，晶體之構造，波動力學，化合價，台價，極性合價等新學說，無不搜羅詳盡。國內化學工業之展望及其切迫需要之情形，書中亦每述及，以期引起讀者研究之興趣。書末附有參考資料，足供教學兩方參考研究之用。

普通化學實驗

嚴志弦著 活葉精裝 二元五角

全書共有實驗七十則，每星期實驗兩次，足供一學年之用。裝訂採用活葉式，各實驗備有排號，前後次序應隨學生之程度及所用之教科書而異，得由教員酌定之。各實驗之前，有一簡要敘述，俾學生在未作實驗之前，對該實驗先得有充份之認識。各實驗需用之試劑及用品，亦分別註明。實驗之結果，學生祇須依次填寫，簡明整潔，評閱者亦易於措手。編制極爲新穎。

貨幣學

劉覺民編著 精裝一元六角

本書內容除泛論貨幣之本質、機能、及其演進而外，對於貨幣形態，貨幣本位制度，貨幣價值，信用與物價，貨幣改造思潮，及各重要國家貨幣改革簡史等，均有切要論述。全書博采衆言，不爲一家學說所囿，文字簡潔，說理暢達。對於戰後新學說介紹甚多，如普通之貨幣價值說及近代各家之貨幣改革思潮等，無不詳細闡述，尤爲本書之特色。可稱貨幣學中之白眉。

高等植物分類學

盧開運編 精裝二元二角

本書分二篇：首篇詳論植物分類之學理，並論植物分類之研究法；次篇詳論世界已經命名之各科高等植物，計松柏植物有科十二，有花植物有科二百八十八，每科均以明暢之文字，詳細敘述，且各附精確解剖圖一二幅。凡我國所有之科，其圖說均取材於實物，罕見者則取材於世界名著，而經編者慎重選擇。

史前人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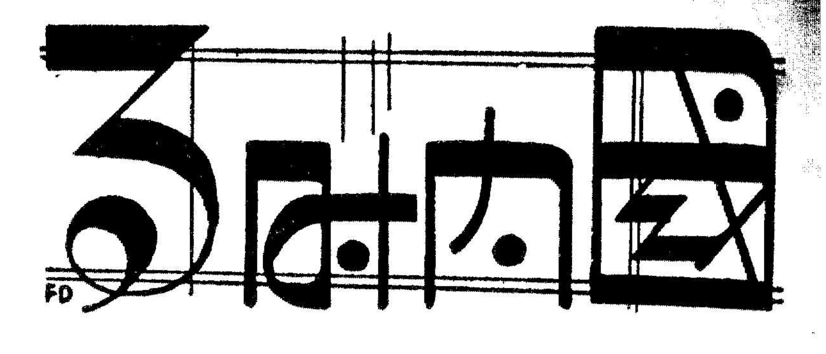
陳兼善著 精裝一元二角

本書分九章：第一章直立猿人，第二章海德堡人，第三章披耳鐵唐人，第四章羅台西亞人，第五章北京人，第六章尼安台塔爾人，第七章克非押錄人，第八章克羅曼農人，第九章奧合拉德人。每章將史前人類的發見史，體質上的特徵，文化上的特點，及各人類在進化系統上的地位，均詳加敘述；且附插圖，以補文字之不足。並徵引各家學說，相互比較，以資參證。

中國通史

金兆豐著 精裝四 元

本書倣鄭樵通志例，計分十卷：㈠總論，綜述歷代興亡之大勢及其政治實況；㈡地形編，述歷代疆域之變遷及其沿革；㈢食貨編，述歷代國家財政及社會經濟之變遷；㈣職官編，述歷代中央地方之官制及銓選之制度；㈤刑法編，述歷代之司法制度及法典之沿革；㈥兵政編，述歷代兵制之沿革及軍事學之概略；㈦選舉編，述歷代學校制與考試制及其因革；㈧外交編，述歷代之對外政策及對外交涉；㈨文學編，述文字源流及歷代文學之流變；㈩學說編，述歷代學術思想之發展及宗教之源流。



楊虎城（中）由陝抵滬與歡迎者合影



欒州革命烈士國葬禮馮玉祥在泰山烈士祠開會致詞馮後為韓復榘

最近過滬返美之鐵肺人施拿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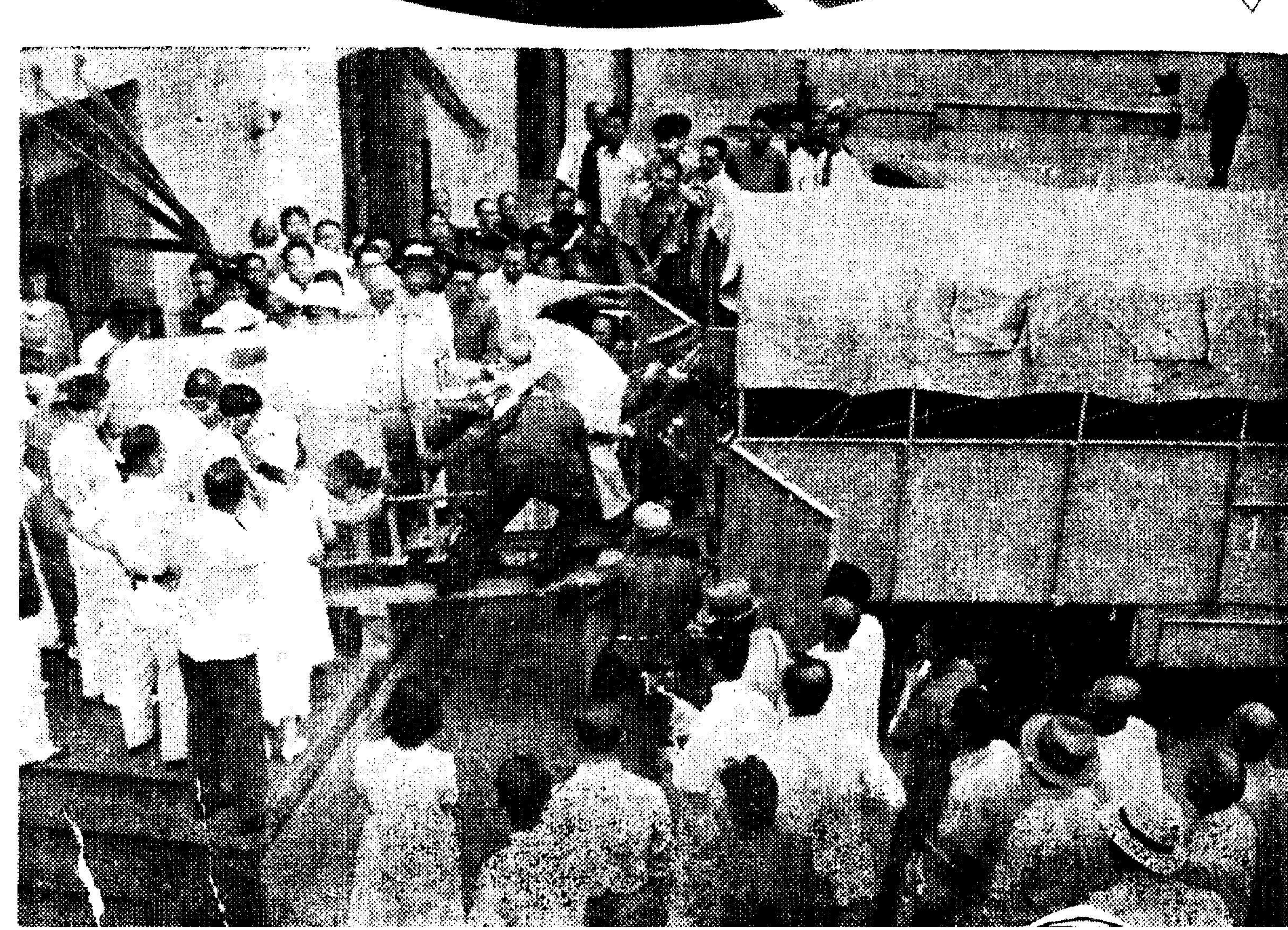
河南旱災兒童以土充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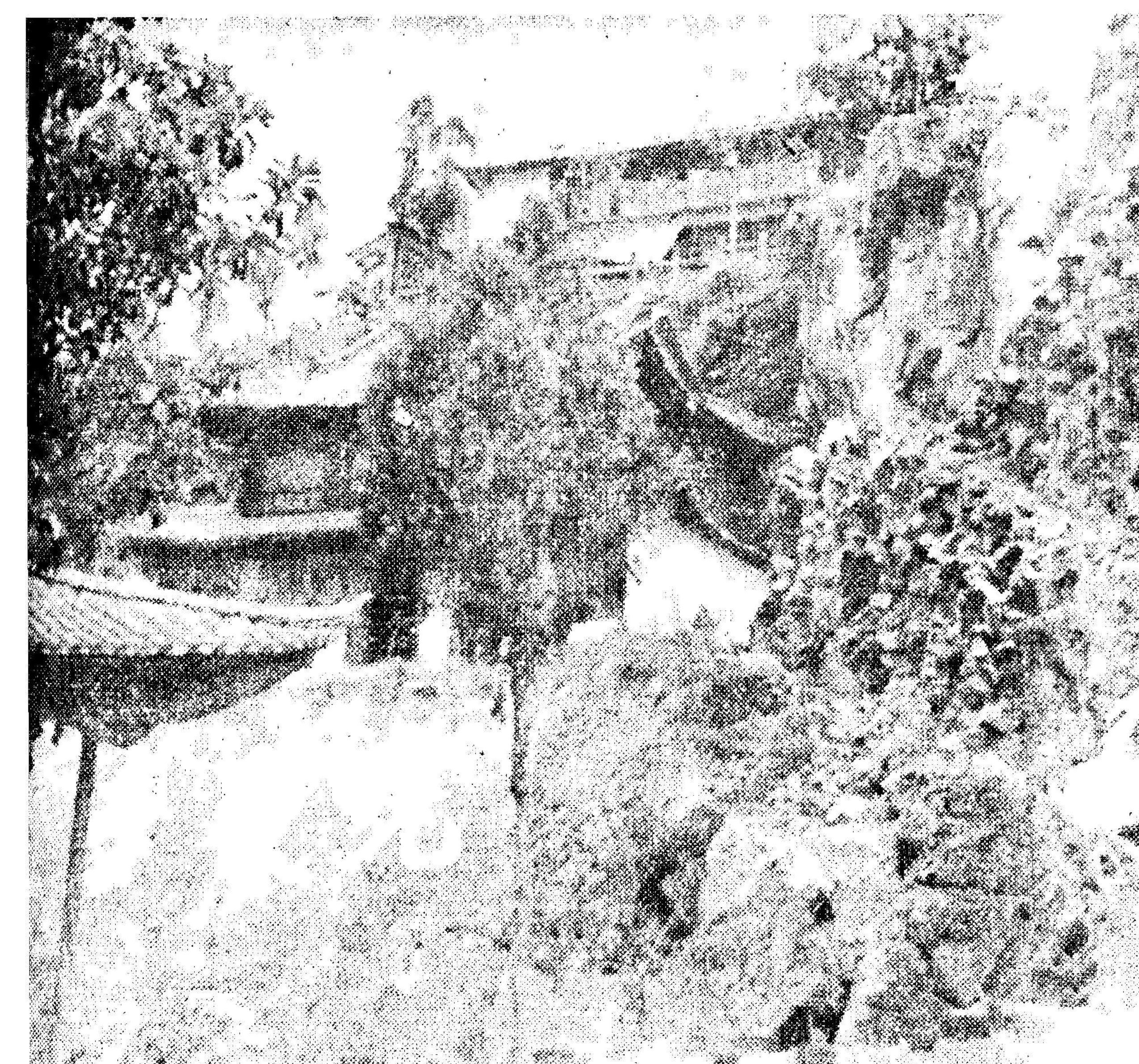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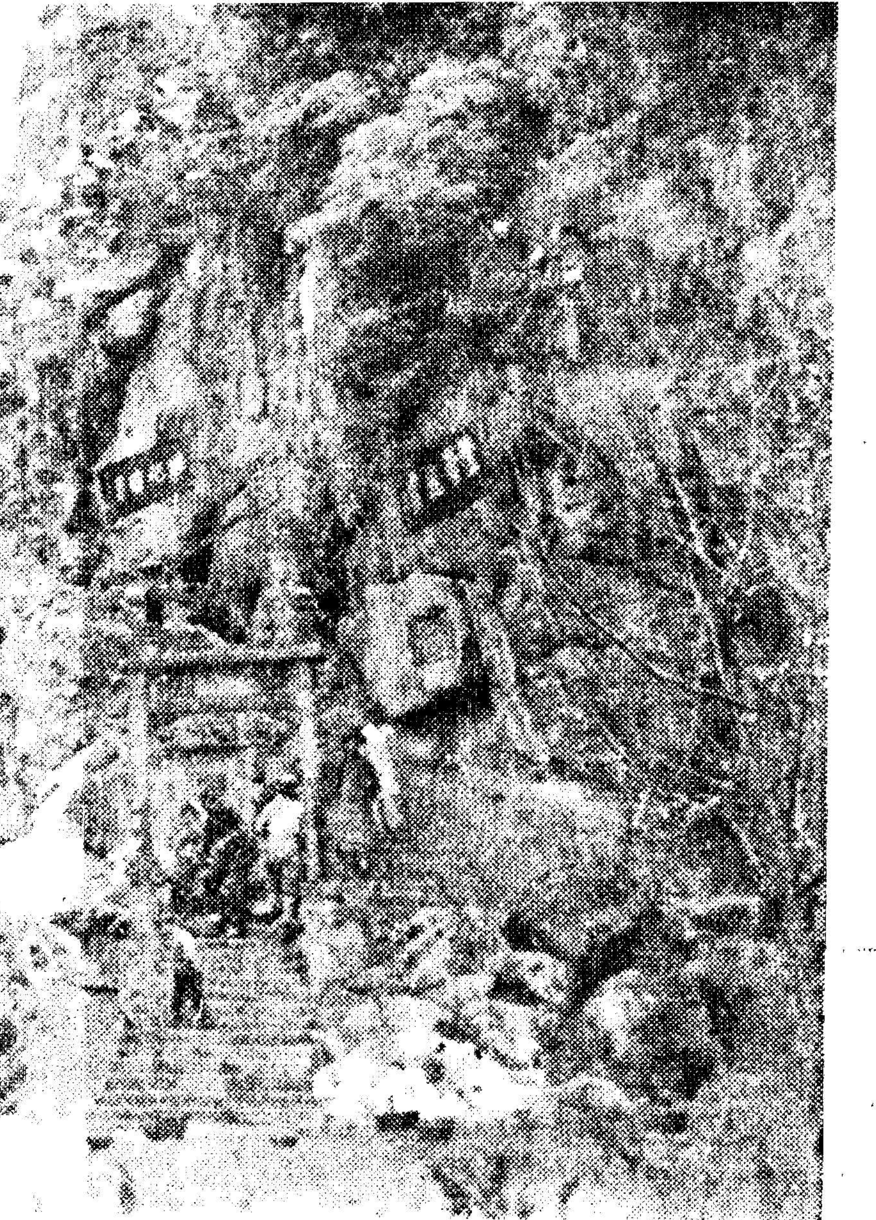
鐵肺人由平協和醫院裝入特製汽車時之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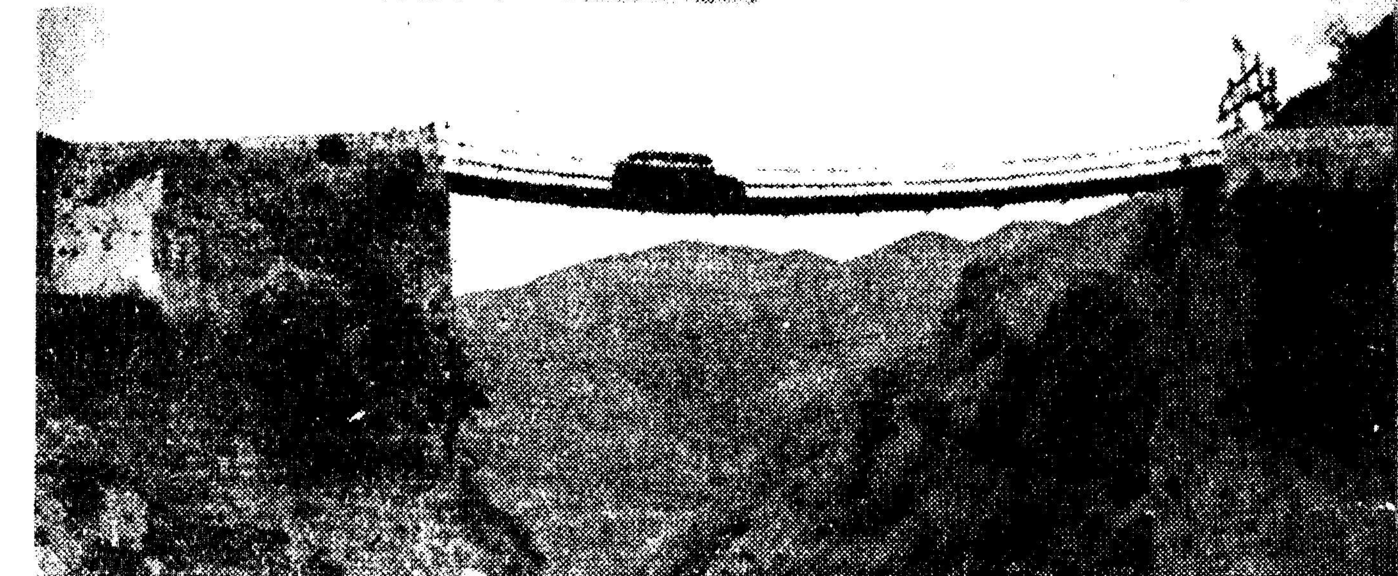
災民籃中盡是樹皮雜草



京滇週覽途中

⇧昆明圓通公園



⇧滇黔公路盤江鐵索橋



⇧貴州公路之險工（二十四盤）



⇧萬山叢中之桂林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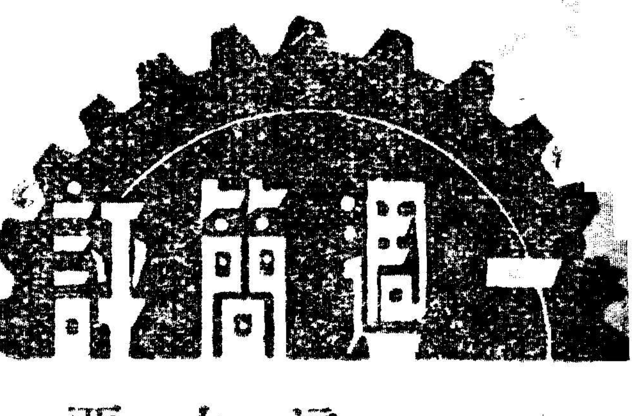


⇦湖南西部苗女

汪松年攝



⇩貴州苗女之銀質裝飾品



國民大會之前

國民大會的選舉，在積極籌備中，因為這次大會富有時代的意義，所以在籌備過程中，亦為舉國人士之重視。國內各方面都有要求民主政治的呼聲，召開國民大會是表現民主的一個方式，其實籌備及競選也都含有民主的意味。我們對於國民大會不能存很高的幻想，這次大會雖負有制定憲法之職權，但距離一個健全憲政的實現，當然還遠。我們若把這個大會看作訓練民主的機會，則對於政府，各黨派以及一般民衆，都是一種很有意義的教育。

在國民大會開會以前，據聞蔣院長汪主席將邀請全國各以學教授在廬山會談，會談的內容據說將注重政治經濟及教育三項，總括說來，這是國民大會的一幕前奏曲。政府領袖在這樣大會之前，邀請全國智識界商討國家的當前問題，[illegible]然是值得大家贊同的。一般認為這是一種精神的建設運動，[illegible]府領袖將如何領導這一運動，我們認為惟有在對內開明對外堅定的態度下纔行。

豫皖蘇及川康整軍

豫皖蘇三省整軍會議業已結束，關於東北軍的整理，方案已全決定，即予着手進行。四川的謠言已全平息，川劉全然接受中央的整軍方案，政府將派何部長應欽張秘書長羣入川主持整軍工作及政治善後。這兩部分的問題在一兩月前，一般皆認為是政局的危機，現在証明危機不存，且將使國內的政治軍事更加前進一步。據此一例，我們國家的建設及統一的凝固是可以樂觀的。

日本新閣

日本近衛內閣，業已組成，以近衛公爵的內外人望，自將形成一個有力的內閣。但觀組閣的經過，景況甚為黯淡。結城的出閣及兒玉的不來，是說明財閥對於近衛內閣並不積極的支援。馬場是軍部寵信的財政家，這次擔任首班的閣僚，而以其舊屬賀屋升任藏相，馬場財政不免復活。在財閥不支援及軍部的絕對控制下，將如何推行大預算，這是日本財政前途的一謎，也是日本政局前途的一個大關鍵。

新閣組成多日，政綱政策尚未具體發表，據說近衛就職之初所發表的關於新閣政策之談話，也曾遭受軍部的不滿和干涉，近衛新閣雖有民政政友黨員入閣，但非政黨的代表，在這一方面已引起政民兩黨對於近衛的不滿。近衛將進行組織新黨，這個新黨的能否組成，及組成後的形態如何，却是值得注意的。

近衛負有內外的重望，這次組閣便已如此黯淡，瞻望東亞大局前途，實令人不能釋然。（草人）

西局與國際

德艦被炸事件，引起了監察計劃的安全保障問題，這是

本週國際談判的重心。英國調解的建議，經德國提出修正後，大概不難爲法德義三關係國所接受，德義重新加入監察計劃和調整委員會，似乎可無多大問題。由這枝節事件的發生，更暴露了監察計劃的扞格難行與累贅。此舉除有拘束野心國家遵守不干涉原則的消極作用外，在運用的效率上，是個絕大的疑問。即使這次妥協成立，預料也不會有甚麼進步。

本週德國國防部長白倫堡訪義，曾與義相討論西班牙問題，此舉甚受注意。就大體上說，德義對西亂問題，表面將維持一致的態度。惟德國現在的着眼點在中歐和東南歐。本週希忒拉和駐奧大使巴本的會見以及德外長紐拉特的分訪南保和匈牙利三國，從這一切全可以看出德國政策的風向。至於義國對西的鍥而不舍，我們從哈瓦斯社所傳義相贊助奧國沃都大公繼承西班牙王位之說，更得一新的明証。總之，德國現在是以親英作方法，以希達到他們的目的，義大利卻立在力謀反英的地位。新任駐德英大使漢德森氏本週所發表的演說就可以表明親德主義在張伯倫新閣中所占的勢力。在另一方面，義相在德國國防部長訪問期中，盛陳義國海空軍的威勢，其用意所在，亦不問可知。在這種英義對立的情況下，德國處於舉足重輕的有利地位，這正是外交運用上的大好機會。從這一點判斷，我們可以說，西亂一方面雖一時不會平息，但也不至於再擴大和惡化。

從軍事方面觀察，西國民軍北路總司令穆拉的慘死，於國民軍的號令統一上，或難免有不利的影響。不過關於雙方的最後勝負，現在卻仍然沒有發現決定的因素。

英帝國會的討論

英帝國會議開幕以來，進行大體順利，雖預定閉幕期距今尙有一週，（十五日）但是關於憲法，國防，外交，經濟等種種重大問題，俱經討論一過，討論結果的輪廓，已可概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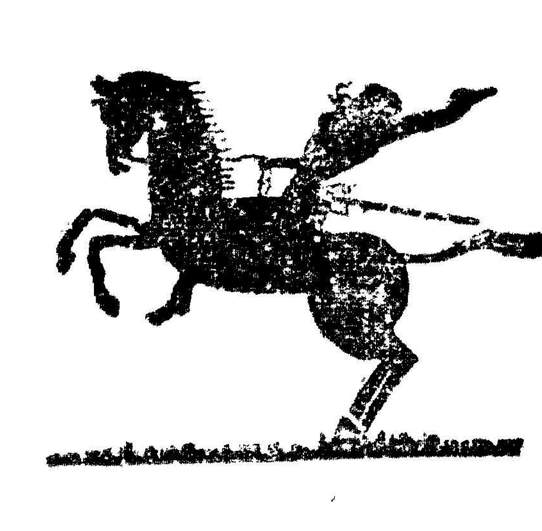
關於憲法問題的報告，各代表主張「不列顛帝國各部分雖保有參加各項多邊條約之自由，但帝國各部分對於帝國一部分所簽字加入之多邊條約，並不受其拘束」。這種主張，在某種情勢下，雖然覺得便利，但帝國外交統一的陣線從此破裂了，將來恐難保不發生矛盾的現象，甚至於利害的衝突。究竟利害孰多，尙待証明。

英帝國與各自治領在國防方面的合作計劃，的確是一個大進步，但是已往英帝國對於此問題太爲忽略，這次國防的推進，是否充分，還可注意。

經濟問題，關於沃大瓦協定的將否修改，未經提起，大概仍將維持原狀。英帝國的商務關係太爲複雜，最近英美商約的談判，因有英國與加拿大商約的優惠條款關係，很難進行。所以關於經濟問題的進步，可謂絕無僅有。

最值我們注意的討論，當然是澳揆萊恩斯的太平洋和平公約建議，但是在事實上實在無法進行。所謂太平洋安定勢力的日本一日不首肯，這種理想將終於是理想而止，雖則它是炫人的美麗與動聽。

總之，這次英帝國會的結果，的確並沒有「驚人的成績」，但是帝國各員藉此聚首一堂的機會，把一切問題，加以普遍的檢討，以便明瞭相互的觀點，這個對於今後英帝國政策的推行，已是不爲無益。（素）



近衛組閣後之日政局

鑄成

日本常自稱為「東亞的安定勢力」。這個名詞，假使以消極的意義解釋，是可以叫人承認的。至少，在現狀下，日本要不出來放火，太平洋區域是一定可以安定的。可惜這幾年來，日本本身便成了一座火山，這火焰落在國外，燃燒起遠東各國擴軍自衛的狂熱；落在國內的，摧毀了明治以來，一切憲政的樊籬。從五一五事件以後，日本早已成為一個軍治的國家，法西斯政治，急速的在「非常時」「準戰時體制」的口號下逐漸完成；議會僅餘一個軀殼，憲政成了「獨特的憲政」。伴之而來的是預算幾年來增加了一倍；（去年度預算二十八億，一九三一年為十四億餘）物價騰貴，比六年前幾增加了三分之一；國債總額高達一百〇三億以上；這些龐大的數字，低氣壓的政治空氣，都重重的壓在每一個日本人的心上，身上；使無法喘息。他們一面在消極方面竭力表示反抗。總選舉中，凡是接近「革新勢力」政黨的席次，都比較減少；左翼勞動組合戰線的日漸強固；大阪市議會選舉社會大衆黨的猛進；以及宇垣失敗後所獲得國內的同情，這都是很明顯的例子。在另一方面，他們希望有一個比較強固的內閣，以和緩法西斯勢力的勃興，以保持自由主義僅餘的渣滓。但是齋藤岡田兩內閣先後失敗了，廣田內閣林內閣最後都變成軍部的爪牙。現在他們以更熱烈的心情期望甫經組成的近衛內閣，同時世界各國，尤其是近鄰的遠東各國，希望因日本國內政局的小康，而增加「東亞的安定勢力，」因此對於日本一時人望所歸的近衛文麿公，也特別寄以深厚的熱望。

近衛組閣之時機

近衛文麿出身貴冑，以壯年而躋於重臣之列，久受元老西園寺之薰陶卵翼，在日本的確是目前最風雲的人物；以其思潮之複雜，處事之凝重，交遊之廣闊，担當組閣之重任，本來是最適當人選。從二二六事變後，日本全國，都以收拾時局的担子，加在他身上，所以對於廣田內閣林內閣多稱之謂過渡內閣，隱約間早把這最後的責任，付於近衛；他本人

對於出處也很愼重，數年來不斷磨練閱歷，培養聲望，更多方結納，廣結善緣。二二六事變後，曾拜組閣大命，因爲時機未成熟而力辭。這次林內閣倒塌，毅然出膺重任，在他本人，當然已有所自信，想及鋒而試；在日本國內，或許覺得已沒有適當的人選可以遲緩近衛的出場，不得不把這個最後的人物抬出來一試；但究竟以一時人望的近衛，於此時上場，在時機上是否適當呢？這依舊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以現在和二二六事件當時比較，的確已大不相同了；二二六事件時，軍人的氣焰萬丈，但一年多以來，所謂政治推進派的少壯軍人，因受全國的反感，多少要戴上溫和的面具，而對外的挫折，也使他們不得不稍加收斂。議會方面，憲政愈益沒落，政黨對於內閣的控制力也減少得多。同時在政治上的難題，也已經廣田內閣林內閣解答了大部分。如大預算案的通過，政治機構改造的初步完成，——企劃廳的設立——選舉法案的將次改造，對英對華對俄外交的轉向，以及電力國營案，義務敎育年限延長案等之提出，多已開其端緒，祇要應付得法，決不致再陷於焦頭爛額動輒得咎的境地。最值得注意的，是國內經過幾年的紛擾，各方面。連軍部在內，多渴望有較長時的安定，事實上不會對新內閣以過份的苛責；所以從這許多方面推想，近衛內閣的出現，不能不說時機已相當的成熟。

但在另一方面，新內閣今後的困難也正不少，如準戰時體制實質的完成；軍部強化國防，補充軍備要求之如何肆應？企劃廳成立後對於內閣機構之如何改造？均爲不易兌現之支票。軍部方面，連日已在協議向特別議會提出緊急法案，這無異是對近衛內閣開列的一張索單，其所列有：一，創設航空省與保健省，以爲強化國防人材之資源。二，制定勞動關係之法規，以便利軍需工業，強化勞動。大約今後還會有許多更不易實行條款開出來。在議會方面，政民兩黨依舊佔議席的絕對多數，第三黨的社大黨，對內閣所依藉的指導勢力，反對意識更深；創造新黨，分化既成政黨，即使有把握，一時也未必能見效，而特別議會，至遲八月間必開幕，究竟如何應付，當然很困難；在目前再解散議會，事實上祇增加了國民的惡感。在國民方面，與大預算案俱來的物價高漲如何平息，決不是空言所能收效；低級公務員和公營企業從業員的增薪運動，勢必擴大；此外如鉅額公債的如何消化？義敎案之如何處理？軍部政黨間之磨擦如何消滅？多是當前急待解答的。

外交問題，處處可以牽制到內部的糾紛。目前對華問題既無法推動；對俄因漁業協定簽訂問題之未解決，一切無從商談；對英亦困難滋多；德日協定，到目前止，祇收了國際上更孤立的惡果；究竟如何打開這孤立形勢，其困難實在比對內還大，所需要的努力亦更多。

近衛是一個有爲的政治家，但政治的經驗並不多；在這

許多清道工作沒有完成以前，驟然出馬，至少是一件冒險的嘗試。

從齋藤到近衛

從「九一八」到現在，日本的議會解散了三次，（十七回議會於一九三二年一月解散，十八回議會於一九三六年一月解散，十九回議會於本年三月三十一日解散）內閣更迭了六個，（犬養，齋藤，岡田，廣田，林，近衛）流產了一個，（宇垣）政治的表面雖有那麼複雜的變化，但其底流的「革新勢力」，則始終毫無阻滯的在邁進。幾年來，軍部充分利用帷幄上奏權和陸軍大臣現役制兩個特權，直接壓迫內閣，間接壓迫議會，把憲政的常軌，一步步地摧毀。到目前，法西斯政治的特質，差不多已經形成。所尚待努力的，祇有議會選舉法的改造，右派政黨的樹立，以一舉廓清憲政的剩稜，滌除既成政黨的殘骸。在這兩項工作上，也許「政治推進派」看上了近衛，認為是一個最適當的人選。從齋藤以後，每一次內閣的出現，多是以「舉國一致」為號召的。但結果多在有意無意間做了法西斯的力量的爪牙。齋藤岡田，以維新的元老，海軍的前輩資格，出膺重任，滿以為可以收拾五一五後的殘局，不幸祇做了憲政的殉葬品，從此政黨內閣不再在日本史上出現了。自此以後的廣田和林銑十郎兩度組閣，差不多完全寄託在軍部的支持下；在廣田手內，製造了龐大預算案，充實了軍部支配外交的法的根據——創立三相會議，決定外交大計——對德訂立協定，實際加入國際法西斯的集團。在林內閣手中，通過大預算，奠定內閣改組的基礎，——創立企劃廳——并拒絕黨出身閣員之參加。現在，法西斯的力量已如金湯之固，僅餘的憲政殘跡，祇是一個毫無作用的議會，和幾個元老重臣在點綴罷了。從這個觀點上看，近衛內閣在此時產生，自有其必然性的。

今後政治之動向

近衛內閣產生之順利，在近年是不多見的，這可以看出軍部之支持和國民之熱望。其政綱政策如何，到寫稿時為止，還未見其正式公布；不過他的抱負，我們也可以從他的就職談話裏，窺知其一二。他說：「國內繼續對立，彼此相剋，則外侮之來，至為可慮。故擬竭力以圖緩和摩擦，凡屬利害關係，與黨派因緣之對立，應鑑及目下之非常時局，各人盡力自制，以減少其爭端。至於誤認時代之對立，在某種程度，雖出於萬不得已，但須研討內外情勢，彼此離開自我之立場，而商議辦法，則其極端對立，當可消滅於無形。惟能謂言歸於好，亦屬無理之要求；故應在指導原理下，以消滅其對立形勢。是以採取此項方針，余認為乃內閣之使命。……總之，余意以為對外不能僅以維持現狀為是，須根據國際正義，確立真正之和平，至於對內，當根據社會正義，盡量

努力，以實現施設……」在這篇談話裏，連「獨特的憲政」字樣，都沒有提及，他所謂「指導原理」「社會正義」，究竟是些什麼，明眼人大概可以不言而喻的。

今後決定近衞內閣的命運的，無疑的在新黨運動能否順利完成，以及軍部與財閥間的利益是否能得調和。我們從近衞內閣的陣容上，可以看出近衞對新黨組織的熱望。風見章是右派小團體中堅之一員，有馬賴甯是貴族院中新黨運動的台柱，永井柳太郎中島知久平更是民政政友兩政黨內鼓動分化的要角；新內閣彷彿成爲新黨的創立幹部，以近衞的聲望和決心，以及目前客觀的形勢看來，新黨的組成是沒有問題的。所值得注意的是成立後是否能步調一致，甯爲法西政治的衞星。

新黨運動，在岡田內閣時已開始醞釀；那時多少有幾個重臣和財界重鎮在策動，因爲鑑于既成政黨之空虛無力，想另成一個集團，以消解五一五事件後國內的一切對立和矛盾。但到目前，新黨運動實際已變成「革新勢力」的工具，其中堅爲昭和會之山崎達之輔，政友會之中島知久平，前田米藏，民政黨的永井柳太郎，貴族院的有馬賴甯，兒玉秀雄，而目前在表面活動的則爲建川，小林，江藤，橋本，稚尾諸人。自從近衞組閣決定後，各右翼法西斯團體即大見活動。所謂右翼團體領袖五十餘人，已曾在大日本青年黨黨部舉行聯席會議，公推建川及江藤，稚尾負責進行右翼之團結運動，同時在政友會內部，已在中島的策動下，開始分化。民政黨的離心運動，亦在醞釀，過去林銑十郎和結城豐太郎，池田成彬等曾致力於成立新黨，以對抗議會的兩大政黨，終以近衞之不肯出馬爲黨魁，未能順利進行。現在近衞既登政治鬬爭之前鋒線，則其必將出而主持新黨，當無疑義。因此近年來難產的新黨，自然可於短期內（至遲在八月間特別議會開幕前）必可正式揭幕。不過目下日本的右翼團體，多至一千以上，雖會員寥寥，基礎空虛，但各有軍事工業資本家，地主，軍人爲其後援。對於議會的態度，也彼此傾軋。第一派主張根本取消議會制度，將選舉權還諸天皇，屬於此派的，主要爲時局協議會，包括大日本生產黨黑龍社等。第二派堅持在議會鬬爭之必要，俾在議會中獲得大多數的議席，這一派的主要分子爲政治刷新協議會，包括大日本青年黨，人民協會，鄉軍同心會等。第三派爲中立派，如建國會，皇道會，養正會。現在第一派決定四主要原則，以應付目前之運動。一，加入未來新政黨一切團體，應自動解散。二，新黨之基礎，應建築於大衆之上。三，願意加入新政黨之既成政黨，黨員應事前與原來政黨脫離關係。四，盡量吸收中立份子。以如此龐雜的份子，不相同的背景和意識，要使其團結一氣，其困難可知。

與新黨運動同時待決的是選舉法修改案，這兩件事正是議會改造運動的兩個輪軸。因爲政民兩黨，前後執政多年，

於現行之選舉法，運用靈活，操縱自如，其次，照目前的選民資格規定，有選舉資格的大部爲小市民階級，多半同情於維持現狀，維持憲政，因而同情於被革新勢力所壓迫的既成政黨；所以將來的選舉法，必將大加修改，以根本剷除既成政黨之勢力。

此外還有隱藏在國內的矛盾而足以決定近衛內閣的命運的，是軍部與財閥間的利益的衝突。二十八億的龐大預算，一百〇三億的赤字公債，已使國內經濟無法消化；國外匯兌率的縮減，現金的多量外流，原料的缺少，多予金融實業界以致命的打擊。六年整軍計劃，還正在開始邁進，軍費支出，勢必繼續高漲；通貨膨脹，物價飛躍，工資勢必比例增加；這許多危機，多予實業界以威脅。目前軍部雖極力交接金融資本家，一部分金融資本家及軍需工業資本家也似在極力培植右翼小團體，但產業資本家所支持的兩大政黨，正與革新勢力水火。其本身的利益，尤與目前政治趨勢相背馳；假使這個矛盾無法解消，國內經濟，勢必至大崩潰，近衛內閣，也許就在這崩潰前做了祭旂。

廣田之再登場

廣田的初次就任外相，承內田康哉焦土外交之後，標榜萬邦協和外交，想打破退出國聯後在國際間孤立的局面，但結果因爲對華外交的失策，對德締結防共協定，反使孤立的形勢更深刻化了。此次再度登場，在佐藤對英談判已有磋商之後，太平洋形勢的變化，大陸政策之受挫，使軍部對外的指導，稍失其自信，也許比較可以放手去做。但內在外來的困難正多，茲就對華對俄對英三方面分述如下：

提到廣田，很容易叫人聯想到「三原則」。但事實上以情勢之推移，中國團結之强化，已無法適用。據五日都新聞載廣田之談話，對於中日之關係，認爲以前對華三原則，乃當時中日關係之抽象辭令，苟於今日仍如舊適用，則不適當。因中日關係，已經由抽象之原則，從企圖實現提携之時代，進至實際問題應加以解決之階段矣。這一段談話，很可以証明廣田的外交政策，必將轉向；中日交涉，久陷於停頓，從經濟方面以打開僵局之企圖，從兒玉等來華調查後，早已証明其不可能。華北之局部商談，亦已非目前事實所許可，要開展兩國的關係，勢必就整個政治關係加以調整。室伏高信說得很明白：「假如果眞要修好，那麽應該以中國全體爲對象。若是祇就局部進行，縱然有局部的成功，但因此反而失掉全體，甚至連局部的成功也不可能。所以日本務須將這種障礙除開，以明白表示日並沒有侵略的野心。」目前日本朝野，對華再認識的呼聲甚高，日本要打開在國際間的孤立，非於對華問題有合理的解決不可；就現狀言，欲調整中日整個政治關係，至少日本先應對於目前的障礙，多做些淸道工作，如察北六縣冀東僞組織等畸形狀態的解除。太田宇之助說：「要實行提携，須先解決政治問題；對其他國家如何

雖不得而知，但至少在對中國的時候，這實在必要。因爲中日間的一切問題，終歸是政治問題。……依我看來，目前對華政策之再建，實爲當務之急。如果要解決中日問題，必須先從引起紛爭的根源，即華北問題入手。現在中國所希望的是國內統一與行政完整，然而在華北却受到很大的障礙，但看三中全會的決議及宣言，便可知中國對於這些問題的急需解決；如果日本不與中國討論這般問題，則中日關係將無從改善。我雖不主張將冀察政委會等取消，但認爲「冀東政府」問題及察哈爾問題，都應該有適當的解決。這些問題如果能夠解決，那麼中日空氣便可和緩。否則，無論怎樣高唱經濟提携或文化提携，也都不會有何效果。」又川越大使於返抵東京時，曾發表談話云：「中日之提携不能立即可以實現，惟吾人本身亦應確立一定之目標；然後進行其關係之調整，非依照一方面之願望而能成功者，僅在雙方意見融洽後，方有可能。關於冀東問題，爲中國本身問題，余意以爲中國之願望，有解散冀東組織，使之不爲獨立之組織；中日關係，既應全般予以改善；日本似宜如中國之希望，予以協助，使此種改善得以告成，因此，倘冀東組織之取銷，有利於中日全般關係之改善，則宜解散之。」廣田外交轉向後之對華政策如何，雖不得而知，但廣田果有調整中日關係之決心，至少應採擇這兩個建議。事實上，對於這問題的合理解決，日本應該比中國尤爲迫切。

對俄外交，廣田爲駐俄大使多年，爲國內有數之俄國通；在第一度外相任內，中東路非法賣買交涉完成，使日俄關係由張而弛，此爲廣田外交之一大成功。但後來因爲「邊境」問題，久延不決，德日協定的訂立，使垂成的漁業簽定，不能續訂。佐藤與優烈尼夫雖曾多次會談，終無結果。廣田此次就任發表談話，謂「日俄關係，報紙一度所傳之戰爭危機，現已泰半消除，解決懸案之前途，不久即現曙光；日俄將來之關係，仍有希望，邊界問題之立即解決，既極困難，現所需要者，爲求逐漸解決各項易於解決之異點。」廣田所謂易於解決之異點，大概是指的漁業協定之續訂，但這問題在俄國，是否也如日方所看的如此容易，恐怕還很成疑問的。

對英外交，廣田聲明將繼承佐藤外相之倫敦談判，但究竟倫敦談判能有多少成就，還很可疑。英國近年對遠東的軍事佈置，已漸完成；加拿大澳洲聯邦的擴軍，也已有相當的成就；同時對華貿易，日見發展，自一九三四年以對華協助經濟建設的願望，日見健全；與李滋羅斯兩度訪日時之形勢，顯已異致。英國對於日本南進政策的恐懼，並不比對其大陸政策之懷疑爲少。另一方面，英美英俄的關係，比較四五年前更爲圓滿，所以在外交技巧上無須承受日本的協助；目前英國對日的關係，祇是以逸待勞，靜候日本自動對過去錯誤，加以檢討。以此判斷，如中日關係，至少如走私問題，未得合理解決的先決條件，英日商談，是很少圓滿進行的可能的。

（六月七日）



二十世紀的中國

—「芸生文存」的自序—

王芸生

二十世紀，在世界上呈現了一個新局面，在東方尤其是個大變局。在這個世紀的前夜，世界列强的目光爭注於東方，銳烈的爭奪着殖民地。英法俄三國，或豪奪，或巧取，於江寧，天津，璦琿三個條約之後，在中國均已立定脚跟，德國也趕了來，在山東半島投一巨足。美國要算最和平的了，她在檢得鴉片戰爭的便宜之後，（中美虎門條約是鴉片戰爭的副產物）還同西班牙開了一仗，把菲列賓搶在手上。這時的世界，簡直已成歐美人的天下。不過，使在美西之戰的同時，中日間發生了甲午戰爭：這一戰的結果，在東方出現了一個强盛的日本。强盛日本的出現，本應該是世界均勢的一個有力的因素；但，當時並未能如此，隨着三國干涉而來的却是瓜分中國的運動。當時的中國，已完全成爲一隻任人宰割的羔羊。在外人極度凌虐之下，這個老中國爆發了一個原始式的民族暴動——義和團事變。就在這個事變當中，十九世紀結束了。二十世紀的新頁剛翻開，殘破的中國簡直不成個樣子了：首都被八國聯軍占領着，皇帝遠竄到西北，君弱臣庸，國危民亂，一切亡國的條件都够了。但是，我們要知道，義和團之變在方式上雖是原始性的暴民動亂，在性質上却代表着很强烈的抗禦外侮的民族意識。在那時，一個國際均勢胚胎了。列强以英德協定（一九〇〇十月）爲基礎，相約不在中國獲得任何領土利益，美國的門戶開放機會均等政策遂成列强共認共守的原則（最低限度表面上是如此）。在這個均勢的形勢下，俄國首先不滿，不甘心這個局面，想獨占中國的東三省，結果給日本打敗了；德國的野心更大，她想整個的打破均勢局面，推翻英法的霸權，所以歐洲大戰打得更兇。在歐戰期間，國際均勢暫時失去存在，日本在這時檢了許多便宜，拿到山東半島及太平洋中赤道以北的南洋羣島。好在這個時期並不久，戰後華盛頓會議，四國太平洋公約及九國遠東公約成立，國際均勢呈現空前的有力局面。這個局面給東方保持了十年和平。這十年和平，是經過將近一個世紀的擾攘，千百萬人的流血，纔換得的。中國未曾抓住這個機會，在國際均勢的掩護下，努力建設一個現代國家，

卻蒙頭蓋面的大打自相殘殺的內戰。這由歷史的眼光看來，實是我們最可痛惜的事。九一八的事情，是我們這份糊塗愚蠢的報應。九一八事變給國際均勢一個大打擊，但未失蹤，牠還有重新穩固的可能。時人很多以爲國際均勢已於九一八以後失去，我不同意這個看法。我認爲九一八事變確給國際均勢一個大打擊，但只是削弱了牠的力量，並未曾把牠根本取消。日本在九一八以後爲什麼一進一頓的做出種種姿態，而不一氣傾瀉的貫澈她的大陸政策呢？那還是因爲對殘存的國際均勢有所顧忌。我在「這兩年！」中曾說：「我說中國在國際均勢之下苟安了幾十年，其實到現在國際均勢亦還存在，不過力量稍薄弱些罷了。假使這兩年也像歐戰時那種情形，我們的國難恐怕還不止此。人說國際聯盟是紙老虎，而這個紙老虎已然給我們做了不少的蔭庇工作。美國的斯帝生主義，蘇俄的縮頭政策，儘管說牠空疏或脆弱，事實上也曾發揮了他們的作用。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出路——運用外資充實國力，建設現代化的國家，也還需要利用這個微弱的國際均勢。」我們中國過去受國際均勢的麻醉太深了，麻醉得簡直忘掉應該用自己的力量維持國家的存在。我現在不是重引大家再做國際均勢的迷夢，而是說明外交上的機會畢究是不可不運用的。九一八迄今已五年多，在這五年多的光陰中，中國的國運及世界大勢都是由沈重抑鬱的情緒中，掙扎苦鬬，以期挽回悲運。在這幾年中，日本把中國推到存亡綫上，撕毀九國公約，廢棄了海軍公約，整備的太平洋走入無條約時代。太平洋沿岸的國家都在盛修軍備，以防這個日本老虎的奔突；蘇俄成功了兩個五年計劃，在西伯利亞與北滿之間建立強大的軍備；同時一個統一的中國亦在綏遠抗戰西安事變之後以新興的姿態出現。這些因素，將會重新穩固東方的國際均勢，以引導中日問題得到適當的解決。但我們絕不可預存空洞的幻想，要把握住自力建國的真諦，準備一切擔當非常的工作。無此覺悟，則一切將成虛幻。

說到中國自身，在這個大時代中，也不是毫無作爲。庚子事變的一點民族意識，加强了辛亥革命的因素。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的統治，却未曾斬斷了封建的根株。在內亂外患中，迸發了五四運動。由五四的文化運動延伸到五卅的政治運動，國民黨接受了這一脈動力，得到北伐的成功。十七年的統一，新中國本應該誕生了，不料國民黨與共產黨分裂之後，本身也爆發了許多次爭衡戰。就在九一八事變的時候，國民黨的政權還在四分五裂的狀態中。河南大戰以後的瘡痍未復，江淮一帶發生了空前的大水災，廣州與南京對立着兩個國民政府，粵桂聯軍正分頭攻襲贛湘。外患內憂，交相煎迫，國家命運，一片漆黑。

我是一個中國人，而且正是這個時代的一個中國人，國家在這個時代中的悲喜，我自然也分享了一份。庚子以後的殘破局面，已在媽媽的懷抱中過去，童孩的腦中沒留下一點

印象；我的小辮子是給辛亥革命剪掉的，壬子兵變時的火光與槍聲，曾照耀過我的眼睛，震動過我的心；五四運動給我打下一個做人的基礎；五卅運動又使我認識了自己的國家。民族的熱血曾鼓舞着我的青年的心，使我走上民國十五六年的革命戰場。革命的火燄曾使我的生命發光，而革命陣營中的腐敗現象也確曾傷過我的心。我從那時起開始有了一種覺悟，覺悟自己不是一個一手回天的英雄，遂摒絕一切政治的轇轕，安心來過一個新聞記者的生活。人是從那時起變得沒出息了，也從那時起變得老實些了，但自信我的心却未曾冷。這十多年來我一貫的是在編報寫文章，報已編了三四千天，文章便也寫了一堆。我的報自然是我們這個國家的生活史料，我的文章也希望牠不至太對不起我的國家。

這本小書，是我的一個文集，這個集子中所收的三十幾篇文章，都是在最近五年中寫的。這五年，眞是一個重要年代。在這五年中，我們失土受辱，整個的國家遭遇上存亡的大問題。我這些文章都是在九一八事變以後寫的，大體上，都是關於外交方面的，尤其是關於中日問題的。我不知道這些文章對人們曾有些什麼貢獻，但至少可以從這些文章中看出我是怎樣的爲中國着急，爲日本發愁，並爲這兩個國家的前途怎樣設想。從時間上說，在我這些文章中，「中國國民黨外交之回顧」寫得最早，那是由於九一八的刺激而檢討國民黨的外交的；「邦交上一點常識」寫得最遲，那是去年張川越談判時爲了從心理上關駁日方的共同防共的要求而寫的。在一般的題材上，「中國的外交病」是中國全部外交史的涉獵，「日本外交的歷史觀」則是日本外交史的一個系統的看法。中日問題，老實說，我們看不出一個解決的捷徑，最穩妥的途徑是要中國人自己努力向上，用本身的努力，以轉移國家的運命。塘沽協定之後，證明武力復土，須先經過建國的過程，我在「這兩年！」中鼓吹一個觀點，便是「不悲觀，種善因。」我說，「我們不必悲觀，大家努力種善因，認清國際的友敵，用我們自己的力量，建設一個强健的國家。到此境地，恥不雪而雪，敵人也會變成我們的朋友。」這誠然是一個最迂闊的辦法，但我却始終固執我這個觀點。到二十三年底，中日問題沈悶得透不出氣來，經濟上的危機又緊壓在我們的頭上，「答覆一位未識面的朋友」，我寫得最謹愼，在那封信中，我又主張了一個做人的標準。我說，「現在的中國，在政治上，在經濟上，均已具備了亡國條件，所以現在我們做人的標準，起碼要具備這兩點——積極的愛護個人的精神體力，使他的一舉一動都貢獻到建國的工作上，同時消極的在日常生活中少用舶來品，以減少國家的經濟危機。」九一八以來的情形，日本軍人的功名得來的太容易了，他們憑着那種心理上的優越感與支配慾，以爲對於中國可以予取予求，不特殺人佔土，還不許中國人有反日思想。關於這點，我在「關於中日問題的一些感想」中，老實的

對日本人說，「武力優越者，可以亡人之國，奴人之君，但絕不能征服人人的心。日本若要中國人不存反日思想，很容易，很簡單，那便是公道剗除中日間的積憾。」這些文字是我自己寫的，但却未必無折扣的表達出我的意思。因為文字既要在公開的刊物上發表，地方又是在國難前線的天津，寫文章時便不得不顧慮到地方的環境和刊物的地位。尤其是報上的「社評」，文章既由報館負責，寫文章的人便須忘掉了自己。記得在二十四年夏天「何梅協定」之後，我悲憤極了，「炎天雜感」是我這些文章中最悲鬱的一篇，當時因為同事的勸告，稿經五六易，都是為環境的關係。在那時期中，我給南方一位老朋友寫信，無意中說了一句最悲憤的話，「倘冀及身得見國運之轉隆」，不料他回信說我「其志倘壯」，說他自己「而今祇望以中華民國國民了此殘生」。我在那篇文章中所表現的却沒他這樣悲觀。對於中日問題的認識，眼光放遠大些，我始終是樂觀的。我在許多篇文章中，一貫的指出九一八以來的結果，是喚起了中國人的國家意識，相反的，日本人在道德方面却是墮落了。在「關於中日問題的一些認識與感想」中，我比較深刻的指出日本國家在政治及經濟兩方面的危機。那時廣田正提出他的「三原則」，唱出「調整邦交」的呼聲，國民政府提議在南京整個的談判中日問題。我贊成國民政府這種勇敢的態度，我說「六十餘年來的中日外交，中國一向處於被動地位，從無像現在這樣負責任的堅決態度。」在這個堅決的態度下，我們的外交怎樣辦呢？「不過我們的準備不可太空洞，我們的辦法還得具體。弱國外交需要週到，需要硬；愈富彈性，便愈吃虧。我們一切準備好，公開提出我們的最大限度的辦法。這樣內可齊一國內的意志，外可邀得對手方的重視。」這是我給我們的弱國外交開的一個簡單的方案。以後張川越的南京談判，總算未曾使我們失望。從上面許多我的意見可以歸納到兩點：第一，我們要努力充實自己；第二，在外交上我們要有準備，要硬。但，僅此兩點還不夠，我們還要有最後的決心。

在「泛論中日問題」中，我正式宣傳「從容赴死主義」。我認為「我們不應把死看得那麼可怕，到了不得不死的時候，更要死得從容些，大方些。」「我們這個民族之所以少生氣，歷史那麼黯淡，最主要的一點，是我們中國人缺乏一種從容赴死的精神。假使我們中國人，每個人的血液都在脈管裏沸騰起來，人人都有點正義所在赴死不辭的精神，我們的民族立刻便會年青幾千年，我們的國家自然便不可侮了。」我們中國人畢究還未衰老，以後看見綏遠將士的衛國挺戰，中國人的血沸騰起來了。西安事變的大波瀾，解消了我們的內在矛盾，一個統一的中國出現了。我這些文章，便是在這一種光亮的情緒下收集起來的。這一點光亮的情緒是屬於我們國家的，我希望這點情緒燃起了東方的火炬，照亮了全世界，照亮了二十世紀！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於上海。



書法之欣賞

鄧以蟄

書法

一切書體可歸納之於形式與意境二種，此就書體一般進化而論也。若言書法，則形式與意境又不可分。何者：書無形自不能成字，無意則不能成書法。字如純爲言語之符號，其目的止於實用，固粗具形式即可；若云書法，則必於形式之外向俱有美之成份然後可。如篆隸既曰形式美之書體，則其於形式之外已具有美之成份，此美蓋即所謂意境矣。甲骨文字，其爲書法抑純爲符號，今固難言，然就其字之全體而論，一方面固純爲横竪轉折之筆畫所組成，若後之施於眞書之永字八法，當然無此繁雜之筆調；他方面横竪轉折卻有其結構之意，行次有其左行右行之分，又以上下字連貫之關係，儼然有其筆畫之可增可減如後之行草書然者。至其懸針垂韮之筆致，横竪轉折安排之緊湊，四方三角等之配合，空白疏密之調和，諸如此類，竟能給一段文字全篇之美觀，此美莫非來自意境，而爲當時書家之精心結撰可知也。至於鐘鼎彝器之欵識銘詞，其書法之圓轉委婉，結體行次之疏密，雖有優劣，其優者使人見之如仰觀滿天星斗，精神四射，古人言倉頡造字之初每云：『頡首四目，通於神明，仰觀奎星圜曲之勢，俛察龜文鳥跡之象，博采衆美，合而爲字。』今以此語形容觀長篇鐘鼎銘詞如毛公鼎，散氏盤時之感覺，最爲恰當！石鼓以下，又加以停勻整齊之美。至始皇諸刻石，筆致雖仍爲篆體，而結體行次，整齊之外，並見端莊，不僅直行之空白如一，横行亦如之。此種整齊端莊之美，至漢碑八分而至其極。凡此皆字之於形式之外，所以致乎美之意境也。

意境亦必託形式以顯。意境美之書體至草書而極；然草書若無篆筆之筋骨，八分之波勢，飛白之輕散，眞書之八法，諸種已成之形式導之於先，則不能使之達於運轉自如，變化無方之境界，亦無疑也。故曰，形式與意境，自書法言之，乃不能分開也。

然意境究出於形式之後，非先有字之形質，書法不能產生也。故談書法，當自形質始。考書法之形質有三：一曰筆畫，二曰結體或體勢，三曰章法或行次。試各就其內容一分析之。

【筆畫】書法以篆體爲始，以行草爲終。篆雖不能涵蓋隸眞行草諸法，而隸眞行草及篆之自身皆當自篆法始也。篆法又當自筆畫始，蓋文字之所以能代結繩者，初只以其筆畫焉。字之筆畫，固不必書之而後有，以此物壓彼物可得一筆畫，刻之亦可得一筆畫，乃至於印之，機械轉動之，無不可得一筆畫，此等筆畫非所論列。茲所言者，只書法之筆畫也。鍾繇論筆法曰：『筆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書法之筆畫，即自人流出者。唯天下之最難言者莫過於自人心流出之事，如美之事即是矣，因其不能如『界』之劃然分明，便於理知。是以書法之難言也。雖然，既言書法，不得不言筆畫；結體，章法以次及之。

今書法之筆畫，乃爲人運用筆之一物以畫出之筆迹也；

筆之外，尚有指，腕，心則皆屬諸人；是以，此種筆畫不僅有一形迹而已。古人論書法者類皆言形之外，尚有其實質。實質爲何？曰骨，曰肉，曰筋。骨肉與筋之說，始於魏晉間，後遂未有廢之者。如衞夫人筆陣圖云：

「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

又唐徐浩論書曰：

「初學之際，宜先筋骨。筋骨不立，肉何所附。」

宋人言顏眞卿與柳公權之別，亦有顏筋柳骨之說。迨明豐道生筆訣，有云：

「書有筋骨血肉。筋生於腕，腕能懸，則筋脈相通而有勢。骨生於指，指能實，則骨體堅定而不弱。血生於水。肉生於墨。水須新汲，墨須新磨，則燥濕調勻，而肥瘦適可。然大要先知筆訣，斯衆美從之矣。」

至此又加一「血」矣。且使之各與腕，指，水，墨相連結焉。唯此所謂「血」與「肉」既生於水與墨，則似涉於墨色濃淡之問題，關乎筆畫之實質猶淺。至清劉熙載書概乃曰：

「字有果敢之力，骨也；有含忍之力，筋也。用骨得骨故取指實，用筋得筋，故取腕懸。」

此於骨屬指，筋屬腕之外，又統骨筋於「力」。而力有果敢含忍之分，亦即骨與筋之別。熙載又曰：

「書之要，統於骨氣二字，骨氣而曰洞達者，中透爲洞，邊透爲達。洞達則字之疏密肥瘦皆善，否則皆病。」

於是又多出一氣。以洞達釋骨氣，中透爲洞，則中透者正謂骨也；洞謂骨，則邊透爲達者謂氣可知也。邊透似與含忍之力不無關係。何者：骨多之筆，必鋒露勁利之概，正所謂果敢之力之表現也；若邊透云者，必爲鋒當正中而墨浮兩邊，正非如所謂印印泥，錐畫沙之法不能致也；印印泥，錐畫沙，皆筋之法，筋爲含忍之力，則邊透莫非筋矣。夫如是，則筋，骨，血，肉，氣，力諸說，一皆可以歸納之於「骨」，「筋」二種。人之指腕運用筆墨，其所流露之美，骨與筋可謂其初步矣。而骨與筋亦正爲篆法之筆畫，此豈偶合哉？

由是言之，骨與筋可謂筆畫之實質矣。但欲達到骨與筋之境地，則爲表現之事也。骨與筋者，自其本體言，本已爲筆法上之表現而非形式，觀「骨取指實」，「筋取腕懸」諸說可知也，蓋言非指能實不能表現骨之能事，非腕能懸不能表現筋之能事也。然骨與筋爲筆畫成立之根本，無此二者則無所謂筆畫，亦無所謂書法也；故稱之爲筆畫之實質，無不宜也。有此實質，然後書法乃可開始。書法之開始爲篆，於是欲明骨與筋之來源，又非先明篆法不可也。元吾衍三十五舉，其二舉曰：

「今之文章卽古直言，今之篆書卽古人平常字。歷代變更，遂見其異耳。下古初有筆不過竹上束毛，便爲寫畫；故篆字肥瘦均一，轉折無稜角也。後人以眞草行，或肥或瘦，以爲美茂。若筆無心，不可成體。今人以此筆作篆，難於古人尤多。若初學未能用時，略於燈上燒過，庶幾便乎。」

由是而知，骨與筋，在形式爲肥瘦均一，轉折無稜角之筆畫也。此種筆畫原出於自然，因其工具爲竹上束毛，（或以爲玉箸之筆而漆書之，）以此寫畫，其露出之形迹不得不然。然書已進而至於眞行草之際，筆之爲物亦復美備，再返而作篆，欲其筆畫肥瘦均一，轉折無稜角，誠難於古人多矣。若略燒去或剪去筆尖，何如竹上束毛，一本自然？柰如此爲之，不成書法何？書法者，人之用指，腕與心運筆之一物以流出美之筆畫也。有此運用者無復出於自然者可比。雖其形式猶同，其實質已異。換言之，骨與筋之形式雖仍爲肥瘦均一，轉折無稜角，而表現此形式之法已異。其法維何？後人每言羲之書法如錐畫沙，如印印泥。顏眞卿傳張旭十二意筆法最後乃曰：

「……自玆乃悟用筆，如錐畫沙，使其藏鋒，畫乃沈著。當其用筆，常欲使其透過紙背，此成功之極矣。」

屋漏痕書法論：

「……用筆之勢，特須藏鋒。鋒若不藏，字則有病」

讀此乃如錐畫沙與藏鋒之關係。眞卿又嘗謂折釵股，何如屋漏痕，宋姜白石續書譜，其總論用筆云：

「用筆如折釵股，如屋漏痕，如錐畫沙，如壁拆，此皆後人之論。折釵股者欲其屈折圓而有力。屋漏痕者，欲其無起止之迹。錐畫沙者，欲其匀而藏鋒。壁拆者，欲其無布置之巧。筆正則藏鋒，筆偃則鋒出。……常欲筆鋒在畫中，則左右皆無病矣。」

又有「無垂不縮」，「無往不復」，「左欲去吻」，「右欲去肩」，「懸裹鐵」諸法。元董內直書訣：

「無垂不縮。

謂直下筆，既下復上，至中間則垂而頭圓。又謂之垂露，如露水之垂也。

無往不收。

謂波拔處，既往當復回，不要一拔便去。

如折釵股。

員健而不偏斜。欲其曲折員而有力。

如拆壁。

用筆端正；寫字有絲牽處，斷頭起筆其絲正中，如新泥壁拆縫，尖處在中間，欲其無布置之巧。

如屋漏痕。

寫字之點，如空屋漏孔中水滴，一點圓正，不見起止之跡。

如印印泥。如錐畫沙。

自然而然，不見起止之跡。

左欲去吻。

左邊起筆，不要有嘴。

右欲去肩。

右邊轉角，不要露肩。古人謂之暗過。

懸裹鐵筆。

力藏在點畫之內，外不露圭角，東坡所謂字外出力中藏稜角者也。

以上諸條，如「無垂不縮」，「無往不復」，實即如屋漏痕，豈道生已言之矣；「左欲去吻」，「右欲去肩」，亦言曲折圓健而不露圭角，實與折釵股無異；若「拆壁」，若「懸裹鐵」，其效亦不能異於錐畫沙，印印泥。是以董氏書訣仍可歸納之於印印泥，錐畫沙，折釵股，屋漏痕四法。而錐畫沙，屋漏痕二者乃言用筆之法，此法唯中鋒而後可；印印泥，折釵股二者言其效果，而效果必求圓潤，不見起止之跡。鋒當中而周圍如裹之以如縣之圓潤，蓋非藏鋒不致也。藏鋒者，使鋒沉著透過紙背，而又須鋒之圭角藏而不露之謂也。蔡邕九勢言，今筆心常在點畫中行；徐鉉小篆，筆畫之中心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屈折處亦然；此即藏鋒之法矣。劉熙載云：

「每作一畫，必有中心，有外界。中心出於主鋒，外界出於副毫。鋒要始，中，終俱實，毫要上下左右皆齊。」

所謂實即沉著透紙之實；所謂齊即一畫之周圍——上下左右有同等之圓潤，以用力之均也。「實」出於主鋒，骨也；「齊」實出於藏鋒，蓋鋒藏然後副毫乃能上下左右均齊也，藏鋒實出於含忍之力，若如前說，含忍之力，筋也。其實「實」與「齊」皆藏鋒之效果也，蓋藏鋒之所致，必骨居中而外鋒芒，無鋒芒則「齊」矣。「實」，骨之謂也，「齊」，筋之謂也。於是藏鋒之法，正所以表現骨與筋之法也。

骨與筋爲筆畫之基礎，其形式爲肥瘦均一轉折無稜角。表現此形式之法，唯須藏鋒。藏鋒乃中鋒也，鋒行當中而外

露圓潤，故能骨實而筋圓。此篆法之筆畫也，推而爲一切書法筆畫之根本。然書法由篆而隸，眞，行，草，體變則法亦隨之而孳變。其變首爲製篆之圓筆而生方筆。元劉有定論書，云：

『篆直，分側。直筆圓，側筆方。……其所以異者，不過遣筆用鋒之差變耳。蓋用筆直下，則鋒常在中；欲側筆，則微倒其鋒，而書體自方矣。……古人學書，皆用直筆，王次仲等造八分，始有側法。』

方筆者側鋒也。側鋒所以取姸，如八分之波磔也。波謂筆畫之波折，磔謂挑法如撇捺是也。波折撇捺皆字之姿態耳。古人有謂漢隸爲八分者，乃取說文『八，別也。』之意，八分正象分別相背之形。此說於八分之形勢殊爲恰合。蓋八分正作兩邊分張之姿勢，復爲方正整齊之書體也。如隸變篆之轉折無稜角者而爲方角，變篆之垂露之收筆而作波磔之勢，諸如此類，皆隸之所以異於篆者。總之，隸書之筆畫，於篆之中鋒圓筆之外，又多出側鋒方筆。側鋒，隸之筆法也。至此，筆法之中鋒側鋒備矣。劉熙載云：

『中鋒，側鋒，藏鋒，露鋒，實鋒，虛鋒，全鋒，半鋒，似乎鋒有八矣。其實，中藏實全祇是一鋒；側露虛半亦祇是一鋒也。』

中鋒畫圓，側鋒畫扁。……』

鋒之種類雖多，要之只中鋒，側鋒二種耳，中鋒側鋒並用，於是隸眞行草諸體出矣。然筆畫究以骨筋爲主，波磔終不過取姸而已。故熙載又曰：

『書用中鋒，如師直爲壯；不然，如師曲爲老。兵家不欲自老其師，書家奈何異之。』

書之筆法莫備於永字八法。李陽冰云：昔逸少攻書多載，十五年偏攻永字，以其備八法之勢，能通一切字也。今錄其圖於下：

丶，一點爲側。　丄，二横爲勒。　亍，三竪爲努。亅，四挑爲趯。　⺀，五左上爲策。　⺁，六左下爲掠。　⺂，七右上爲啄。　⺄，八右下爲磔。

八法者，側，勒，努，趯，策，掠，啄，磔是也。此類八法，已非鋒之問題，而爲勢之問題矣。勢者，謂筆畫雖斷而勢不斷；換言之，卽一畫之傾向也。如側實謂書之下筆，下筆多起於一點；此點若在篆書，因其筆圓之故，無側之必要，而在眞書必須側者因其須暗帶勒之起。勒之勢又須帶努。故八法歌訣有『趯宜存而勢生，策仰收而暗揭』，勢生，暗揭皆謂引帶之勢可知也。如是引帶，至磔而勢始盡，此就永字一字而言。若就數字數行言之，則勢猶不得盡於一字之結束。劉熙載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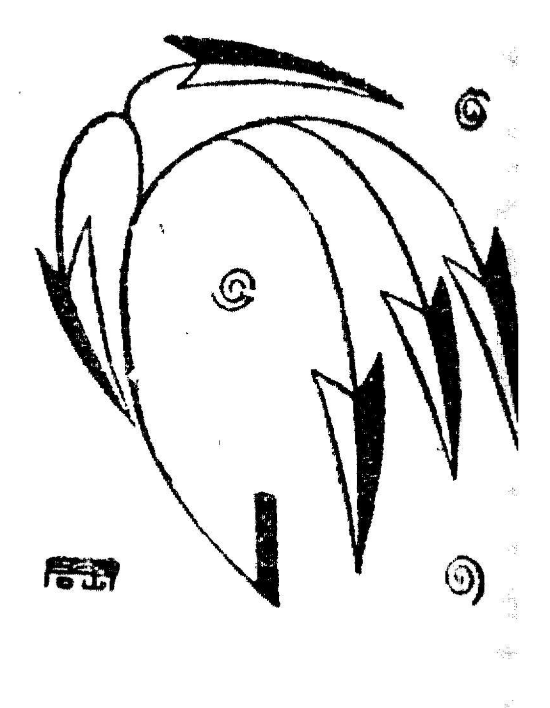
『書以側勒努趯策掠啄磔爲八法。凡書下筆多起一點，卽所謂側也。故側之一法足統餘法。欲辨鋒之實與不實，觀其側則思過半矣。』

側之一法，若不以其有帶起他法之勢，又焉能如此重要？但八法皆各有其勢。永字八畫，畫畫不同；所以不同者，勢使之耳。勢之起止，往往打成一片，不辨筆畫。今節筆畫之勢而爲八，使之各不相混而相引帶。是以八法之可貴也。熙載曰：

書能筆筆還其本分，不稍閃避取巧，便是極詣。永字八法，只是要人橫成橫，竪成竪耳。』

此眞書八法之所以爲楷法也。

（未完）



太平軍在河南

——太平天国北伐史之二——

老長毛

一 太平軍由蘇入皖

按太平天国遺將北伐，無論在其本身，或對淸廷，皆爲一重大事件。而今日所見紀載太平軍之史籍，無慮百數十種，惟皆多記洪楊入金陵以後踞江浙事，求其叙述北伐而詳盡者，實寥寥不多覯。余來汴梁，蒐求史料，即注意當年太平軍北伐時之「地方事蹟」，除地志私記外，略有所獲，如李君明懸所藏陳善鈞「癸丑中州罹兵紀略」未刊稿本，即其一也。因鈔錄當日檔案遺摺，參考公私紀載，先草就「太平軍在河南」，而爲太平天國北伐史之第二章焉。

洪楊自咸豐癸丑三年二月初十日破金陵，建爲天京，賡即出師，攻取江北，以固藩籬。當時統兵者，爲丞相林鳳祥，李開芳，羅大綱，曾立昌等勇將，率衆東下，於二月廿一日克鎭江，廿三日即破揚州。後淸將向榮，許乃釗等督兵攻揚，營於近城。鳳祥遂分師出揚州，進破滁州，踞臨淮關，陷鳳陽府以至皖北蒙，亳，蓋沿今日津浦路線北上又西北折也。（見謝蘭生「軍興本末紀略」卷一，及劉平粵匪方略。）鳳祥入皖後，東王楊秀淸更派大隊北征，使與林兵會合，淸咸豐三年四月初八日，太平軍驍將李開芳，吉文元等率頭目數百，軍士萬餘由六合，浦口，經滁州，臨淮關，於四月二十一日陷鳳陽，並破亳州，蒙城，與鳳祥軍合股，遂乘間攻入河南，（見姚憲之「粵匪滋擾紀略」卷一，及「軍興本末紀略」。）是太平軍之由蘇入皖，原係兩軍，前者不過零星小股，後者始爲特派大隊。而淸軍情報不確，傳說紛紜。因當時淸廷重視三城，——金陵，鎭江，揚州——無日不嚴令琦善，向榮，勝保等速攻，且「不許賊目一名漏網」。及太平軍大隊北上，各將領不敢奏報，只云小股逃逸。故當時奏報，均謂：「據生擒賊供：自揚州逃出，不過千人，沿途裹脅，至汴梁約萬餘人，亦有稱兩萬人者。」（咸豐三年五月二十五日，河南布政使沈兆澐奏）蓋指林鳳祥一股而言。至太平軍入皖後，聲勢日大，中原驚擾，一則因其連陷名城，再則皖北鳳潁蒙亳，土匪衆多，或開城迎降，或率衆入夥，裹脅增益，迨入豫時，數已鉅萬。彼時太平軍在皖裹脅，及土匪捻匪滋擾情形，據周天爵奏報（癸丑五月初九日）云

……『並獲粵匪楊悰傳等五人，供稱：賊匪以李姓（開芳）及林（鳳祥）吉（文元）三姓為大頭目，李欲北竄徐州，因宿州有虎勇駐守，不敢北來，改道由懷遠西趨蒙亳，直走鹿邑，而攻汴梁。臣竊思汴梁為逆賊北竄要路，處處皆有土匪響應，而皖省鳳皖一帶土匪，尤多且橫。臣即日統帶兵勇，沿途痛剿土匪，杜其勾結。……』又山東巡撫李僡奏（癸丑五月初十日）有云：「臣所慮者，不在外患之遠來，而在內奸之竊發，比聞滁州，鳳陽，相繼失守，多係土匪假託粵賊所致。又聞皖省泗州一帶，土匪亦多，距宿州糧臺僅一百六七十里，防範尤應嚴密。」而江寧將軍托明阿奏，（癸丑五月十三日）謂：『探得逆匪已於（五月）初六日由滁州陸路竄往歸德，尚有捻匪在亳搶掠，該縣現無官兵練勇，誠恐捻匪挾前痛剿之仇，乘隙勾結回竄，藉圖報復。』由上諸奏，可見太平軍在皖與土匪捻黨勾結之情形，而土匪等亦常假冒洪軍旗幟，搶刼攻略。蓋洪楊發源於秘密社會，自廣西金田起事以來，即如此也。於上供中更得知洪楊北伐軍，未沿今日之津浦路線直上，由鳳陽而折往西北者，實因宿州有清軍勁旅防守之故。然沿途攻略迅速，殊足驚人，此一方固顯明清軍怯弱，而太平軍剽捷勇悍益可見矣。

二　林李等由皖竄豫

太平軍之攻蒙，亳，其目的固在入豫，而不欲久據亳北也。故於咸豐癸丑三年五月初四日至蒙亳，初七日即陷歸德（商丘）府城。時周天爵，呂賢基奏言，（癸丑五月十三日）『粵匪竄入懷遠，蒙城，旋即退出，聲言欲赴亳州。臣周天爵即督帶兵勇，直趨蒙亳，……正在起行間，突聞歸德四門，均有賊匪。……』是太平軍乃自動退出蒙亳，進窺中州，毫無疑義。按太平軍北伐部隊，太平天国丞相林鳳祥，（後追封彰王），李開芳（後追封開王）吉文元（後追封祥王，皆見沈懋良「江南春夢菴筆記」。）等，均著名悍將，入皖豫邊境後，復因土匪捻匪之迎降合流，聲勢愈益浩大，不特直魯秦晉毗連各省，齊為戒嚴防備，即京師畿輔亦頗震動，蓋當時局勢之緊張嚴重，有非今日所可想象也。

計太平軍在河南，數月之間，共陷府城一，州縣城廿。戰事最激烈者，則為圍攻開封與懷慶，雖極危殆，皆未攻克。其他諸城，則如入無人之境。彼時太平軍於各省清軍追蹤之前，仍能縱橫中原者，其最大「助力」，厥為「地方土匪」之援引勾結。蓋在平日，已盜匪時起，社會不寧，陳善鈞「癸丑中州罹兵紀略」，述地方社會情形云：『豫省向有捻匪為地方害，如南陽，汝甯，歸德，陳州各府屬，即在平時。每逢冬令，必聚衆四出標掠，惟不敢公然與官為敵耳。及髮亂起捻匪愈多，勢亦猖獗，歸德搶刼尤甚。太守陳公（介眉）禦之嚴，癸丑春，剿殺無算，漏網者因以挾讎。乘粵匪犯蒙亳，前往煽惑，引以西來，直犯歸德，城中無備，遂於五月七日失守，除陳太守陸中丞在永城防堵，及商丘令漸關

而逸外，其在城官員，同時被害。」著者陳君，當時就館鞏縣，後又避難鄭，密，目擊太平軍入豫事蹟，癸丑八月太平軍竄入山西，河南無事，乃撰紀略，脫稿於九月重陽，故其紀載，極爲可信。文中敘述地方匪患，是年春間，捻黨已搶刼歸德各處，至夏，即引太平軍西來，無異太平軍之前驅及嚮導，蓋太平軍不居蒙亳，而直趨汴洛者，或亦正乘其敝也。

三　歸德府之攻入與寧陵，睢縣，蘭儀等州城之略取

上述太平軍之得長驅入豫，全得力於土匪捻匪之勾結，其入河南第一聲，則爲攻陷歸德府城。至太平軍進攻歸德情形，「中州罹兵紀略」，僅云：「城中無備，於五月初七日失守。」其他記載，亦略而不詳。據河南巡撫陸應穀奏報府城失守，（咸豐三年五月十三日）謂：「臣於初八日（五月）拔營折回歸德應援，甫行五里，即據探報，賊於初六日潛聚歸德東南城外，初七日午刻用礮攻城，並有奸細接應，即由南北兩門搶入，郡城失守。並稱劉家口已有賊匪數千占住，將欲渡河等情。」可見歸德之陷，實由土匪接應，故能一日之間，破城而入，稱太平軍用礮攻城，亦足証明軍械之良，與當時防守河南諸城之清軍，倘用滾木擂石火箭等舊式武器者，實有速遲優劣之別。太平軍作戰既勇，火器亦精，是時連投降裹脅人數，已至數萬。如豫撫陸應穀奏言：（咸豐三年五月十七日）「逆賊自揚州竄出以來，在事諸臣，皆以爲僅一二千人，無足爲慮。臣在歸德，以數千之師，與賊轉戰三日，親見賊匪，以數百人爲一隊，有進無退。又往往從後路抄襲，其由亳至汴者，約計在數萬以外。又據探稱：由陳留至省路中，橫排二三十里，賊勢如此其大，而猶云無慮，是直粉飾目前，以爲推卸地步。……」太平軍之聲勢實力，於此可見。同日應穀又奏言，謂：「本月十三日據報，賊之前隊，約二千餘人，已由陳留赴省。臣原帶兵勇三千有餘，自歸德失利後，各兵潰散不少，連日收集僅數百名，軍火器械，多半不堪應用。臣隨身兵勇，止百餘名，實不足以資攻剿。」清軍火器，既不堪用，而人數又少，見敵即潰，則焉能抵抗太平軍「橫排二三十里」之大敵，及遏止其「有進無退」勇敢精神之邁進，其破陷州縣，亦勢所必然。

太平軍於初七日破歸德後，即傍今日隴海鐵路線直趨開封河南省城。在歸德僅留二日，初九日由劉家口沿堤突至寧陵縣克之。初十日陷睢州，並破杞縣，十一日過陳留，蘭儀，逕抵開封城下。因其軍行捷速，且渡河即直隸境，故是時開封固極危殆，直隸亦極紛擾。時直隸布政使張集馨得長垣知縣錫桂稟報後，即轉奏清廷告急，謂「賊勢甚衆，萬分危急」，清廷傳諭大學士訥爾經額，及張集馨曰：（咸豐三年五月十七日上諭）「河南寧陵，睢縣，蘭儀三州，俱已失守，現在賊匪聚集蘭儀四十五里之高小集地方。長垣逼近該處，僅隔一河，情形萬分吃緊，直隸爲京師保障，賊勢剽悍異常，必須急派重兵，嚴密堵禦，該督等酌調精兵，截其北竄之路，勿稍疏失。」而太平軍因人數衆多，渡河不易，故先就近奪開封，卒以天時不利，清軍漸集，圍攻五日，未克而去。

（未完）

合理化的衛生

用海王牙膏

吃久大精鹽



久大精鹽化在水裏，是透明的。普通粗鹽化在水裏，變成黑湯。諸君！出同樣的價錢，自然是吃久大精鹽，衛生而且經濟。

請將下角贈券剪下貼在信封上內附郵票五分當即奉贈樣品牙膏一支

久大精鹽

普通粗鹽

科學製造　選料最精
不攙皂質　絕無硬粉
消毒滅菌　去垢防病
黏度適宜　經久不變
品質超過舶來
售價反較便宜

諸君，用同樣的護齒品，自然是買海王牙膏，經濟而且衛生。

久大精鹽公司出品

公司一天津法租界
工廠一河北塘沽

經理處　天津　上海　杭州　無錫　鎮江　南京　蕪湖　安慶　九江　漢口　沙市　岳州　長沙　湘潭　常德　等埠

海王牙膏華南總代銷處〈上海法大馬路中匯大樓一一一號　電話八五〇三七　電報掛號四五八〇〉

贈品券

久大副產品華南總代銷處

上海愛多亞路中匯大樓一一一號

由　省　縣　寄



馬塞爾普洛斯特評傳

Havelock Ellis作
歐陽采薇譯

「前天晚上，我們同R.和他母親一起吃飯，剛打過十一點時，我們將要離開他家，他問，是否我們願意，把他順便送到他朋友波萊爾(Porel)，瑞雅勒(Rejane)的兒子家中，因爲波萊爾家有一個夜會。第二天，我們看見R.時，關於那個夜會，他給我們一個極有趣的敍述，巴黎各界人物，許多都曾赴會，自瑟西耳(Cecile)以至馬塞爾，普洛斯特(Marcel Proust)。似乎是，普洛斯特早晨兩點鐘才到，正當斯特拉温斯克派(Stravinsky)，鋼琴新手之一，臨時演奏的音樂會中的暫時休止。門開了，顯現出一個鬼似的人，就是普洛斯特。R.說震人心魄。普洛斯特給予人的印象，好像是一個特別保存得好的，發掘出來的屍體，全身黑衣，一八九零年式，太寬大地，垂在他瘦弱的身軀上。黯黑色的頭髮，披得太長了；眼邊的大黑圈，蠟黃色的長手，他也不舉起來，手指頭直直的，彷彿沒有關節，還有他低微的語音，一切都造成一個印象，眞正有一會兒工夫，給這聚會，灌了一股子冷氣。

「R.同他談了半點多鐘話，整個時候，普洛斯特顯然談論系譜(R.的家族和一切名門都有姻誼，出過一個聖徒)。他知道法國各家宗系，誰同誰結婚，等……，但是他的知識，大約只到一八八五年左右。對於任何現代的事物，他是茫然不知，很難感覺興趣，裝做不曾聽見過，即使是粗略地，黛布塞(Debussy)，斯特拉温斯克，或新畫家的名字；爲得恭維這晚上的音樂家，問他是否肯賞臉，一直演奏下去，到早晨八九點止。他提出這個温和的請求時，已經快四點鐘，當大多數的客人，睡意矇矓地，或向主人告別，或不告而去；但對於普洛斯特當然正是中午，他是剛剛清醒呢。(每逢他和人約會時，總是上午四時左右。)R看來，奇特最足以表現他。但除開故意服裝不整外，他是惟一不曾穿晚禮服的人，他却又確實富足。)他看起來，很像一個重要的人物，而且滿儲着活力，彷彿可以活到眞正老境；假若他是四十歲，決不會超過四十，(實在他是五十歲)，看起來，不比他的年紀更老。

「R四點來鐘離會；你可以猜想到，那不是一個最容易找到街頭汽車的時候；但是看見一輛很破舊飄搖的車，旗上帶着一個海盜式的黑單——那些不曾改造的戰車之一，不屬於任何車行，只是車夫的所有物，單獨地徘徊着，——他想牠是正等候着，碰巧在回到堡壘中汽車房以前，會得到一份車資，所以他一直走到車中睡態矇矓的車夫前，提出他的請求。但是車夫清醒過來時，他說對不住，因爲那是普洛斯特先生的汽車。R覺得，這是普洛斯特奇特性格的最後表現。普洛斯特似乎還是單獨居住，只有一個十六歲的年靑司事，服侍他，替他管理家務。怎麽樣，我總幻想不出來，一個十六歲的司事；不過我猜想着，司事是生成的，不是造就的。」

此處引證的信，只署了「正月二十」的日期，但是新近詢問此信的作者，她証實我的猜想，信是一九二二年寫的，所以我們此處看見普洛斯特，只在他死前十個月。那是一個陌生人眼光中的他，這人碰巧屬於普洛斯特覺得特別可愛的貴族階級。

間隔了一百五十年後，只要努力一下，就能夠看出來，盧梭究竟怎樣，而且好壞兩方，他在世界上成就如何。在這個距離，我們觀察他的影響——拋開那羣誤解這影響的人——我們可以說，他所做過的事，是改良我們一般人不得不呼吸的空氣。有各色各樣偉大確實的成就，歸功或歸罪於他的。但是，超乎那一切，有一個不曾謀畫的成就，珍貴多多：他變換了我們西方精神和情感的雰圍。自從盧梭以後，我們感覺和思想，都有一點不同了。這並不是說，他完全出奇創新；許多其他的人，也朝同一方向轉。但是只有盧梭，靠着一些天生的個人品格，造成這個總變遷。

或許已經被看出來，我猜疑普洛斯特——雖然對於這個問題，我或許還感覺着任何的躊躇——有和盧梭所表現的，似乎同屬一類的天才。普洛斯特決不表現到，如此燦爛威赫的程度。這個啓示的本身，就不那麼威赫，而且屬於一種性質，起初只能引動一小部分人類的注意。

然而，在這個重要方面，也許性質相同，即是，世界上生了一個人，他能在那裏面，看見和感覺過一些東西，從前不會被看見和感覺過的，或者無論如何，不會被看見和感覺過，到如此令人相信的程度，使世界本身都覺察出這個啓示來。我們從下面的事實，看出這個的証據，起初，人們幾乎完全不知普洛斯特帶來了什麼，甚至後來喜歡接受他作品的書商，起初都拒絕牠。現在呢，關於普洛斯特的新書和論文，時常從印刷所中，傾注出來。牠們說各種各樣的話。但是，這類書的叢出，表示了一個現象，我們必須把握住，並且儘着能力解釋。

從他朋友瑞那多，漢（Reynaldo Hahn）的回憶錄中，引証一個關於普洛斯特直接觀察法的小小例子，是很值得的。他們正在一位朋友的別墅花園中，一同散步，那次碰巧他們兩人都被邀請到那個朋友家裏，雖然那個時候，漢不大知道或者簡直不知道，普洛斯特的文學興趣。「普洛斯特用充滿孩氣的柔和而略帶愁慘的語音問道：『我在後面就擱一會，可以嗎？我想再看看那些小玫瑰樹。』我走開。在路徑的轉折處，我回頭看看。馬塞爾已經走回玫瑰樹前。我往前，繞着宅舍散步，過了一會，看見他還在那個地方，凝睛注視玫瑰花。他垂着頭，神氣嚴肅，眼睛閃鑠着，眉頭也微微蹙起，彷彿因爲過於興奮凝注所致，左手把小黑鬚推向唇邊，嚼嚙着。我覺得，他聽見我走近，只是不願說話或移動。我走過，沒說一句話。一分鐘後，他喊我，並且跑到我跟前來，希望我沒生氣。……以後，我參與過多少次，類似的情景，這種時候，馬塞爾和自然，藝術，人生，完全接近，他的整個心身，凝注在超然的洞察工作，還參以神意嚮往，即是說，進入出神的境界，鑽到事物的根底，觀察出來，前人所不能見到的。」

普洛斯特在他作品最後幾頁抱怨着，甚至那般讀者，同情於他所記載下的「眞實」的，都將牠們看做，「顯微鏡」下透視出來的。他反駁着說，他眞正地「用一個望遠鏡，觀察實在很小，但距離極遠，每個又自成一個世界的物象」。實際上，顯微鏡和望遠鏡，都不是助人了解的比喻。我們談論着洞察和啓示的工作，「漢所用的語句描寫得更恰當，因爲遠近的物象，都集攏在一起，用眼力透視，以尋求此外更終極的眞理。想向布瓦（Bois）解說風格的定義，普洛斯特自己將牠闡釋作：「一種眼力的品格，啓示出來那特別的宇宙，我們各人看見，而其他人看不見的。藝術家給予我們的愉快是使我們知道另一個宇宙。」

然而這個態度的另一面，屬於一個更遲的時期，斯狄芬，赫德生（Stephen Hudson）即將普洛斯特作品的最後部分譯成英文者，曾經報告過。瑟萊絲蒂（Celeste），忠心的

女僕，服侍普洛斯特到最後的，告訴赫德生說，當他在週圍的事物裏，發現一些特別的美麗或興趣，他才加以觀察。但是，譬如說，太陽偶爾映照屋的一隅，恰恰合他的意，或者給一些物件，添上奇異的色彩，——也許是一杯咖啡或一盞半滿的啤酒——他的眼睛準會凝視一點多鐘，即使到夜晚，也不許移開牠，希望重溫這個印象。

普洛斯特不但有接受印象的力量，還伴以銘刻牠們於記憶中的力量。畫家雅克斯，布朗希（Jacques Blanche）是深知他的人，談到「自記器的特異性質，使他能注定飄忽的感覺和領悟，這些我們大多數人還沒捉到，就逃之夭夭了，而隨時回憶着，並攫住最遙遠的聯想。」而在另一個朋友看來，他似乎有我們素常派給小昆蟲的複眼，一種多角的眼力。

他對於朋友的態度，也顯示出同樣的特質，一種透澈的敏銳。你不能欺騙他；他能看透你。雅克斯，布朗希說：「這個令人跼促的心理家，用X光線，將你攝映下來。」有一次他忽然想到，請一個相手者替他看相。她看過他的手後，抬頭望着他的臉說：「先生，你要我做什麼？倒是你應當說出我的性格來。」伴着這個透澈的眼力和對於自然與人的，無窮盡的詳細觀察，還有一個真正重要的部分，即是他的許多朋友所說到的，奇偉的記憶力。波耳摩蘭（Paul Morand）會記載過，他自己常說：「文藝之神乃是記憶的女兒；無回憶即無藝術。」

假若這樣，他就如同在他之前的盧梭，給予一種新啓示，那却確是一種完全和盧梭不同的啓示。因爲盧梭的敏感的精神機構，——作爲一個整體在一般對於人生，不論理智方面或情感方面，只是片段反應的人們中，動作着——同時而且多方面地，反應他的種種經驗，所以即使不再另有什麼好處，他是那個時代頂刮刮有生氣的人，並且以身作則，教導世人如何用大致相似的整體反應。對於十八世紀中葉的法國社會，盧梭呈獻驚人的奇觀，竟是一個認身外世界真正存在的人，如同查理愛（Charlier）所說。那個物質的世界，在古典時代，是如此鄙俗而被忽視，他拿起來，使成他自己的世界，因而藐視都市的文明，和牠的過於考究的人物。他的成功是如此赫赫然，因爲他只是表現——而且異常地好——這時代潛伏的憧憬，因爲他是（如同布倫勒希雷（Brunetiere）所說）一切人類中，最敏慧易感者之一。

盧梭生存而且反應——真正的，或許時常不一貫，在一個與他有實際接觸，而且使他時常受打擊的世界。普洛斯特生存在一個攝影暗箱中；他緊緊繫於一個巨大的映影世界，他從遠處積聚成功的。當一個朋友向他引証古蒙（Gourmont）的話；「一個人只寫得好，他所不曾經歷過的，」他跳起來喊道，「那是我的全部工作！」

談到這裏，我們會想起孟騰（Montaigne）來。孟騰的至高的發現，即是對於己身的興趣。這是一個啓示，自然地來在盧梭或普洛斯特的啓示之前。孟騰生存在大世界中，但現在和那個世界隔離，孤寂自守，而在這寂居狀態中，覺得他的親切的本身，種種轉移的觀念和情緒，有無限的趣味。自然他所受的種種影響，不論現在或過去的，終究是來自外面。但是盧梭關心於，對於現存的外界，他的直接生動的反應，普洛斯特關心於，對於過去，依照他意識或下意識的心境中所映射出來的，作一番精細探究，孟騰却直接關心於他自己。他顯示出自我，並不想誇大自己，因爲那是一個自我，我們大家都有份的；他顯示人格的豐富的意義。那是一個啓示，自然地，必須來在盧梭或普洛斯特的啓示之前。

二

不論採取如何撮要或不完全的形式，敍述這三位可紀念的人物，所担任工作的性質，乃是必需的，因爲對於我們的精神的世界，不得到這樣鳥瞰的概觀，就不能夠明瞭，我們文明內在的發展，現時處如何的地位。我們可以看出，那是如何的重要，當我們發見，甚至現在還有許多人，他們似乎對於盧梭所代表的，只知道最粗略的概念，或者簡直不知道

。假若他們進展到孟騰，決沒有超過他。當二百年後，惠特曼（Whitman）用更誇大的形式，重述孟騰的使命，他們甚至被蒲住了。

帶來這些啓示的人，必定是變態的，因為他們做一些事情，從前常人永不曾做過，或者永不能做得如此完全的。孟騰的工作，是最有益心身的，而且，只要接受下來，又是最容易的；他能自由實行，沒有外面的阻礙。我們不能把他看做，一個驚人的變態人物，如同盧梭，或者更厲害些，普洛斯特。

我們總得記住，普洛斯特是一個病人，從九歲起直到死時。他的病痛碰巧是一種，和高的文藝與智慧的能力，不相衝突的。但是，既是神經中樞的疾病，容易和其他神經與心理的乖僻，聯想在一起，雖然這些因人而異，不常和普洛斯特所顯現的相似。不過牠們總傾向於，影響生活的常規，最後牽連到整個人格，需要將生活重新安排。牠們特別擾亂馬塞爾普洛斯特的生活，似乎甚至到過分的程度，於是一位鼎鼎大名的教授，曾經努力介紹衛生改良到法國來的，他的兒子卻度最不衛生的生活，大部分時間，緊緊關在他的屋子裏，白天大都睡在牀上，如果出去的話，總在夜間。

一定的，對於那些縮緊的機會，他利用得極其深邃。他學習着，比那般在世界，社會，人類，自然，和藝術中，自由活動的人們，還多知道些。那是他天才的所在，雖然我們很可相信，就因為他疾病的限制，倒給予他的天才，以眼力的熱狂和透澈。

對於書的世界，他也不是一個陌生者。真的，就在此處，我們最初確定地看出他敏感的性情，易感受而不規則的。還是一個十四歲的孩子時，被人邀請填寫一個英文冊頁，答覆這個問題「你最愛的散文家？」他寫「喬治桑，奧格，希雷，（Aug Thierry）」答覆「你最愛的詩人？」——「繆塞（Musset）」。那個表現青年的愛好，然而普洛斯特文學的愛好中總有一點不大平衡的成分，這也應當如此的。藉着一種健全的直覺，他被牽引向那些作家，他們的題材，態度，或風格，最促進他自己的工作的。他的仿效集(Pastiches)，在他事業的前期中寫成，呈獻那般作家，他想設法吸取一點他們的式樣的：如同巴爾紮克（Balzac）福樓拜（Flaubert）亨利底萊尼（Henri de Regnier），剛古爾兄弟（The Goncourts）雷南（Renan），尤其是聖希蒙（Saint-Simon），他的名字以後常與普洛斯特的方法，聯帶提及。

仿效集中，他所用的方法，真正有點特色。第一，他總是易感受的；他讓他的心靈，浸潤在他所沉思的，探尋重要的成分，同時他就加重牠，變成帶點諷刺性，所以結局他的態度中，又含譏嘲，又含敬重，不單是譏嘲，也不單是敬重，只很細緻有時神祕化地，將二者參合在一起。那是，在他一切偉大的作品中，他對於人生的態度；那是在仿效集中，他對於大文體家的態度。

此處可以說及，普洛斯特對於英美作家，顯示特別的偏愛。一九一零年，他寫信給他的朋友羅伯特，底，畢萊（Robert de Billy）說：「我剛讀過一本很好的書，托馬斯，哈代的被愛者，（The Well-Beloved）不幸牠有點類似（雖然好過一千倍），我所正寫的東西。甚至那個怪異的筆法，屬於一切偉大的作品，也不缺少。在各種不同的範圍中，從喬治埃里奧特（George Eliot）到哈代，從斯狄芬蓀（Stevenson）到愛默蓀（Emerson），任何文學對於我的力量，比不上英美文學。德國，義大利，時常還有法國，都使我讀過漠然無動。但是只讀兩頁，小河流上的磨房（The mill on the Floss）就引我潸然淚下。我知道羅斯金（Ruskin）憎嫌那本小說；但在我的愛好的祭神堂中，我使這一般互相仇恨的神祇，重歸和好。

三

假若探究普洛斯特對於書的態度，是可以啓發的，觀察他對於所認識的實在人物的態度，更是如此。近年，他書札

的大量刊行，使得這層容易，而且對於他思想和情感的經路，也給予不少的光明，不管怎麽曖昧模糊。

我們可以特別注意，他同諾埃意伯爵夫人（Comtesse de Noailles）的通信，這位伯爵夫人，或許是和他保持多年（十八年左右）私交關係的，最有名的作家，雖然晚年，他們似乎有很少的來往。一九三一年時，諾埃意夫人自己刊行這些書札，成爲一個二百多頁的卷帙，牠們對於作者的性格，是一種特別的啓示，卽使有點令人不快。但尼，莎拉（Denis Saurat），如此優美的批評家，（在法蘭西新評論中，評論這本書籍。）覺得牠們完全惹人厭憎。莎拉說，如同那些曾經刊行，還有些雖未刊行，却曾給人看過的，他的一般的書札，「牠們留一股怪味在口裏。」牠們充分地顯示，那些毛病和壞處，在普洛斯特的作品中，就昇華純煉，成爲他天才的構成部分的。這位批評家承認，他是一個奇特的人，有些方面很可愛，其他方面却最惹人憎嫌。他有「一種眞正惡魔似的說謊的能力」和感情暴虐的特別才具，這兩樣主要的毛病，合起來，產生各種靠不住的諛言。普洛斯特最大的愉快，就是愚弄他的朋友們，而且擾住他們，在預先安排好的陷穽時，他感覺一種惡意的歡欣。他將一切個人，和人生一切時期，都看做分立的，單獨的，和隔離的。普洛斯特對待他的朋友，彷彿他們是和巴達哥尼亞人（Patagonians）（註：南美洲之極南部。譯者。）一般的詭異，和奴隸一般的卑劣。

這位批評家的態度，也含有眞實的成分。但是，他的評斷却失之寬泛。普洛斯特對待他的朋友，彷彿對待他書中的角色一樣。對於那般，自覺或不自覺地，他所嘲笑的人物，不論是他的朋友，或他創造的角色，他都有眞正的愛情，恰和談論迭更斯（Dickens）的一樣：「對於那般給他機會，享受粗俗娛樂的人們，他有孩子似的愛情。」普洛斯特就有很多這種孩童氣。然而，我們看出他幻想的角色，也不是完全不受憐愛，而且普洛斯特許許多多的朋友，也不將他們自己，在他的眼中，看做「巴達哥尼亞人，」或是「奴隸」。當將他描寫做朋友時，他們也作種種的折扣減損，但最後的批評還是讚揚。和他有密切關係的，地位較低下的人們，評論也是如此。「太太」，他死後，他的忠實的女僕，瑟萊絲蒂對謝克維支夫人（Madame Scheikeaitch）說：「一個人只要認識普洛斯特先生後，一切人都顯得鄙俗了。」

莎拉峻刻嚴正的指責，關於普洛斯特在友誼方面，「惡魔似的」性質，似乎由於不能明瞭他奇特的性情。那是他的工作，所需要的性情，並且是如此地發自內心，甚至進到他的最密切的關係。對於友誼，他顯然懷着深深的渴望，他的心意，很專注在朋友們身上，甚至他和他們之間，時常發生的爭論和誤會，——時常由於諾埃意夫人所稱爲的，「這個不安定的心的懷疑性的敏感」——應當夠顯示出來，並且那是那些過甚其辭的話，一個主要的來源，雖然那些話很難打發作謊騙。感情暴虐乃是一個眞正的特點，並且因爲批評方面，不能保持公正的平衡，這層倒受保障了，因爲普洛斯特超越的眼力，不曾伴以相輔而行的，考量權衡的力量。他對於朋友們，很感興味；明瞭他們種種諷刺性的可能，對於他，是一個眞正的愉快，一點也不想貶低他們，而且，如同他的許多朋友們說過的，他是一個好甘角。

我不能夠同意，說在這些古怪的書札中，他是有意嘲笑諾埃意夫人，這些信，在他死後數年，也許她很天眞，也許她很胆大，竟刊行出來。對於她的著作，他確懷着純正的愛慕，他也曾在別處表示過，而不在書札中，和當時其他有名的作家，意見相當。將那份愛慕之心，推展到極其古怪的表現乃是他的情感過分而評論不能均衡的性情，當和朋友們接近時的，自然而然的衝動。

我們打算探究普洛斯特時，有一個特色的人物，不能夠避免開，孟德斯鳩，菲任薩克伯爵（Comte Montesquiou Fezensac）不僅因爲他和普洛斯特長久而有波折的友誼，還因爲他是那個人物，時常提及，認爲最有助於，造成那個極可紀念的，普洛斯特創造的角色，查洛斯。（Charlus）孟德斯

鳩屬於另一時代。我記得在巴黎，一八九零年時，在普洛斯特的時代以前，人們聽到談及，孟德斯鳩是一位有才學，但極其怪僻的人物，在文學界中的貴族綫上。我記得翻弄過他的一本詩，想着牠們不夠重要，不值得用心閱讀，但是覺得牠們精緻而奇特的技巧，很有趣。最近，亨利底，萊尼，（Henri de Regnier）也在同一圈子裏活動，並且大致同一時代的人，在他雋永有趣的回憶錄，我的時代（De Mon Temps）中，記載了他自己同這位怪人物間關係的歷史。萊尼性情和藹，而且總體貼別人的情感，但他和孟德斯鳩的關係，也很有波折。他起初聽到談及，羅伯特底，孟德斯鳩，非任薩克伯爵是一位奇特的人物，名族的後裔，穿着惹人注目的背心的紈袴公子，一位只將他精美的作品，給具有特別資格的朋友們看，但偶爾也屈尊，和普通鄙俗文士相交的詩人。他是一個高而瘦的人，衣飾極講究，一個小小的頭，高高地抬着，膚色微黄，眼光明澈，一種又有禮，又傲慢的性格。他嘴不停地談話，有時尖刻，有時詼諧，言語滔滔，聲音幾乎高到尖銳的程度，而且他所說的，不僅顯示博學，還表出無限的驕傲和相等的虛榮。我們在此處不禁看出查洛斯的影子。

起先，當查洛斯的角色在回憶已往的時候（LaRecherche）的書頁中出現時，孟德斯鳩不是牠惟一的靈感，但隨着莎朵穆與葛墨瑞（註，此書英文譯名爲 The Cities of the Plain）書中普氏描摹查洛斯及其友朋，幷嚴肅和同情地，敍述不正常的性關係）(Sodome et Gomorrhe）的進展，他一步步地變得如此，所以孟德斯鳩可以解說做查洛斯的鑰匙，其意義與這部作品中其他角色有一把鑰匙完全不同。

查洛斯——如果將普洛斯特的作品，只看做人物陳列館時，我們就滿意的話，——是普洛斯特最高的創造。無疑地，他自己也感覺到，所以，縱然預先看出，查洛斯會引起的反響，他還守定了他的創造。他反對習俗的「愛好」他說：「藝術方面，愛好只是一個反應的成分。」他知道，他正將一個新選材，引到文學裏面，而且，他看出來，這種工作，舍着宏偉胆大的元素。「當查洛斯先生出現時」，他呻吟着說，（彼爾昆德（Pierre Quint）告訴我們的。）「你看吧，一切人都要不理我了，尤其是英國人。雖然我很少起床，人們還是邀請我。打開你面前的那個抽屜，你找到，公爵夫人C寄來的請帖，雖然我不大認識她。（我是私私地將牠給你看，）明天不再有人請我了，各方面，我都會被趕出來。」

關於英國人的態度，他沒有很看錯，至少有一時期是如此。一點也不遲延，一九二二年時，沃克萊（A.B.Walkley），泰晤士報的戲劇批評家，是人們所能找到的，英國道學派習俗的一個好代表，立即就證實了普洛斯特的預言。他決不是反對普洛斯特的人，但他容忍不下查洛斯先生。他大聲疾呼地說：「那個卑污的蠻漢和駭人的壞坯，是小說家曾經想像出來的，最惹厭的蠻漢之一；」幾乎將全部作品，都替他毀壞了。如果他知道，不到幾年工夫，有些批評家將把這個查洛斯，看做文學上主要人物之一，和唐吉訶德平衡，他准會驚奇不置。那確是一個過分的評語。查洛斯不能和文學中最高人物，尤列塞斯（Ulysses），唐吉訶德，魯賓孫，克羅索（Robinson Crusoe）輩，相提並論。但在法國小說中，找到任何和他比肩的人物，却非易事。

沃克萊在全然不合宜的地方，帶進道德讚許的標準。我們並不讚許，和查洛斯在同一「藝術天國」圈中活動的，浮斯塔夫（Folstaff），雖然我們也許覺得，他的罪惡更可喜些。但是因爲道德上不讚許，就拒絕欣賞創造得如此精妙的角色，如同浮斯塔夫和查洛斯，僅僅顯示出來，一個人還不曾踏進藝術之宮門檻的一步。

四

沒有一個人不注意到，普洛斯特對於貴族階級的愛慕。馬塞爾是一位在衛生學方面，享有高名，很成功的專門家的兒子，母親是猶太人，所以屬於一個社會地位很好，境遇順適的家庭，但和古老的貴族，差不多沒有什麽天然的關聯。

然而傑動時起，他就情不自禁地，特別喜愛巴黎社會的，那個精選的社會層。很小的時候，他就被容許坐在社交界的客廳中，不拘貴族的，或隨便的聚會，都有份。一方面，他能在王妃瑪蒂爾德（（Princess Mathilde）的客廳中，研究波拉巴底派（Bonapartist）貴族，而另一方面，當一個名妓從裙子裏，拿出一本鑲了裝訂的書，送給他時，他似乎只是一個小男孩。

普洛斯特常被稱爲英國意義的「勢利人」。但是他的勢利，性質如此奇特，所以這個罪狀也沒有什麽傷損。對於宗系古舊的貴族們，他感覺純正的愉快，而且在這般人中，他有眞摯的朋友。他喜歡專心閱讀峨塔年鑑（Almanach de Gotha），弄清楚其中記載的，貴人們的宗系，戚族，和勳位。一位朋友看見，他有一天抱着峨塔年鑑笑說：「你知道X夫人和Z族有戚誼嗎？太有趣了」！

「讚揚和譏嘲的一個妙源，」莫利斯，巴雷（Maurice Barres）說，在普洛斯特死後，莫氏是一個頗如他的人。但在他的藝術方面，那種態度是轉變了。揣摩入微的熱心，和諷刺批評的冷靜精神，聯合一起，產生一種科學觀察的透闢態度。

有時有人談論，普洛斯特對於人物的概念，使得小說界他的前輩們的藝術過時。他想像一個人物，面面俱全，包含着牠生命的一切複雜性，他們的人物却是平面而膚淺的；他自己告訴布瓦說，他曾經想建設一個立體心理而且有些批評家接受了這個意見，或者我們可以說，他想在小說中做到一些，瑟曾勒（Cezanne）在圖畫中所努力的。但是佛易萊拉（Feuillerat，探索普洛斯特手稿的結果，現在給這個評論打了折扣。他指示出來，普洛斯特對於人物的意見，隨着作品的進展，漸漸擴增，所以，新的立體人物，倒並不是文藝家深思熟慮的方法，只是隨着他變化中的意見，偶爾增加的一個複雜性。我們不必丟開司湯達（Stendhal）和福樓拜，因爲我們也有普洛斯特，正如同我們不必丟開巴斯卡爾（Pascal），因爲我們也有盧梭。

眞的，普洛斯特的許多人物，由於牠們混亂的複雜性，似乎極不滿人意，即使派給第三流的小說家，也沒有多少光榮。甚至阿波婷（Albertine）（註，出現於The Sweet Cheat Gone書中，作者描述己身與這位女郞的戀愛。譯者。）佔據了偌大一個地位，或許是眞的，不爲自己的緣故，而爲她對於故事中主角的作用，永不曾變做一個生氣勃勃的眞人——雖然關於這點，我自認意見不同。人們猜想，她是從普洛斯特所曾接近的，五六位少女的儀型中構造起來的，我們很可相信此說；眞的，在他作品的煞尾，他自己差不多這麽說過。額爾斯特爾（Elstir）又是一般的空泛，雖然因爲他更當做一位畫家出現，而不當做一個人，這層或許不大重要；如同佛易萊拉合理地想來，他是由墨勒（Monet），一小部分墨勒，和一大部分惠斯樂爾（Whistler），組合起來的，他的姓名或者就取自惠氏。

佛易萊拉發見，人物的逐步進展，大都由於普洛斯特日漸增加的悲觀傾向。他重加的潤飾，總有點降低他的人物，使牠們更不可愛些，更很惡些，甚至佛朗朔斯（Fransoise），甚至聖路普（Saint-Loup）。「從前我相信友誼，現在對於我，牠不再存在了。」晚年他寫信給路希恩都德（Lucien Doudet）說。對於一個人，他曾爲欺騙辯解，即使在他純摯的友誼中，他曾犯過許多不誠實，這實在是一個重要的自白。

然而大家一致承認，不管這結論是如何達到的，不單普洛斯特的人物——那些構想最好的——面面俱全地現出，而且他很精妙地，表現出來他們在內活動的，社會的色彩，即使有時他不免過分形容牠。無疑地，還是人物本身，最後留在記憶裏，而且我們愛慕，貴族階級的客廳中，這位科學的昆蟲學家，攫住這些人物，釘在小說的硬紙板上的，那份精妙技藝，決不會太過分。「一位不大『生的門特兒』的菲布爾（Fabre），重述屎蜣螂式人們的行動」，我看見一位近

年的美國批評家，如此描寫普洛斯特。但那是一個太存偏見的，對於大致情景的敘述。在一位眼光更透闢的批評家，比較正確些是說，普洛斯特有外科醫生的精神，而且在他幾部作品中，我們似乎還看見，正在解剖的小刀的亮光。他刊在菲加羅報（Figaro）上的一篇論文裏寫道：「各種社會情況，都自有牠的趣味，而一位文藝家，對於王后的行爲，和對於縫衣女的行爲，或許感覺一般地好奇。」他感覺到世人們的誘惑，但他對於他們的最後評判却是嚴刻；他永不受他們欺騙。「他們是多麽傻啊！」我們聽說，他時常這麽喊，由於惡意的同情。然而這裏頭，準是有魔鬼作弄！

五

這只是另一種說法，普洛斯特性格的鑰匙，是帶病理性質。凶猛地，反對普洛斯特這人，在表面上，或許很自然，很公正。但是我們必須設想，我們是對付一個常人，有普通健康的體格，度着他所屬社會階級的，一般人的生活，才能如此。我們現在對付一個不曾具有這些條件之一的人。遺傳也不足以解釋他。我們能夠研究盧梭的遺傳；牠對於盧梭的爲人，充滿了啓示，雖然他的天才還保持着神秘，而且永遠將要如此。是最自然地，普盧斯特家的遺傳，決不將我們引到馬塞爾，而引到他的弟弟羅伯特（Robert），跟蹤他父親的脚步，並且在他的職業中，達到超越的地位的。在馬塞爾，我們必須看出一種易怒的敏感，根源是病態的，而且，我們接近牠時，如果帶着道德性懲責的心情，決不能找到關鍵，只有用溫柔的心情才成。

我們必須設法闡釋病理的根源。人們所知道的鑄定馬塞爾普洛斯特生活外形，並且替他終身事業，預備環境的疾病，乃是時發時愈的，神經質的氣喘，還有同類較輕微的疾病，普通稱爲乾草熱症的，時常聯帶而發。自從普洛斯特死後，這個已被大家看爲，一羣疾病之一，牠們成分相同，而且有些連繫，現在總稱爲變態反應症（Allergy）。這羣變應性疾病，特別包含氣喘（與乾草熱症），和一些皮膚病，牠們或許會輪替而發。用專門術語描述，牠們顯示一種共同的病原特點，對於蛋白質或其他成分，於普通人無傷害的，牠們却過分敏感。病象忽來忽去，雖然情形嚴重時，在休止期中，多少也有點病痛。發病的性質，顯示自動的神經系統發生騷擾。當屢屢重犯時，很輕微的原因，有時只是心理的，就容易惹動發病。如此，雖然自外惹發，變應性病情的來源，還是由於不穩妥的，內部代謝作用，一種敏感的神經系統。犯變應性疾病的人，有時被稱爲特發病者（Autopath）。

據說變應性病情的來源，時常由於遺傳方面，有不平衡的地方。在馬塞爾，普洛斯特身上，這層却不明顯。他的父親似乎很強壯有精力；關於他母親的身體，我們沒聽說什麽不好；惟一的兄弟，羅伯特，普洛斯特醫士，在專門工作方面，活動而有名，顯然是一個常人。我想在種族不同中，找到一個線索，父親屬於法國中部，母親是猶太人。這類種系（Genes）頗不相同的民族配合，一定會領到特別的心理神經狀況，子孫中時常發見超越的能力，就顯示出這點來。我們可以很合理地，料想相隨而來的情況，有時會帶病理性質。

不僅他的父母健康，就是馬塞爾這孩子，他自己身體似乎也很好。然而英國氣喘研究會（一九三四年的報告），已經發見，不單犯氣喘兒童的智慧率，高於尋常兒童的，還有在那般過受父母愛護照拂的兒童中，這種疾病特別容易發生，而在馬塞爾的例子，這兩種情形或許都有。（十四歲時，答覆册頁上問題，「你對於不快樂的觀念是什麽？他寫，「離開媽媽。」」）有一天，在布羅尼森林（Bois de Boulogne），同父母朋友們散步後，他忽然犯了一陣可怕的窒息。那就是氣喘病的初次，在他以後的生活中，這病一直磨折他。如同變應性疾病的常例，病痛是間歇的，但總容易發生，而在休止期中，健康也常常傷損。必須時時刻刻，極其當心，因

爲甚至戶外空氣，郊野，樹木的清香，花卉的芬芳，都容易惹起窒息。神經狀態統變得十分緊張，感覺異常敏銳。因此，普洛斯特住在用軟木塞鑲嵌，隔絕聲音的屋子裏，在旅館裏，有時要定下附近的房間，爲得避免騷擾。一九〇三年他父親死後，他變富了，所以能夠隨着他的心意過日子，而且採用各種戒備，甚至各種怪想頭，碰巧他覺得合意的。

人們可別以爲我在確說，普洛斯特天才的形態，完全而且直接地，由變應性病所形成。那是甚至更精確地，由那種病情的間接結果所形成，當他還是一個兒童時，就防礙住發展。

六

如同我時常說過的，在天才裏，我們似乎看出，習俗所稱爲的，兒童，女子，和男子的成分，兒童的敏感，女子的情緒，男子的智慧。馬塞爾，普洛斯特可是眞正如此。我們不必探究太遠，去引證吉恩，普瑞佛斯特 (Jean Prevost)，他將普洛斯特，比做懷在腹內的小兒，蜷縮起來，只能帶着懷疑的心情，看外面的世界。但是，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九歲起的疾病，那種防礙的影響，保留年青的馬塞爾，在兒童的被保護地位，到過分長久的時期，還帶點永遠性。我們通常認爲女性的，那些態度和情感，也被他的生活培植着，而在他戀戀於他著作的，那種算是凝注的意志力量中，我們或可以找到，——沒有任何明顯的証據，關於鬚眉氣概的性格——他所供給的主要証明，關於所謂的男性精力。

最初看重普洛斯特精神分裂性傾向的，乃是但第歐 (Dandieu) 那種和現實隔離的傾向，牠的極端的形態，就成功稱爲「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的癲狂。我說這種精神分裂和內部性格的歧分相聯，幼稚成分的性格，被帶到成人生活中。因爲使性格和外界生活隔離的精神分裂傾向，可以說是根源於內部初期的分裂，幼稚成分不能和現實接觸，而成人傾向，向這種接觸掙扎着，在普洛斯特，這種接觸特別和用來引起更深的小兒型發育的，崇拜之物（如同那杯茶）(註：普洛斯特在 Swaun s way 的序言中，描述一個冬日，母親給他一杯茶喝，而引起關於Combray 的種種回憶。譯者。）相聯，如同但第歐所說，小兒型發育「同是普洛斯特弱點和天才的秘密。這種精神分裂傾向，表現走向「精神分裂症」的一個步驟的，和循環形的傾向，表現走向癲狂抑鬱狀態的一個步驟的，因此相差不十分遠，因爲後者輪流而發的，抑鬱和歡欣的心情，在精神分裂的狀態中，就由並肩存在的相反心情，表現出來。

如此我們就被領到，和現實隔離掉眞正接觸的種種表現在普洛斯特和盧梭身上，都很顯示著，極端的敏感，病態的情緒激動，容易發生猜疑（在普洛斯特，還有過分的語訣，）這些使得和朋友們，有時甚至和陌生者的關係，非常困難。我們可以說，那是內部永遠需要防禦，並且尋求保護的兒童成分的強制。如同彼爾，昆德所說，他的太逾常軌的禮貌，眞正是一種保護自己的方法。在這方面，我們或許記得，關於普洛斯特的天才，所曾說過的話，觀察的力量，在有防禦性格的個人，才發展到高處。而且在同一方面，我們還可記起，普洛斯特（如同盧梭）時常堅持的，需要孤獨以及逃避現在。

但第歐談到普洛斯特在愛情方面，最後在友誼方面，常習性悲觀主義的重要，還有他所信仰的，悲觀主義以及孤獨，乃是文藝創造的必需物。牠們靠着精神分裂性的，個人和外界現實缺乏接近，惟一主觀的眞實的確證，以及相隨而來的，人類不能互相交接性。普洛斯特說：「犧牲一小時工作，和朋友談話一小時的文藝家知道他正犧牲眞實，爲着一些沒有存在的事物……對於一切人，惟一的眞實，就是他自己敏感的領域。」

當我們想從嚴正批評和理智的觀點，探究普洛斯特的哲學，我們遇到許多混亂和矛盾的地方。他屢屢返回到自己。甚至如同友誼，那麽簡單一件事情，我恰纔引證了一個談論牠的意見，我們看得出來，在他哲學裏面，眞正沒有牠的份

。對於這位藝術家，他自己是惟一的眞實；和其他事物交接，是不可能的，想那麽做，只是枉費時間。然而據我們所知，普洛斯特有許多朋友，並且我們可以說，他整個的生命，不專心致志於著作時，就帶着最焦急和機靈的敏感，用來培植同這些朋友的關係。

那是天才的靈蹟——甚至古時，就已模糊地感到——智慧的聲音傳到人間，假若不從幼稚的工具，就從一種不完全，有毛病的。我們不能說，在普洛斯特，疾病是天才的眞實原因。但是我們可以採用馬丁，喬菲爾（Martin Chauffier）的話，馬氏是知道他的人，說他勇敢地擾住他的疾病，用來發展他奇偉的天賦。忘記普洛斯特這人，當我們翻弄他的十六本的大部小說，我們永遠遇到些段落，牠們顯示對於人生種種神秘，一種深微的觀察，同時常常用新奇美麗的形式，表現出那種觀察，用他自己的話說吧，參合幻沙到現實的塵埃裏。

普洛斯特說過，時常失眠的人，比睡得好的人多知道睡眠些。那眞是一個他有許多經驗的題目，關於牠的默想，佔據他作品的頭幾頁。

我在此處重新想起他的話，因爲我們不可以說變態的人比平常人本身多知道些常態嗎？我們對於所習慣的，漸漸不感覺到：平常人決不想細察他自己的常態。頂多他只從外面看平常的事物，而普洛斯特述說過，只從外面看事物的觀察者，什麽也沒看見。變態的人被常態誘引住；從他自己的角度看牠，默想牠；彷彿鑽進牠的後面；能夠使牠賦有形體；在他的眼界裏，常態變成有生命的血肉。甚至當他看低級的生物時，也是如此。譬如說，我注意過普洛斯特描寫蘆筍的那段文章，乃是前此從未有過的。這麽一段文章，差不多眞可說是惠斯曼斯（Huysmans）（註，法國小說家著有En Route等書，譯者。）所寫，他的天才有些和普洛斯特的類似（我不知道普洛斯特曾否承認這種相似處）但惠斯曼斯看世界的角度，常使常態顯成變態，而普洛斯特的眼光，却使變態顯成常態，顯示出一個嶄新字宙來。



南山嚼雪紀（日內瓦通訊）

方瓊鳳

（一）

連日陰雨，忽然天氣放晴，且值復活節的星期日，幾個朋友，不約而同的，提議到拆爛污山 Saleve ，坐吊車看雪景去。

山名拆爛污，自然是爲了原名的發音，與這三個字相似，於是有一個朋友，就將它挪用在這裏了。

凡住在瑞士的人，不論陰晴，只管翹首南望，就可以看見拆爛污山，寧靜莊嚴的，矗立在那裏。山勢並不崔嵬，但樸實雄壯，顏色蒼黃得可愛。它不像白山 Mont Blanc ，永遠浸在雪影冰光中，天氣陰霾時，就看不見峯頂。拆爛污倒底是靠近城市的山，隨時它都是揭去輕紗，露出眞面目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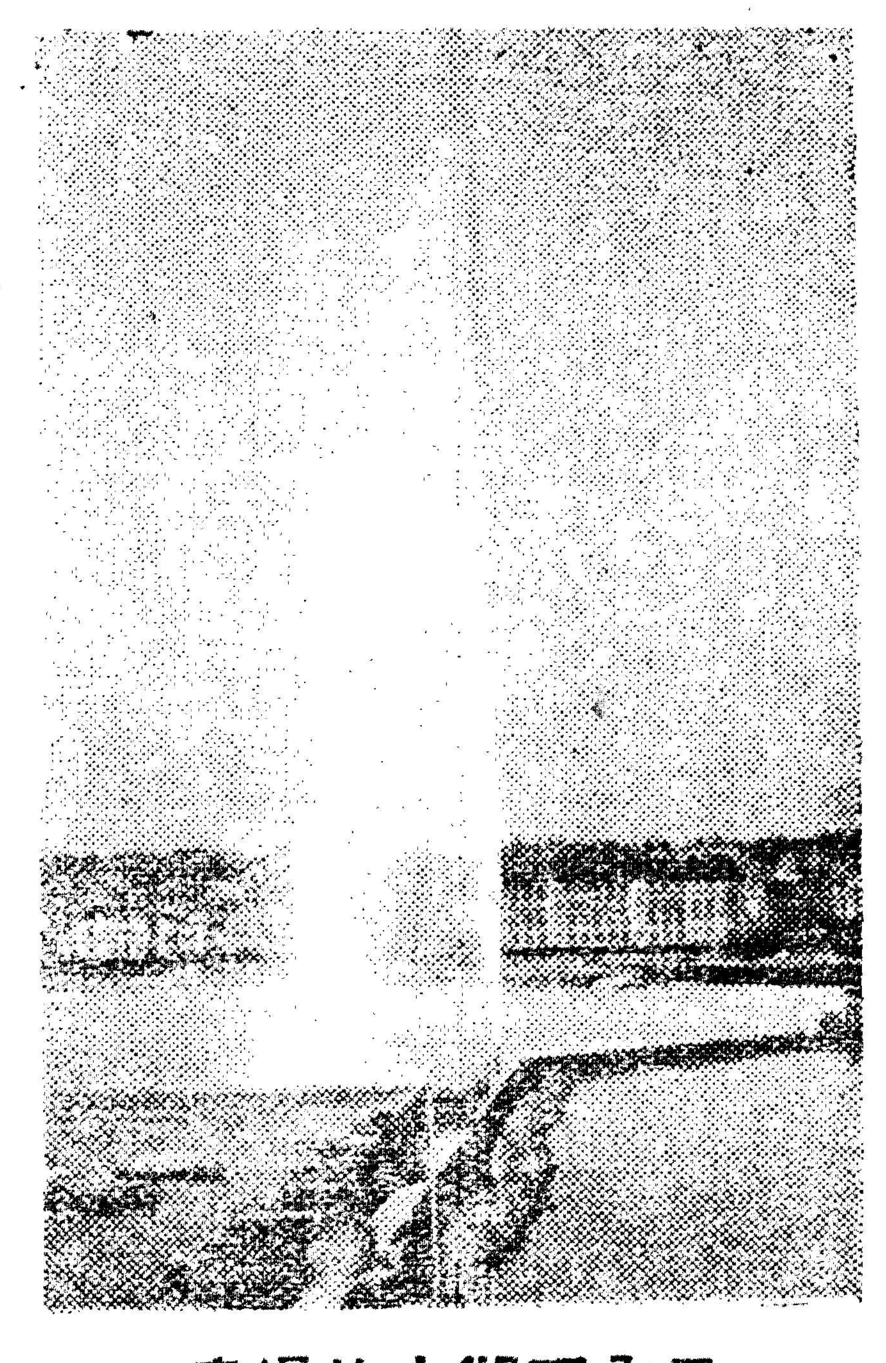
假若有一個瑞士人，告訴你說：『我們的拆爛污山，多麼美麗啊！』那是他們自己的誇大狂，其實，這匹山應該是屬于法國人的，因爲它在法國境內而不在瑞士。從日內瓦坐汽車去，半小時可到，此外則有入路電車，直達山下，不過時間稍爲長些。

此山位於日內瓦南部， 高出海面四千一百九十尺。山勢綿延數里， 有汽車路從克許賽 Cruseilles 直達最高峯披途 Pitous 十三顆樹Treize Arbres及芃乃堤 Mounetеr。登高遠眺，則見白山Mont Blanc與玉拉山Jura 高聳雲際，羣峯相照；萊蒙湖Léman 金碧奪來眼底，波光似鏡，帆影點點；陸地則阡陌縱橫，川流縈繞如帶，山下人烟稠密，自成村落。盧梭出世的地方賓塞Bossy，和他幼年飄泊流浪的安西城，都一一在望。遠處靠近湖邊的費乃城 Fenarey，使你會聯想起十八世紀，法國大文豪義泰Voltaire 的居所，他的房子就建在湖邊青草坪上，樹木葱蘢，風景幽雅，屋內陳設，一切照舊，可供遊人參觀，我夏天曾親自去瞻仰過的。那裏離戈白Coppet 不遠，拿破崙時代，法國女文學家施黛夫人Madame Stael的別墅，至今還保存着。再過來，就是那最美麗的日內瓦湖景了。

夏秋之間，在日內瓦湖中心，有一個幾丈高的大噴泉，水由湖心用電力吸起，粗如圓柱，浪花像一條白練，在空中飛舞着，至頂點，則散成千萬點，紛紛墜落，如此循環上下，日夜相繼；星光下，且通以五顏六色的電流，變幻不已；更屬壯觀。天晴時，湖邊碧草如茵，白雲片片，點綴在綠樹紅屋之上，使你覺得世界上大藝術家的作品，在那個時候，却失了吸引力了。這樣的天然美景，有什麽色調能把它烘托在畫圖中呢？再看聖李士教堂的塔尖，與隔湖雄偉壯麗，一例大理石砌成的國聯大厦，遙遙相對，互相媲美，造物的神妙，和人工之偉大，把我的整個心靈都陶醉了。

天陰的時候，拆爛污山亦夠讓你去尋開心。最好是老天爺下大霧，汽車由平地開上去，霧重半落山際，人在霧上，恍然如入另一世界！足下重重飛絮，一片霧海，水陸人家，全然無睹；可是此刻在山上的景物，則完全相反：頭上是白

罩青天，一輪紅日，照耀山頂，吐出溫馨的光輝來，霞光四射，山色亦倏忽萬變，燦爛奪目！此時若驅車循原路下山，不移時，車身慢慢陷入霧海中，霧像一股濃煙，把左右前後的一切，都遮得混然不辨。車燈隱約，映出一條迷朦的途徑，車輪愈往下碾，則霧愈重，直至打入平地，再仰首回視，適才山徑及紅日，早已失蹤，灰黑一片，簡直指不出車是從那個方向來的？想起在山上時，但見霧氣迷漫空際，不知在那下面，竟有這許多生命在蠕動工作着，正如住在地球上的人，不知木星內有生命的東西，如何生活着的一樣，這情景給我的印象太深，我是永遠不會忘記它的！



日內瓦湖中的溫泉

外國人到拆爛污山去，不過是登高眺遠，藉茲舒暢襟，滌煩囂。但在瑞士人看來，他們主要的目的，却是去練習爬山。

爬山是瑞士人特有的本領，在山中有一個地方，就是專爲這而設備的。山上釘有大木樁預備繫繩子有教師指導，學會的人，只消腰間繫一根繩，彼端扣在木樁上，就可攀援上升，直達山頂。本領好的，常常能從這邊山頭，帶了繩子，縱身跳到那邊山頭上去。有人甚至于希望從平地爬上千餘仞的高峯之上，一旦成功，立刻會載譽全歐。這和美國人爲了要做足球大王，不惜拚命蠻幹一樣。有一次，我們去遊白山，會親眼看見三個人，在那積雪凝冰的懸岸上，爬上去，第二天看報說有三個人從白山失足墜下，粉身碎骨而死，這無疑的，是我們碰到的那幾位了。可是事實上，瑞士人並不因此而生戒心，後來者還是踴躍爭先，不到黃河心不死，人類眞是一種奇怪的動物。

（二）

這一天，我們一共六個人，分乘了兩輛汽車，到山中去。十分鐘以後，到瑞法邊境交界處，照例兩國的稅關關員，要查看車照通行証，然後放行。這次查得特別嚴厲，因爲法國某城的汽油大跌價，怕人偷買便宜貨，帶到瑞士來。故每輛車子經過，他們都要用一個測量尺來量過，記好汽油的量數，回來再驗一次，若是油量多過了實際上應該需要的，那就証明了你是在法國買了油，照章是要納稅的。

一刻鐘內，車從寓所就開進了法國境，再當二十分鐘光景，抵目的地。車至山麓，我們就下來買票，乘吊車上山。每人買來回票一張，連飯費在內，僅付二十七個半法國佛郎，合瑞幣五六方。在住在日內瓦的人看去，這算是很便宜的價錢呢。

我來玩，已不下三數次，但坐吊車上山，還是破題兒第一遭。在瑞士和法國的名山巨壑，隨處都修了很平坦的山路。除去人行道與汽車路以外，另外還有兩種交通設備，一是吊車Telepierique，一是齒輪上山電車。Funiculaire 這種電車的車輪，和坦克車的大捲輪差不多，車子向上，可無倒退之虞。這裏用的，是一種吊車，從平地直達懸崖千仞的山巔上有雙股電線相連，吊車就靠電力，緣電線而上；每次乘客可容二十餘人，車慢慢移動，平穩輕巧，毫無暈眩之苦。俯視大地，人畜漸微，山勢欹斜，石壁削立，無數冰溜，倒垂在石

上，晶瑩可愛。車行五分鐘，就到了山頂，停在月台邊上，月台有門直通吊車飯店，我們就到那裏找座位，打點吃午飯。

可是去的時間不巧，所有的餐桌都告滿座了。只有中間一張小條桌空着，問茶房，才想起今天是復活節，各機關學校，放假一星期，中產階級，有工作的人，不能去尼斯 Nice 或羅加諾Locarno賞春景觀花的，就來到這裏遊山。各人帶了滑雪的橇子，穿上厚底戴釘皮鞋，吃飽了飯，還預備再去滑雪的。

我們只好定下那張小桌子。但有人提議，先到山上跑一趟，再回來吃飯，胃口好些。我第一個贊成，於是大家轉身出來，分頭取道上山。

山上的路，靠大路這邊，因為來往人多，車輛傾軋，雪和黃土混成一片，有點滑脚。往上走，情形就不同了，雪蓋在地上，有三尺深，脚踩下去，還沒有站穩，整個大腿就埋到雪坑裏去了。這一來，你得慢慢的將右腿拔出來，然後才能伸左腿；同樣，左腿亦得陷下幾尺深，一個不小心，就有栽跟斗的危險。我那天幸好扮的男裝，着了絨毛衫，套上西裝褲，邁起步來，十分便當。明着的是短裙絲襪，上山不及一半，衣履盡溼，雪深移步不得，只好停了下來，眼望着我們幾個人，連跌帶爬的往上走。但是我覺得興奮極了，冷風吹在臉上，精神為之一爽。好容易，走到高處，回頭下望，遍山皆白雪，連攔路的小鐵絲，及木樁上，都鑲了一層雪邊。樹葉上，松針上，或成一片，或聚成球，無不是雪。我這時覺得好像進了雪宮似的。欲更探其幽邃，於是一個人又偷偷的轉到一條小路上去，那裏的雪，越發堆得深厚，顏色似乎更白了，到處都是平滑的，沒有一個生物的足印。我至此亦感躊躇，脚步不忍心踩下去，怕擾亂了它的寧靜。遲疑了半天，終于敵不過那種純潔光滑的引誘，我輕輕將身子一放，讓自己躺在那平面上了。

睡在雪上，我絲毫不覺得冷。只感到無窮的舒適，好像擁身在絨氈上一樣。因為在這種天爲衾，雪爲褥的環境中，我已經變成大自然的嬌兒，一切都像是為我而安排好了的！

在雪宮裏，我的靈魂都淨化了！我仰望雲天，只覺得一切是多麼偉大，自身是多麼渺小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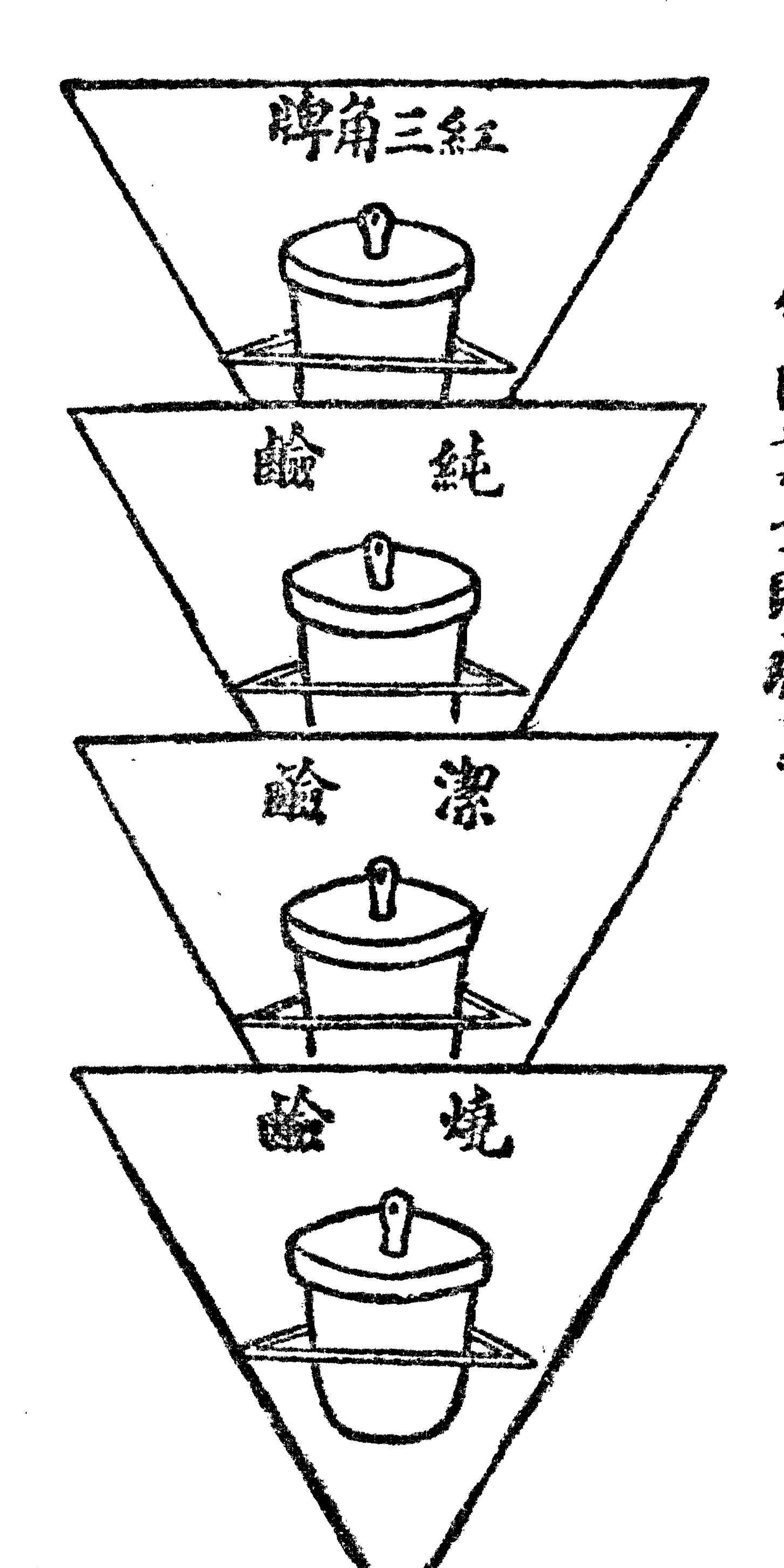
這一瞬的沉默與玄想，不久就被人來打岔了。華找到我說：老謝嚷肚子餓，催着下山吃飯去。我說：「坐在這裏，喝山風，吃白雪，還不夠飽嗎？」他們齊聲罵我「神經病」，衆怒難犯，我只好噘了嘴，跟隨下山。一路上，走過一顆樹，我就從樹葉上掬一把雪來，放在嘴裏，慢慢的嚼，以前沒有嚐試過，至此始知雪像砂糖，只欠甜味，可是冰冷香脆，若使夏天遍地都是這樣的珍物，那我們就永遠住在清涼世界內，不畏酷暑的炙灼了。

回到飯店，覺得屋內空氣悶熱，有不得一刻留之概。好在不久，擺上了菜，一瓶紅酒，幾分鐘後，全付精神就不得不轉到牛排和奶油燜雞上面去。這一頓飯，吃得很久，東西不算好，菜又上得慢，遊客太多，招呼不過來，沒有辦法的事！下午四時左右，據說還有跳舞，我們不願參加，飯後跑到山坡上，打了一會雪仗，回到日內瓦，已經四點多了。

一九三六年復活節於日內瓦

天津永利化學工業公司出品

本公司用蘇爾維法 Solvay Process 製造純鹼潔鹼燒鹼等化學基本原料行銷中國各省及海外日本南洋等埠品質精良產量豐富竭誠服務以協助工業為職志凡我國貨同業幸賜顧焉



總店　天津法租界三十三號路
電報掛號四三五四
電話三〇一二九

工廠　河北省塘沽
江蘇省卸甲甸

經理處
上海漢口廣州香港長沙重慶福州南京遼寧及全國各埠國外日本南洋均有專行經理

SODA

Ash　Bicarbonate　Caustic

MANUFACTURED BY
YUNGLI CHEMICAL INDUSTRIES LTD
TIENTSIN. CHINA.

「雞肋編」的作者與其價值

張公量

一

身處危城中，聊考宋金關係史料，以資警覺，深識「雞肋編」一書之價值。但該書作者，雖數度出守州郡，文學茂美，籍甚當時，而宋人官私傳記，並不具。後世書錄家如邵懿辰，四庫提要，夏敬觀等，間涉及其一鱗一爪，而採撫亦未見完備（註一）。現在但就與該書作者有關之斷片記載，考輯如左，我想，也不是沒有意義的。

本書題「宋莊季裕撰」，又書首記本書命名之由，末云「清源莊季裕云」，又元陳孝先甫誌跋，稱「莊綽季裕手集」，可知該作者之名字籍貫。考查莊氏事跡，其史料的來源，有兩方面。

（一）本人著作中的記載：雞肋編一書內中記本人的官職交遊多條，茲輯出如下：

（1）「余攝尉襄陽……」（卷上頁五）

（2）「後至衢州開化縣……」（同七）

（3）「嘗泊舟嚴州城下……」（同八）

（4）「在龍泉見村人……」（同十）

（5）「宣和壬寅歲，自京師至關西……」（同一二）

（6）「嘗在平江常熟縣見官務……」（同一三）

（7）「建炎三年七月余寓平江府長州縣彭華鄉高景山北白馬澗張氏舍……留月餘，即過浙東；臨行書一絕於壁間云：『……今日襄類來澤國，又看烽火照長州』。是多金人犯杭，越明年春，由平江以歸……」（同一三）

（8）「嘗在處州斂川見……」（同一四）

（6）「余嘗行役元日至鄧州順陽縣……」（同一五）

（10）「建炎之年秋，余自穰下由許昌以趨宋城……」（同一六）

（11）「余後官五原……」（同二六）

（12）「余嘗守官襄陽……」（同二七）

（13）「余在安定，嘗會客……」（同二七）

（14）「紹興初穀貴，酒價不足以米麵之直，余嘗獻議，欲以穀代俸錢，而禁酤酒，時以為訝。」（卷中三一）

（15）「洪州之北四十里地名辟邪……余過被得破壁，……余在襄陽得隸書……」（卷下九）

（16）「余官原州……」（同一二）

（17）「余守南雄州，紹興丙辰八月二十四日視事……」（同一四）

（18）「余作倅臨涇……」（同一八）

（19）「余在順昌，見同官數人……建炎三年，在平江之常熟……」

（同一九）

（20）「余嘗在京口……而澧州使園有瑞香亭刻石，爲記云其高丈餘，大觀中余官於彼，亭記雖存，而花不復見……」（同二一）

（21）「余寓居上饒……」（仝二二）

（22）「千秋節……後世遂爲盛禮，天下宴飲，公私勞費，雖禁屠宰而殺害物命甚多，崇寧中如有獻議令宴設止用羊豕，余在靖康間，嘗乞之廢罷，獻讜已久，訖莫肯從。」（仝27—28）

（二）同時人著作中的記載：莊氏朋輩，多尊官積學之士，彼此往來，亦頗有記事，呂居仁軒渠錄（說郛卷七中）云：

又所「著灸膏肓腧穴法」序記「建炎二年二月十二日朝奉郎前□□都總管同幹公事賜緋魚袋莊綽記」。從這裏知道莊氏一生並不是沒有事跡可記的。

莊綽季裕年未甚老，而體極癯瘠，洪析仲本呼爲細腰宮院子。

又所著「東萊先生詩集」卷十八有「贈莊季裕」一首云：

老矣莊夫子，居閑肯歡貧。盛時更韻易，憂道不無人。記往詩猶在，相逢意倍親。尙期香火社，文字約遺民。

其中「記往詩猶在」，似即指莊氏贈呂氏的「建炎丞相成國呂忠穆公退老堂詩」（註二）。呂氏一贈詩一記事，莊氏之流風餘韻，可以概見。

又程俱北山小集卷十有「莊大夫綽赴鄂州守」一首云：

白首同經本命年，君臨方面我歸田，應無衛尉一錢直，空羨漆園三十篇（原註：季裕著本草蒙求三卷，頗工）。麟閣功名應未晚，羊腸歧路莫爭先；西歸不待三年最，肯訪柴門漱水邊。

按宋史四四五程俱傳，程俱兩度告老歸田，一在宣和二年，一在建炎中。季裕建炎間任東南參謀官，走平江，故其守鄂州，當在宣和間。其時蓋已五十餘歲。又黃彥平三餘集卷四高安郡門記叙季裕政績學術甚詳，實傳季裕事跡之最重要者。有云：

潁州莊綽季裕，慈祥淸謹人也。其仁心之所撫字，儒術之所緣飾，淵源所出，遠其自出，凛凛中興良二千石之選已。宋筠州之初年，紹興十二年也，朝廷寧謐，有暇乎禮文之遺軼。時南雄州治保昌縣，因其請，賜名保昌郡。莊侯言江西七州四軍，其六州有郡，而筠無有，願即所治縣名爲高安郡，得視南雄，以幸一方。財物無所費，恩數無所加也。事下監司度誠然，明年正月制曰可。於是新門扁牓，侈上賜以示邦人，且思有述焉。……夫郡額有無，究其實何所校，而莊侯力請深自幸者，其必有爲矣。千木隱而西河美，地因人而重也。……傳襄陽之耆舊，賦江漢之炳靈，道勝風流，推原其本，蓋自吾季裕發之。（宜秋館宋人集本）

又宋薛季宣薛浪語集卷二十七有「書莊綽摭蓍新譜」一篇，知莊氏尙著有「摭蓍新譜」一書。其書既不傳，薛氏所言，多辨難之辭，於莊氏行事及著書宗旨，了無可資考證的材料。

綜上所考，爲譜莊氏年歷如左：

大觀中	官澧州
宣和四年	自京師至關西
宣和中（？）	守鄂州
靖康間	獻議廢罷千秋節屠宰，止用羊豕，不行。
建炎元年秋	自穰下由許昌以趨宋城。
二年	撰灸膏肓腧穴法序，署「建炎二年二月十二日，朝奉郎前□□都總管同幹公事，賜緋魚袋莊綽記」（鍼灸四書）
三年七月	寓平江府長州縣彭華鄉高景山北白馬澗張氏舍。又在常熟。留月餘，即過浙東，是年冬，金人犯杭。
四年春	由平江歸。

按建炎間，呂忠穆公建退老堂，名人爲之題詠，莊氏也參預，其詩下署「朝請郎充江南西路安撫制置使參謀官」蓋其奔走江浙以此也。

紹興初　穀貴，酒價不足以償米麵之直，嘗獻議，欲以穀代俸錢而禁酤酒，時以爲訝。

紹興三年　撰雞肋編題記，末云：「予之此書，殊類於是，（曹操討蜀故事）故以雞肋名之。紹興三年二月十九日淸源莊季裕云。」

六年　守南雄州

十二年　守筠州（高安郡）

至其作宰之地而無年月可記者，有襄陽，五原，原州，臨涇，順昌等處。遊跡所至，則有衢州開化，嚴州，龍泉，處州，安定，洪州，京口，上饒等處。著書則有本草蒙求三卷，灸膏肓腧穴法序，揲蓍新譜，（以上二種，皆不知卷數）及雞肋編三卷，僅存後一書。

二

關於莊氏的事蹟已考輯如上，我們接着來檢討雞肋編這一部書的價値。

從上面的考證看來，莊氏是一個實地觀察的人，他的書，自然是一種筆錄，我們就抄出幾段來，看他所認識的當時的地方社會是怎樣？他說：

唐初，賊朱粲以人爲糧，置擣磨寨，謂啖醉人如食糟豚，每覽前史，爲之傷嘆。而自靖康丙午歲金狄亂華，六七年間，山東，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數十千且不可得，盜賊官兵，更互相食，人肉之價，賤於犬豕，肥壯者，一枚不過十五千，全軀暴以爲臘。登州范溫率忠義之人，紹興癸丑歲，泛海到錢唐，有持至行在猶食者，老瘦男子，瘦謂之饒把火，婦女少艾者，名爲不羡羊，小兒呼爲和骨爛，又通目爲兩脚羊。唐止朱粲一軍，今百倍於前世，殺戮，焚溺，飢餓，疾疫，陷墮，其死已衆，又加之以相食，杜少陵謂喪亂死多門信矣。不意老眼親見此時，痛哉！（卷中）

還裏，知道大河南北經過靖康金人侵擾以後地方殘破，人民顚沛的悽慘景象。他又說：

建炎元年秋，余自穰下由許昌以趨宋城，幾千里，無復鷄犬，井皆積尸莫可飲，佛寺俱空，塑像盡破胸背，以取心腹中物，殯無完柩，大逵已蔽於蓬蒿，菽粟亦無人采刈。（卷上）

記得迭更斯在雙城記中描寫法國大革命前爲封建地主剝削殆盡的鄉村的慘狀，實可以來比擬。莊氏這些話是不是可靠，可以引其他的書來證明。南燼紀聞，是記徽欽北狩隨行的筆錄，其中有說：

靖康二年三月十九日（帝）至東明鎭，村落荒蕪，兵燹後，百里無人烟。二十五六日至徐村。自信縣至徐村二百里，並無人烟。四月初三日，過一坡，傍有死尸堆積，臭穢不可近，狼方嚙嚼尸肉，見人驚竄，烏鵲群噪，方廣百丈，……自四月初三至五月半，其間所歷，皆曠野荒郊。或到一縣，極荒殘，只有屋七八間，城郭倒塌。天眷元年即紹興五年二月或曰至筠從州，甚荒陋，入城亦有街衢屋宇，市井，官署，但蕭瑟之極。

這是宋帝被擄從開封到吉林去沿途兵燹後荒涼的寫眞，昔董卓作難，洛陽夷爲灰燼，魏陳王哀之，有云「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烟」，殆有甚焉。

還有，宋史三六〇，記河北情形。

靖康元年，……磁經敵騎蹂躪之餘，人民逃徙，帑廩枵然。

一個僿野的部落民族，侵略的目的，多在珠玉幣帛子女諸種經濟的掠奪，我們讀三朝北盟會編，當時本國政府公然布告人民，命將所藏財貨，罄盡

供獻，以豎金人的欲求賺得一時的苟安。整個社會經濟從此破產，中原人，流寓江淮湖廣間，莊書記云：

自中原遭胡虜之禍，人民死於兵革水火疾飢墜壓寒暑力役者，蓋已不可勝計，而避地兩廣者，幸獲安居，連年瘴癘，至有滅門。

又云：

建炎之後，江浙湖湘閩廣，西北流寓之人徧滿。

又云：

衢州開化縣界嚴徽宿州之間，萬山所環，路不通，驛部使者至數十年不到，居人流寓，恃以安處。

這是極寶貴的宋代社會變遷史料。這些流民，畢竟無以爲生，挺而走險，宋史三五九李綱傳載：

紹興二年，……是時荊湘江湖之間，流民潰卒，羣聚爲盜賊，不可勝計，多者至數萬人。

我們把莊書和他書比勘，覺得莊書眞是一部活生生的記載。它對於北宋南宋之交的社會，政治，經濟，軍事，都有明白的敍述，可以補正史之不足的。這裏所舉，僅其一例而已。

（註一）四庫提要考證甚簡略，至勞格讀書雜識稍詳，所得亦無多。宋史不爲立傳，至近人輯宋人軼事彙編，始列其名，亦僅一引呂氏軒渠錄耳。

（註二）李龏天台續集別編卷第一，載莊氏此詩，云，「力辭富貴回天上，不事樓台起宅中，問道但懷重舍蓋，對優獨興獨延崇。精神宛似初平蔡，信宿那應久在東，帝念中興思舊德，未容高枕北窗閒」。左下方署，「右朝請郎充江南西路安撫制置使參謀官莊綽」。（頁二〇，北平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記：本文之作，始於去春余在北大時，後因病，因來鄂，因事，卒不復成篇。憶一年前余執筆頗勤，忽興骨肉復生之感，遂發篋續竟之，以存手跡云耳。（二十六年五月三日於武昌）

輓林次煌 并序

民國十五年次煌先生官國務院秘書余忝幫辦玉階校理同叨丹雘之施鐵騎縱橫再睹玄黃之血嗟鮒魚之額尾策駑馬於緇塵行瓦礫珠很隨遊戲殘山賸水獨用栖皇方憂世路之未夷幸見耆英之大隱至是先生就養入都已逾歲矣青谿綴步書遊近夫清揚白社攢眉留芳香於坐憶託夢華而結想談掌故而識鶚烏衣舊壘挂落照于觚棱白袷新亭閱萩江之風雨艱難蒿目眼助同心見贈名篇爰居以鼓樂奉呈鄙製酬干將以鋤鏃不成報章永以爲好云爾

畫戟烟籠曉日寒臺司徒御盡嘽嘽桂林山水輸臨賀華胄衣冠出比干（林氏比干之後）玉笈開緘多紫氣石經初刻寫朱闌平生健筆凌霄漢一卷陽秋續遺編（清季先生以翰林院編修歷充國史館協修實錄館纂修入民國爲國史館協修）

秘省清光接玉繩懷仁西廡一條冰（秘書廳設懷仁堂西廡）投閒只合勤遺篆希有何因遇大鵬銀燭春華輝藻井玉堂秋水夢觚棱盱衡抵掌風裁在此是當年任彥昇

黃旗紫蓋動星躔弓劍從容出獵邊柴望悼心非丙火蘭成奔命是辰年相期南雁多佳訊竟見長虵肆毒涎極目烟塵關塞黑可憐歸鶴阻遼川

南來流寓結菰蘆千萬求隣信不孤欲把青谿當白社（關君穎人結青谿詩社於城北余與先生時一與焉）還從赤水覓玄珠江關戰鼓花開落明月前身夢有無廣樂洞庭縹眇甚（先生原籍臨賀僑寓長沙三世矣）與公打槳莫愁湖

丁丑四月游洪範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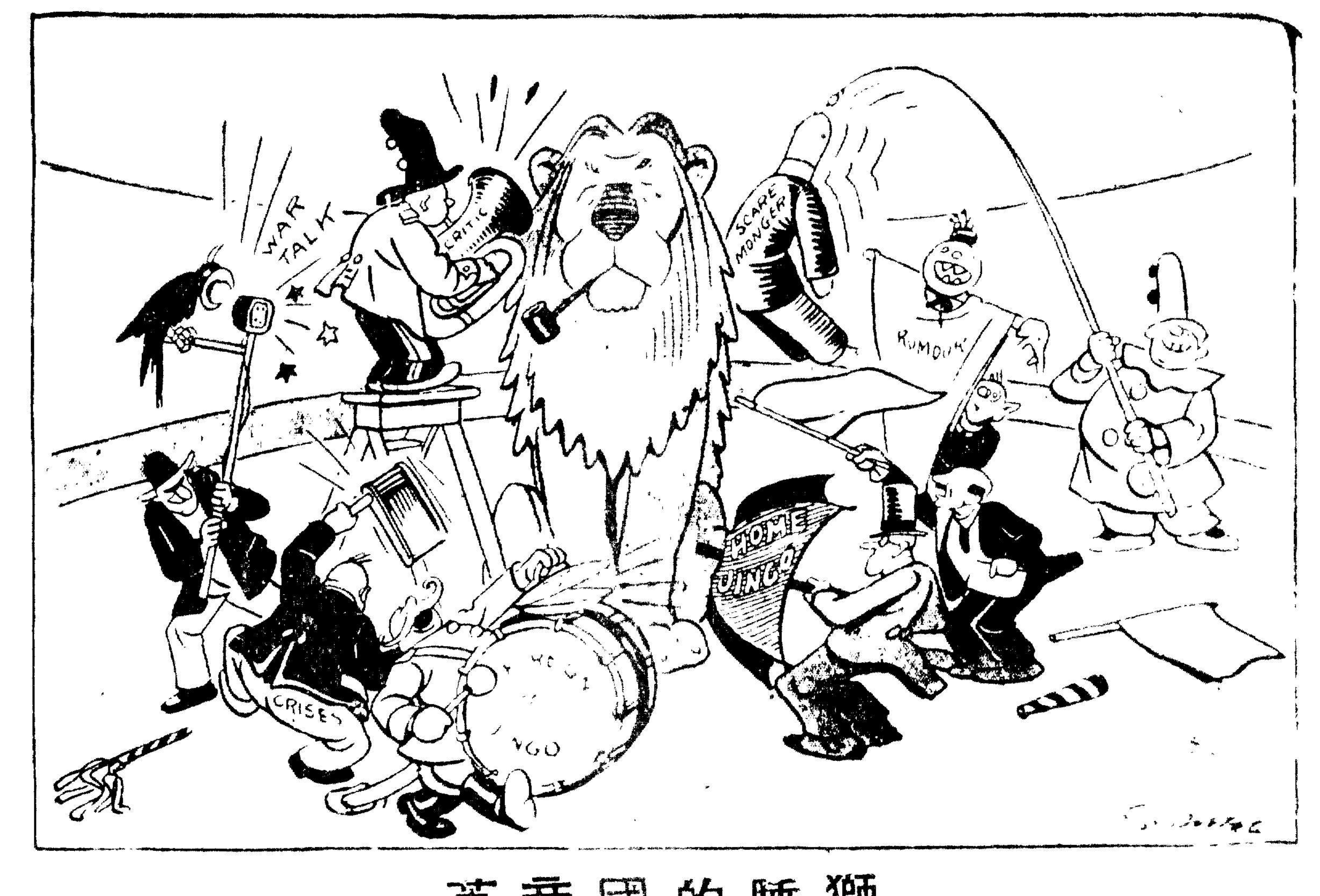
國際諷畫

英政治舞台上所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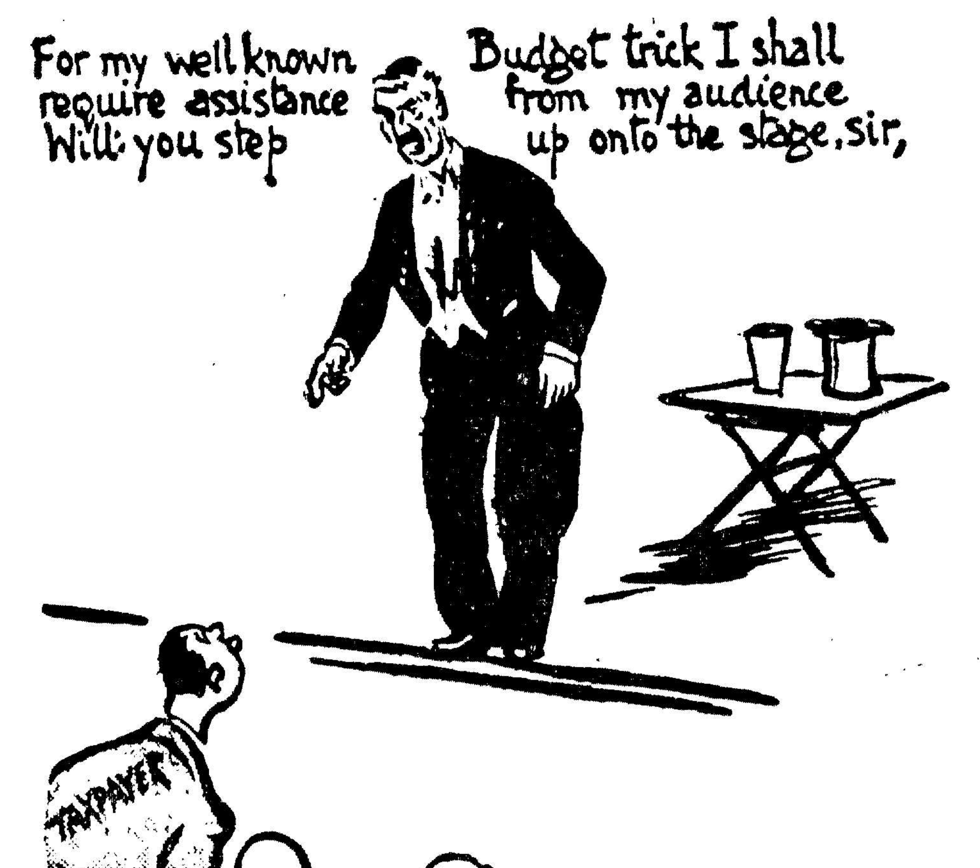
漫畫的溫德莎公爵

Massaguer Cartoon



英帝國的睡獅

加冕典禮中所用的馬匹不怕任何怪異的聲音和事物，英獅對於一切謠言與指摘，亦均充耳不聞，可謂鎮靜之至。 Strube 氏繪





張伯倫如何表演預算的戲法

（一）鄙人演這套預算案的戲法，需要台下觀衆的幫忙。先生，請您上台吧。

（二）請坐，不要怕。

（三）好，現在注意着看吧。我的袖管裏一些東西也沒有。





（四）您現在該滿意了，我不欺騙您的。

（五）立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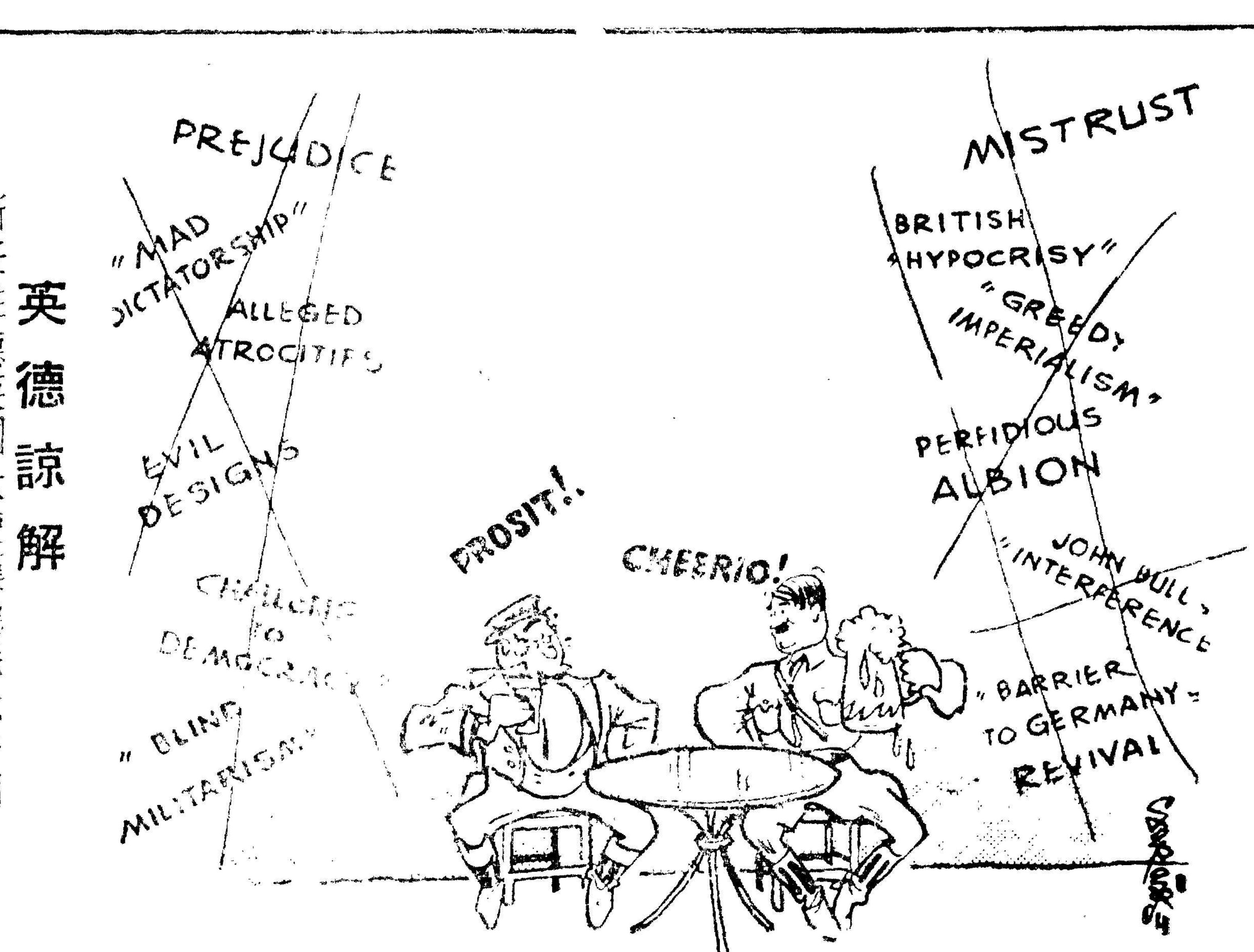
見倫敦晨郵報

德國的內外政情



歐局關鍵的操縱者

見荷京 Notenkraker 報



英德諒解

新任駐德英國大使漢德森氏呼籲兩國人民應有較佳的諒解。

Sapajou



德報眼中之美國工業危機

Berliner Tageblatt

主持德國四年計劃的高林將軍

Thomas, Associated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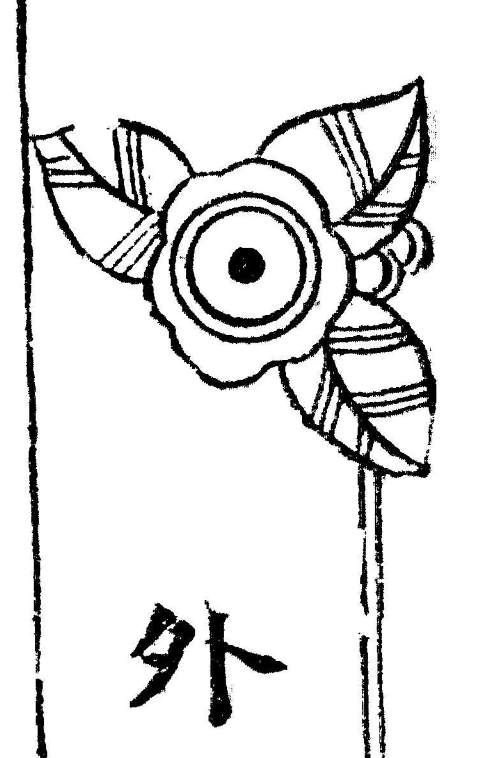
枵腹戰士

United Feature Syndicate



用槍砲代替牛油的結果

NEA Service



外論介紹

日本報論近衛內閣

上海每日新聞六月五日社說

看了近衛內閣的人選，日本國內已有一部人士對其前途感覺憂慮，因為財界與政黨一部，謂新內閣為親軍內閣，衷心頗抱不滿，所以對於這種不滿的爆發性與阻止不滿之爆發的新內閣的政治力量，很不容易下一妥當的判斷。

新內閣的政策政綱，雖然尚未決定，但就其閣員人選與近衛平素所抱的政治理想觀之，自可知其方向所在。近衛內僚沒有一個是現狀維持派中人。政黨中有政友會的中島知久平與民政黨之永井柳太郎入閣，表面上雖似與既成政黨保持聯絡，但這兩人是組織新黨的首倡者，實際上已與既成政黨分離。其所以到現在尚未脫黨的，不過是因為總選舉前後的政情混亂與林銑十郎抱超然主義，組織新黨的時機尚未成熟的關係。且最被重視的藏相一席，未能由財界的耆宿中獲得適當人物，而以新官僚與新新官僚的中間人物賀屋昇任。除軍部大臣而外，都是新官僚或貴族院的革新派，至於廣田馬場兩人，在前容納了政治推進力的要求而標榜廣義國防，因之與現狀維持陣營正面衝突而下野，此次再上台，必將企圖其從前的政治主張在近衛內閣實踐的。最放異彩的是新內閣的書記官長風見章，他可以說是政治推進力的最忠實的派出所主任。

所以近衛內閣由嚴密的意見說來，是立於與現狀維持陣營絕緣狀態之下，這一點與林內閣比較起來，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近衛內閣與林內閣所不同的，是近衛內閣人員，都是時局認識相同的革新派，不特沒有閣內不統一的危險，且富有氣魄，所以容易得到政治推進力的信賴。因之對於現狀維持陣營，不特不至給予可乘的間隙，且有進而啓發現狀維持派的愚蒙而向革新政策的

國际新語

日本新閣人物剪影

公

日本新閣本週由近衛氏組成，其新猷極為世人所屬目，據日方電訊社所傳新閣人物的丰采。頗饒興味，爰錄之以資談助。

一，近衛

六月一日近衛公拜組閣命，據其介弟音樂家秀麿氏談，「家兄之唯一興趣，僅為高爾夫，既不善圍棋與象棋，亦不善麻雀戰，一切娛樂殆均外行。所喜者，僅為觀賞運動及採其記錄，故可謂對於統計，具有興味。此外亦嗜歷史，因此原因，乃喜政治。在學生時代，一時曾為河上肇博士之私淑，（按近衛公在京都帝大求學時，河上博士為該校名教授，）但自季

實現着着進行的希望。能否不負這種期待，則將看特別議會中提出的重要法案與來年度預算編成方針而判定的。

要之近衞內閣，雖說是舉國一致的強力內閣，但不能即謂其能解消各種政治勢力間之對立摩擦，而使日本政治明朗化。企圖庶政一新的近衞內閣之前途，尙有很多的險阻，不能說完全沒有蹉跌之虞。不過在維持現狀的陣營中，早遲必知昭和維新之合法的達成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可以期待革新政策之實現與時艱之克服。如勇往的近衞內閣，亦因現狀維持派之頑固，致使其革新政策受到妨礙，則日本的再建，不知將在何日。（子修）

英報論日本新內閣

Japan's New Regime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June 3, 1937

安定日本政局的機會，現在已落入近衞文麿公爵手中了。他奉命組織新閣後，軍部立即承認杉山元無條件留任陸相，這是一個光明的預兆。同時民政黨對於新閣的態度，也很友好。近衞着手組閣之初，即表示願邀政黨代表入閣，俾成立舉國一致的政府，這舉動是很聰明的。同時米內光政也已允諾留任海相。我們對於林內閣外相佐藤之去職，誠覺惋惜，但是廣田之回主霞關，也正可繼續遂行他以前任首相時開始的對華「重認識」政策。結城之拒絕留任藏相，實爲日本一大損失，因爲他在國內國外都是聲譽卓著的，現時一般皆熱烈希望近衞能物色到同樣的人材繼長財政。總而言之，此次日本內閣之改組，可以表示國民不滿林首相蔑視議會選舉結果之力量。我們知道，政治上的「權宜手段」是會有時而窮的。當本年四月初旬，林氏堅決地解散議會，舉行大選，表示一切「訴諸民意」。後來他發覺改選結果，「民意」並不贊成他的政策，於是他立即改變方針，聲明政府可以不顧龐雜的民意而斷行其國策。他並準備提前召集議會，俾使反政府分子倉卒間立於不利的地位。可是日本軍部首腦方面，終因種種原因，不能完全贊成林氏這種蔑視憲政的政策 ， 而拒絕對他繼續支持。

林內閣成立之初，其性質本來是完全倚賴軍部的。因此林的政策常常不能和藏相結城及外相佐藤的意見相吻合。

業大學後，即入貴族院，因實際政治之薰陶，遂由往年之理想家，一變爲現實主義者，此余個人之觀察也。又與余同樣，訥訥不善辯，平日殊沈默寡言，但一臨議會，則又滔滔雄辯矣。此外，與平常人不同之一點，爲一百個日本人中，其血液型殆一百人均爲B型，獨有家兄爲O型，故彼常戲言曰，「一朝罹大病而需要輸血時，誠難事矣。」答應負責之後，必堅幹到底，爲人認眞不苟，然亦喜幽默，例如上次姪女（近衞公女）舉行婚禮時，舉行假裝會，家兄特親往淺草購買假鬚，扮爲希忒拉而出場」云。

爲近衞內閣「產室」之貴族院議長官舍，係明治二十三年議會創設時所建造之國寶的建築物，近衞之先代篤麿公爲貴族院議長時，亦曾久居於是，公之幼年，當亦有若干時消度在此舊邸也。官舍之前，汽車之往返有如潮湧，室內電話機桌椅並陳，儼爲報道陣容。二日自清晨起，河原田稼吉及後藤隆太郎等參謀資格人物，即於二樓洋室聚集，開始密議，但與以往之組閣風景不同者，既無大規模之禮物，亦無足以狂飲之大酒樽，而不免有岑寂之感。近衞公之爲人，已由此可窺見矣。

二，賀屋

結城和佐藤都顯然是傾向自由主義的人物，備得民間信仰，對於他們之不在近衛內閣中留任，良覺可惜。可是到了現在，日本人民幾乎全已知道要建樹一個鞏固的新政府，必須捨棄黨同伐異之見，而立在舉國一致的基礎上。就連軍部方面，亦有見於此，而願作讓步。軍部退縮的另一原因是恐怕負担增加賦稅後物價急劇上升擾亂國民生活的責任。由此可見日本財政之危機，未來藏相，誠不易爲；同時也可知軍部之改取退嬰政策，未必完全出於本意。當林前內閣時代，因國防費空前膨脹，賦稅大增，物價飛漲，市民農民，極感痛苦，就連素來同情軍部政治的人，亦對軍事當局叢加抨擊。大家皆感覺到要恢復日本財政平衡，必須從削減軍費入手。

所以近衛內閣之成立，一般皆希望他不但是一個名義上的「國民內閣」，而且在實質上亦能控制各方，軍部自如。我們應該記得，近衛以前即曾受命組閣，他因時機未熟而加以拒絕，當時他也許覺得軍部氣燄太高，於己無益。可是現在的情形却不同了。陸軍當局甚至已承認杉山元的「無條件」留任陸相。過去六個月中，日本輿論的壓力，日益張擴。林首相對於憲政的挑釁，終因爲其後盾的軍部之臨陣脫逃而告失敗。所以近衛繼任首相的時機，實較以前爲富有自由空氣。軍部領袖願意做近衛的「同僚」，而不是他的「主人」。同時在議會改選中已証明其勢力的政黨，近衛亦拉攏其入閣，這當然是可樂觀的現象。現時尙成問題者，就是陸軍中的極端份子，對於軍部的退嬰態度，能否相安。他們的活動，往往足以加不良影響于日本的外交政策。不過以近衛公爵人望之隆，想當能克服這種困難，而爲日本國家造福。（丹楓）

締結太平洋不侵條約的建議

倫敦泰晤士報五月十五日載澳撥萊昂斯在帝國會議之演辭

J. A. Lyons

五月十四日英帝國會議開幕，澳總理萊昂斯繼英首相包爾溫及加拿大總理金氏之後發表演說。氏謂彼代表澳人參加帝國會議，此項會議的成功，端賴以相互利益爲基礎的合作精神。今日忠順英王而團結的各自治領，皆屬愛好和平，相信民治及愛好自由與正義的國家。世界和平是英帝國的理想目的。各自治領皆是國聯的會員，近年以來，英國政策完全根據國聯以調解仲裁及集體行動

新藏相賀屋興宣，廣島縣人，今年四十有九歲，在大臣中當爲潑剌之青年。彼在青春時代，備嘗苦學之辛酸，大正六年畢業於東大法科。歷任大藏省書記官，主計局計課長，預算決算課長，對於赤字財政之改建，頗具手腕，一躍而拔爲主計局長。昭和十一年五月，任理財局長，同十二年二月，陞任大藏次官，曾駐美國，復充日內瓦及倫敦海軍軍縮會議之隨員，遊歷歐洲。除數字以外，不感覺興趣。其爲人高近六尺，至爲雄偉，常以畫樓爲惟一之自慰。在東京豐島區西巢鴨地方置有私宅，訂爲每月付款，以十年付淸，最近方能結束其房價，而於非常時期，動輒結束數十億財政之賀屋氏，其本身相當貧困，於此可見一般。玆據其夫人語人，「先生不吸烟，亦不嗜酒，但喜作高爾夫球戲，技倆頗不弱，閑時以此爲娛樂，至於身爲大臣，未知其體力能耐否。」

三，有馬

新農林大臣有馬伯爵，系出舊藩二十萬石之名門，然嘗任同愛會會長，作均富運動之先驅，並創設農林問題研究所，檢討耕作問題之對策，華胄界之一變種也。現任產業合作社中央金庫理事長，東奔西走，厥功甚偉，故雖爲華族，就任農相，確爲適當

保證永久和平之原則爲基礎。此種原則實爲英國各處政策之中心。不幸近年事實指示，此種原則不能實行。故澳洲政府之意見，考察各自治領外交政策及國聯地位，應爲帝國會議之主題，俾能規定帝國一致的外交政策。

在此種考察中，各自治領必須承認對於目前現狀之責任。這種責任實包涵對於國家的充分義務。各國不能躲避在帝國之後，應當以充分能力及責任來充實各自的國防。各國必須準備保障世界和平的義務。如英國素所支持的重大原則遇着危險，各國應當提供他們的意見。再則各國應當記着，英國人民以及世界人民渴望英國的領導，未有如今日之甚者。所有民主政治之下的人民及希望維持國際法律秩序的人民，莫不希望此次會議獲得具體結果。他們正希望在安定和平途徑上獲得領導。澳洲政府的意見，應當發表聲明向世界表示組成大英帝國的各分子，準備一致行動，來維持國際法律及秩序。那麼，會議結果對於安定世界當有很的貢獻。

萊昂斯又謂，彼曾注意現在有一種趨勢，各國曾經努力在他們有直接利害關係的地方成立區域公約。澳洲政府當很歡迎太平洋各國根據國聯精神成立區域諒解及不侵犯公約。爲完成此種公約，澳人準備以諒解及同情之精神與太平洋一切民族合作。

論及一般國防問題，氏以爲澳洲安全有三道壁壘，即國聯盟約，大英帝國的力量及澳洲自己的國防兵力。澳洲政府希望在會議中對澳洲的國際地位及其與英國國防計劃的關係能有坦白之討論，俾澳洲政府能根據事實，審察其自己的國防政策。大英帝國是國聯中的一個小的國聯。其共同利害的發展到了必須彼此互助的程度。此項原則與國聯欲實現集體安全先成立區域公約并無二致。各國政府是維持和平，忠於國聯，但必須以各自的國防力量來貢獻給維持一般和平。最近國聯的經驗指示這種機構應迅速將盟約規定付之實行的重要。澳洲感覺英帝國關對於維持共同理想採取一致辦法實有同等重要。

集體制度之削弱，對於小國甚爲不利，因爲小國必須要仰仗大國來驅逐侵略者。各自治領很幸運成爲英帝國的組成分子，自治領的軍事，金融及經濟力量，也就是英國的。各國蒙了英國的利益，必須要準備爲英國盡義務。因此澳洲業已採取帝國海軍防務及帝國彼此間之防務，實行合作之原則。

最後萊氏論及澳洲國防，說明自一九一〇年成立澳洲海軍以來，已以七千萬鎊充實海防。現并擴充陸軍，希望最低限度能設置七師兵力。澳洲空軍，本年末可有第一線空軍八隊，飛機九十六架，將來擬擴充至十七隊一百九十四架。更以三百五十萬鎊設立各種軍火工廠。此外并設立飛機製造廠。總之苟帝國之間，彼此合作，帝國安全自然獲得保障云。（季廉）

人物。決定大臣之夜，記者曾往訪杉並區之伯爵邸，遇長公子賴春君，及二公子賴義君，據謂伯爵最近仍常與彼等往觀電影及野球，尤如職業野球，則殊無場不到」云。

四，中島

新鐵相中島久平，本年五十四歲，係有名之鰥男，昨夜對往訪之記者曰：「余雖被任鐵道大臣，然尚未能謂爲已出世也，請勿爲余攝太醜惡之照片。」說話頗帶幽默性，但精神則殊飽滿。會客室陳設簡單，僅桌上置有白百合及大紅色石竹而已，恐亦爲下女爲主人所設計者。氏續曰，「余方做大臣，尚無感想，然至親任式舉行後，又當別論。」其專事戲謔，殆爲避免表示意見計耳。

五，廣田

前首相廣田已「降格」爲外相，在國民之前再登場矣，然究爲前首相，從未一往組閣本部，在自宅受三顧之請，態度之悠閑，於此可窺。氏之言曰，「余此次乃重歸老巢，降格或昇格，均非問題，余生長於外交國地，故承諾就任外相，乃事理之常，際此國際問題複雜之秋，余寧樂爲接受此任也。廣田其人，人人均已知爲如何人物，故不致採取新的方針，余僅知爲國奉公耳。」

太平洋和平公約問題

Pacific Pact

The Shanghai Times, June 4, 1937

出席帝國會議的澳總理萊恩斯氏（J. A. Lyons），曾在會議中提出太平洋各國訂立互不侵犯公約原案，會中對於此項提案，亦曾加以討論；惟帝國會議之組織，並非帝國內閣，故目下之討論，不過爲一種檢討性質，結果並未有所決定。據萊恩斯意見，認爲太平洋在將來國際事務中，必較今日更見重要，而各自治領對於彼所提出之意見，又皆具同一觀念，表示同情。不過外傳東京或將爲太平洋列強開會之地點，尙係一種猜度。蓋自萊氏初提此案時，即有此種猜度，但無論如何，總不能發現有何理由爲根據。依吾人觀察，詳細之太洋公約，尙待逐步發展，而在各關係國開會以前，更須有一番準備工作也。

今日之論世界政治及經濟者，對于太平洋地位之重要，意見皆趨一致。太平洋四周國家，不論人口，財富，及勢力，莫不在日漸增加中，且因現代交通之發達，使各國間關係，更加接近。不過依照舊日意見，咸認爲太平洋國家，與世界其他各國，關係隔絕，不相聞問；更有許多人相信，即中國與日本或非列濱間，關係亦距離很遠，此等國家，古老散漫，已無甚希望。但究其實際，並不如此，澳洲勢力，日見增長，非列濱亦已獨立，以最年青國家姿態出現於世界。日本變爲列強之一，中國也完全統一。至于對岸，不但有美洲共和國，擁有一千一百萬人口的加拿大，也在欣欣向榮；同時墨西哥共和國及南美各邦，在國際關係中，也日趨重要。這許多國家將來之關係若何，殊值得吾人研究。依吾人觀察，太平洋各國間，不難自商業關係，進而得到政治上的和諧。

目前努力之太平洋國際合作與和平保障，或許有滿意之結果，惟其如此，至少對於中日關係，須加以調整，而於蘇俄，亦不可忽視，蓋滿洲邊境一日不靖，太平洋公約一日不能實現。是以太平洋公約起始之時，即中日俄「滿」間關係解決之日。反之，中日問題不解決，雖有太平洋公約，亦不過徒具其名，毫無實際價值，是則美澳雖爲公約之一份子，亦無補於事。中日問題，頭緒重重，最大困難，實在於所謂「滿洲國」，此事一日不得相當解決，中日間關係，亦一日不得調整和諧。所謂太平洋公約，乃保障今後二三十年或五十年間太平洋上之和平，在目前情形下，需要甚殷，雖困難阻力，在所不免，但吾人應努力促成，使其實現。甚望各關係國家，對於萊恩斯提案加以縝密之考慮，而使其具體化。（陸恩）

大陸政策的反省

日本「中央公論」六月號

細川嘉六

本篇原文頗長，內容共分五段，茲介紹其第一段與結論之大意如次，以見日方對華政策鍥而不舍之一斑，其距眞正的覺悟與反省直南轅而北轍耳。

大陸政策是日本各種國策的根源，但是日本國民對於各種政策與大陸政策的相互關係，尤其是對於大陸政策的內容與意義，到底理解到如何程度。這還是問題。日本國民既然尙無充分的自覺，則處在這每年軍備躍進，逐漸在激成戰爭危險的世界情勢中，實包含有釀成災害的因素。所以日本國民之須理解大陸政策，與確信大陸政策的必要，未有如今日之迫切者。

一般日本國民雖對大陸政策沒有充分的自覺，但在近幾年，大陸政策却在果敢的斷行，這是因爲以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發展爲其宿命任務的社會層，認爲迅速確保中國大陸之指導權與侵略蘇聯貝加爾湖以東的地方（這是確保中國大陸必要的條件）爲必要不可避的事。

廣田外相的對華三原則，直言之，就是要中國政府脫離歐美列強而歸入日本指導之下，承認滿洲，並以某種形式設定華北的支配權，這是抑制中國赤化，制止共產主義的蘇聯侵入中國的迫切需要，更說明了大陸政策的大綱，而林內閣的杉山陸相謂：軍備充實計劃，是出於對處目前與將來的國際情勢尤其是蘇聯的積極的遠東政策，而使國家之綜合能力作飛躍的向上，而速成恒久軍備之決意。結城藏相又謂：日本現在的財政經濟之根本問題，是中日關係的調整。這都是確定大陸政策遂行的手段的。

在果敢的遂行大陸政策時，雖有程度之差，總不能不顧及其他列強的態度。滿洲事變以來，據小林順一郎大佐所說，日本大陸政策在外交上努力於下開兩種方略：第一是至少要使一個有力的國聯理事國，諒解日本的立場而加以支援；第二是至少要使中國一部取消其認日本是侵略國而承認「滿洲國」。但是這兩種方略的最後表現，在第一點是與脫退國聯擾亂歐洲和平的德國締結了防共協定，第二點煽動中國各地軍閥接近日本，以對抗中央，但是結果，反因中國民族統一運動而失敗。

爲遂行大陸政策起見，日本在國際與國內的努力效果，第一是國內異常政變的瀕發，及軍部與外務省，軍部派出者與軍部中央意見之不一致，而暴露了大陸政策執行力之弱點，第二是對中國政府力量之評價過小，尤其是大陸政策的急先鋒的關東軍，不脫其從前操縱張作霖與安福派的觀念，，以爲中國政府容易因內部的對抗而衰弱而倒潰的。但是中國支持中央的社會勢力已與過去完全不同，成爲南京政權基礎的中國新興資產階級，因在世界帝國主義壓力下，其發展的軌道與範圍雖受約制，但是在華帝國主義對立的激化狀態，日本帝國主義反對愈力，則更給與強化對日抗爭力的可能性而促成其國家之統一。日本的對手雖是武力薄弱的中國，但因之必有財力的消耗，一方要消耗財力，則實難再對蘇俄作戰，故武力行使的可能性實超過理性的判斷。現在如何緩和中國民衆濃厚的抗日感情，使之轉化爲親日，實屬重大問題，如不以這種大衆的親日感情爲基礎而與中國政府融和提攜，則不能壓制蘇俄而遂行其大陸政策，如現在的中日關係再要繼續下去，則不外是爲蘇俄對華伸張勢力開路，而在日蘇戰爭勃發之際，給與中國政府民衆的「收回失地」運動以絕好的機會。第三欲以日德協定爲主要支柱而遂行大陸政策的意圖，在這歐亞同時正在激成帝國主義對立的情勢中，可以達成嗎？因爲列強對共產主義因之對蘇聯皆有厭惡恐怖，即可以期待他們來參加防共協定嗎？

大陸政府在過去六年中的果敢的遂行，惹起了重大緊急問題，但是要想日本資本主義之繼續存在，不向帝國主義發展是不可能的，而大陸政策的遂行與資本主義的繼續存在，實爲不可分的宿命條件。因之現在與將來的各種困難，日本資本主義非將其征服不可。因爲大陸政策，已不顧全國民衆的生活與自由，日本全國人民將來的運命，將由大陸政策之發展而決定。所以大陸政策應由全國人民愼重加以吟味，因爲這是與全國民衆現在與將來的命運皆有關係，所以這種重大政策不能因一部人的利益與意圖而受其左右的。以對華對蘇關係爲其中心內容的日本大陸政策，因鑑於國際政局目前的危機，需要有萬無失着的攷慮與準備，故大陸政策的遂行者，應該對於下述各點加以注意。即對大陸政策作再檢討，澈底調整日本社會各層的利害關係，而達成眞正之擧國一致，由狹義國防發展爲廣義國防，促成日本民衆之政治自覺，即使其澈底自覺戰爭是對於自己的自由與生活之發展爲必不可缺的，同時積極謀對外關係之好轉。而對外關係之好轉，不單是以日德協定爲中心而謀其擴大強化即可以做到的，必須一方實現轉變抗日的中國民衆爲親日的劃期對華政策，一方謀與並未疏遠美國的英國達成和睦關係。日本帝國主義遂行者，如能把握着此種方法，即可好轉日本之對外關係。（家齊）

德國第二「四年計劃」

Goering and Ersatz Build a New Germany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 1937

Charles A. Lambert

一個現代獨特的經濟戲劇將漸次地在德國揭幕了。德國第二次五年計劃的目的就在不依賴外國輸入的汽油，橡皮，紡織品，金屬和食糧，同時設計由國內生產這些需要的物件或者製造它們的代用品。

和這計劃成爲整個的一部的就是對於農工業施行嚴格和普遍的物價統制，同時更穩定勞工工資，人民的衣食住的代價也不許增加。現政府具有鐵般的志意和無限制的權力，他們相信德國在上次大戰中失敗的原因是由於封鎖，經濟力的薄弱和社會主義者的叛變。德國六千五百萬人民在政府的領導下，正在努力改革經濟生活，以免再蹈上次戰敗的覆轍。

他們的目的是最高度的自給主義而非完全的鎖國主義。

德人的經濟努力可以分成兩方面，二者均有明瞭的必要。高林將軍主持的四年計劃意在撙節原料的消費和發明代用品，同時經濟部長薩赫特却努力推進德國製造品的輸出，他們沒有現款，所以就用機器和軍械去償付他們所購的原料，更在東南歐和中歐覓取有利的貿易機會。

四年計劃之所以產生是因爲德國自一九三三年後，進行大規模的整軍與建設程序，他那大量的原料輸入，逐漸增加，以致他無力償付，所以才想出這應付的計劃。

現在德國嚴重缺少的原料有很多種。想滿足那一些需要，主要的是依賴化學家。德國化學發達的程度之博大精深，在歐洲可首屈一指，它已經接受了完成四年計劃的動員令。德國的化學工廠有七千所，化學師一萬二千人，技術的和試驗所的助手約有二萬人。最大的化學工廠在佛蘭克府，叫做德國化學信託社。它所主管和參加的事業極多，最著的爲製造人工橡皮，汽油和紡織品，以代替國外的輸入。該廠直接的雇員有十五萬人，在已往情形較好的年頭，職員人數幾增至一倍。它擁有國際的市場，它也有國際的分廠。它的純化學的產品自炸藥以至阿斯匹靈藥片，無不齊全。

在四年計劃下，它從事於製糖，用hydrogenation的方法，自煤塊和亞炭 lignite 裏提煉汽油，又用 viscose, acetate and cupra-mmonium 的方法製造人造絲和棉毛的纖維。它製成一種像vistra和 wolstra 的質料，可以用來代替棉花和羊毛，以解決德國人民衣着的問題。它製成一種人工橡皮叫做buna。它並研究用木材作衣料的方法，該廠去年的紅利有五千六百萬馬克。

德國生產的代用品分兩種。一種是發展德國的天然富源，那是農業專家，地質學家和採礦工程師的職責。另一種就製造「代用品」 "Ersatz" proper，那是屬於化學家的工作。代用品最著的例如在電氣工業中用鋁來代銅，或是新的bakelite 式的物質代替金屬或橡皮。人工橡皮 synthetic rubber和人工纖維rayon yarn可算是眞正的代用品。

德國所用的這種代用品大部分也只是使用和其他工業國家多少相同的物品和方法。例如人工橡皮在他國只用於某種有限的專門用途，而德國却想拿它替代廉價的天生橡皮。至於其他的代用品，由他們自出心裁所研究而最可注意的一種，就是用木材製糖。德國著名的化學家裴爾吉斯教授 Friedrich Begius 最近曾經講過，只要現在德國研究家所研究的問題能圓滿解決，那末一個國家縱然不生產小麥和脂肪，人民仍然可以藉森林的產品去養活。他說，一畝森林所產的食品足可抵過一畝耕地所產的食糧

。德國化學家研究的結果，已經發明一種秘密的方法，可以用酸素將木材製成功食糖和酒精。用這新的方法，可以把木材的三分之二變成生糖，三分之一成為一種建築用的木板，叫做 lignin 。生的木製糖可以製成醱酵劑，酒精，甘油和結晶體的葡萄糖 crystallized glucose 。結果脂肪質和碳水化物 carbohydrates 便可以用作食品了。據說德國為了發明這種製造的方法投資一萬萬馬克。他們對於另一種原料，叫做羽扇豆 lupin 的，也寄着很大的期待。這植物含有豐富的消鹼鹽和蛋白質，但是因為它的味很苦，不能用了去飼養牲畜。倘使能把它的味變成口，那末就又可以多一種草料了。

無論男女老幼，德國人穿的是代用紡織品。德國製造的棉毛纖維極有進步，它的使用現有法律的規定。今年是第二「四年計劃」的第一年，預定今年的生產額約為九萬噸。在德國，純粹的羊毛和棉花的紡織品實際已經是沒有了。凡是註明毛織或棉織的布疋其中要攙雜百分之二十以下的人造纖維。

在歐戰時期，德國也曾經製造過人工橡皮。結果不甚圓滿，因為它怕寒冷的天氣。現在的試驗是從一九二六年開始，基本原料是煤和石灰。它所用的方法是 Polymerization of butadiene （屬於 isoprene 一類）。用了這種方法， butadiene 的分子可以黏結起來，成功一種有彈性的東西，像天然橡皮一般。這種人工橡皮比天然的更佳，因為它可以抵抗熱力，並且更為堅固耐用。在最初製造的時候，它的成本比較天然橡皮要高六倍。已在幾個月當中，因為物價猛漲的關係，所以它的價格只高三倍了。

德人用煤塊製汽油的方法是和他國一樣。它的成本比較由漢堡輸入的美國汽油約高五倍。因德政府鼓勵設立製油公司的結果，生產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以上，現在已將近能供給全國需要的一半。據估計今年的需要約為二百一十萬噸，國內的生產可達一百二十五萬五千噸。此外油井的開鑿也在進行之中，但是產量極微。不過這種生產已自一九三二年的二十三萬噸增加到一九三五年的四十三萬噸。德國希望在本年內把人造汽油的產量增加到他的需要額百分之七十五，到來年增加到百分之一百。

在金屬方面，政府對於使用本國生產的劣等礦苗，竭力的予以鼓勵。德國國內鐵的生產在一九三二年是一百三十四萬噸，去年已增加到五百萬噸，約等於消費總額的百分之二十五。銅的用途頗有拿鋁來替代的趨勢。國內鋅的生產在政府津貼下已劇增百分之百，去年的生產竟達到了十二萬四千噸，等於消費總額的百分之六十。預料它的生產額可以增加到每年二十一萬噸，使得德國不再需要外國鋅的輸入。鋁的生產，一部可由國內的鐵礬土Bauxit 鍊出，而主要的來源仍舊是外國。但是國產鋁的增加，很有長足的進步。

德國計劃對於各種原料的生產均予以鼓勵，而在消費上則隨處從事撙節。關於已用的油，他們還想設法去恢復。用過的金屬物像牙膏管之類，也在有系統的徵集。他們動員希忒拉青年團幫助挨家去徵集廢的金屬物，他們更加緊收集櫸實 Beechnut 去製造食油。德國人做事特別周到，在他們挨家徵集的物品表中，單是紡織一項，便有八百種的分類。

為了鼓勵紡織業，當局特意津貼養蠶的人，德國東境并有大規模種植桑樹的計劃。種麻事業也予以重大的鼓勵。為了促進畜養綿羊，對於羊毛的價格，也特別予以担保。

四年計劃現正嚴格的阻止生活程度增加，這是為了國社黨顧慮到引起人民的不滿。德國勞工的工資是很低的，每星期平均為二十四馬克，約合美金九元六角，而捐稅更非常之重。薪給優厚的技巧工人每星期的工資也不能過四十馬克，從這裏邊還要減去六七馬克直接的捐稅，所以他帶回家的不能過二十四馬克。工資是按照蕭條期內的規定，所以工人們衣食品的購買力較低於一九三二。德國工人的衣食用度既然高昂，而品質又很低劣，不過他們比較其他大工業國的工人們卻有較多的餘暇和低廉的娛樂機會，他的位置也較有保障。

德國製造各種代用品，需要的資本極大。政府對於製造人工汽油已經花費了好幾百萬馬克，它還須繼續投資，這種資本是由各工業按比例攤出的，所以法律對於它們的盈利特予以限制。德國最近整理公債後，又可進行短期的借款，而國家的收入也在繼續增加着。

（歷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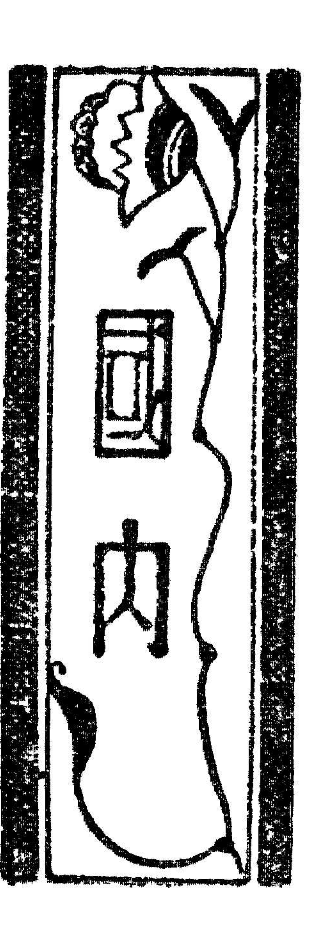


一週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六年六月二日起至二十六年六月八日止

三省整軍會議，業經開幕；事實上該會僅爲一種形式，所有整理方案，蓋早經在京決定也。川康整軍方案，亦經大體決定，劉湘代表劉航琛赴廬請示，結果完滿，劉湘於最近期內或東下一行。將來主持軍政之整理人選，中央已決定何應欽張羣二氏，何張不久即將入川。國大代表選舉，爲期已近；籌備極爲順利；冀察平津一帶之國選，經蔣作賓北上視察後，亦已開始籌備矣。

日本近衛內閣，已順利組成，陣容雖湊合各方之中堅；仍不免平弱。恐不能如預期之有所施展。西德糾紛形勢和緩，當不致發生嚴重問題。英帝國會議，大體已竣事，太平洋區不侵犯公約案，尚未提出討論。



國大選舉積極籌備

國大代表選舉，一個半月後即須舉行，故選舉事務所，工作十分緊張；並正督促各省市積極準備，務期如期辦竣。惟選舉程序第一項規定各選政機關應於五月底以前呈報之各項表冊，尚有一小部分迄未送到。冀察平津方面有着手準備之訊，但究已進行至若何程度，則尚未有詳報。至選舉程序第三項規定七月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二日選舉，乃必須儘此三日內舉行之意，非謂區域職業特種各項選舉應分別日期先後辦理，亦非必須待至此三日內始准舉行。各省市如能於期前辦竣，毋寧爲當事務所所企望也。又選舉法第五十七條（文爲「第四章所列各特種選舉，如無法舉行時，其代表得由國民政府指定之，」）之規定，係恐各特種選舉事實上無法舉行而設。政府現仍督促各關係方面竭力籌備，遵照選舉法第四章（爲東四省，蒙藏，在外僑民，軍隊之選舉）各條之規定，依限進行，故於指定特種代表一層，尚未考慮；至選舉法第二十五，第三十，第三十三，第三十六各條所規定指定候選人，（即第四章四種選舉之候選人）政府必於適當時期行之，并將早日公布，俾選舉人周知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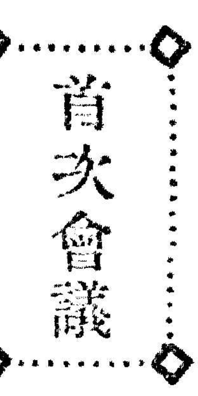
蔣汪將邀專家會談

大公報南京四日電：本報記者謁蔣院長於牯嶺，頃已歸京，茲紀謁見印象如下：記者爲蔣院長銷假視事後報界最初謁見之人，見其精神復原，謹致賀意。蔣先生自謂體氣如常，惟因新愈，起居一切尚加謹慎。遂談及國事，謂國內軍事已結束，本人健康已恢復，此正集思廣益邁進建設之時；國家前途，惟賴自強，正如人身。能自強，則百病俱息。記者聆言，感其對庶政之建設與

常與會，求治如渴，情溢言表，而尤注重經濟與教育。關于經濟，以爲國民經濟之建設爲一切根本，而要在集中人材與有整個計劃，並調整機構，增進效率。關於教育，其意似在乘此平和建設之始，宜對教育方針政策及一切設施，再作一根本之探討。綜合記者所得之印象，深感蔣院長情緒緊張，決以全副精神，領導建設。現在注意之集中點，爲求人才，求方案，求辦法。望全國後援政府，以求實效，而尤渴望全國專門家智識界與政府合作。蔣先生牯嶺私邸，爲一中等建築，院落尙大，樹木不少；時方初夏，牯嶺全爲濃綠所蔽，記者自蔣先生書齋望四周景色，頗感怡爽，惟察蔣先生似全不注意於此。其沙發，其小几上，雜置文電，於談話中，不時取小冊或紙片以鉛筆有所紀錄，顯露其腦海中一刻不忘國務。邸中有錢主任大鈞常駐辦公，尤爲忙碌。牯嶺此時避暑客尙少，市中寂靜，但蔣院長顯不能得山居之樂耳。據記者所聞，蔣院長與汪主席將於暑期招請全國大學教授來山暢談，各界中堅人士若干亦將被邀，今年暑期，在蔣汪領導之下，全國將爲一種智識的或精神的建設動員。其具體辦法，中樞行將有所發表。記者今晨在下山途中，默禱全國精神的團結，自今夏更開一新紀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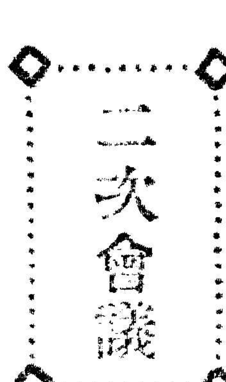
三省整軍會議閉幕

豫皖蘇三省整軍會議，於一日在汴開幕。當日舉行第一次會；二日舉行第二次會，當即閉幕。關於整軍細目，均已有完密商定。此次出席會議者，計有主任委員劉峙，委員于學忠，王樹常，商震，何柱國，孫連仲，龐炳勛，繆澂流，吳克仁，董英斌，米春霖，檀自新，曾萬鍾，列席者計有劉茂恩代表王家瑞，劉多荃代表高鵬雲，沈克代表王滌塵，軍事委員會政訓處秘書長楊麟，軍整會秘書長劉德芳等。



首次會議

首次會，由劉峙主席，並致開會詞後，秘書長劉德芳報告軍整會成立之經過，繼由劉多荃代表高鵬雲報告該軍狀況，于學忠報告前西北總部直屬部隊暨五十一軍狀況，繆澂流，吳克仁報告各該軍狀況，各委員報告畢，劉宣佈分期整理豫皖蘇駐軍方案，即開始討論提案：（一）劉主任委員交議：據秘書處簽呈，各該軍整編實施程序案，決議（略）。（二）（略）。（三）劉主任委員提，據秘書處簽呈各部隊於軍中設置平民教育等社會事業，宜先呈報查核案。決議照辦。（四）劉主任委員交議：據秘書處簽呈，軍整委員會於整編期內，爲明瞭各軍整編實施情形起見，擬派員前往各軍視察案。決議，除第五十一軍已由軍事委員會派員視察外，其餘各軍，由豫皖綏靖公署派遣。（五）（略）。（六）劉主任委員交議：据秘書處簽呈，各軍整理時，對於官兵眷屬如何安置案。決議：（子）現在西安之原東北軍剿匪陣亡官兵眷屬，由江蘇綏靖公署將原冊咨送豫皖綏靖公署，呈請中央，繼續設法救濟，其習藝所毋庸設立。（丑）官兵儲蓄，俟改編後，遵照中央規定，繼續辦理。（七）劉主任委員交議，據秘書處簽呈，各軍於整編時，應兼顧駐地附近匪患，以維地方治安案，決議照辦。



二次會議

第二次會議，仍由主委劉峙主席，開會如儀，報告事項。（一）秘書長劉德芳宣讀第一次會議紀錄。（二）劉主委報告：根據第一次會議決議案，電請何部長轉商財部，飭令西安中央銀行，速將前西北剿匪總部存放之醫藥服裝等款，迅即發還于主席孝侯（學忠）領取，以清積欠。（三）劉主委報告：根據第一次會議決議案，已電何部長請提前發給受整編各軍五六兩月份經費。（四）奉軍委會電令，指令撥歸四十九與五十三軍之部隊。（五）于委員報告：前西北剿匪總部人員安置情形。討論事項：（一）委員于學忠，王樹常，何柱國，米春霖，劉多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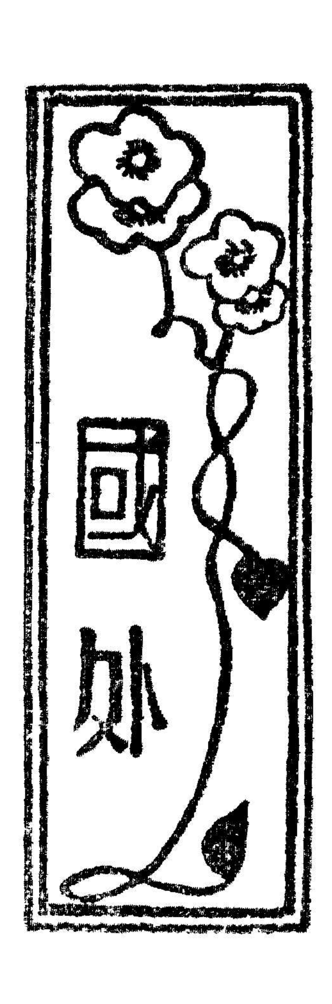
，經激流，吳克仁，董英斌，等提：西安銀行扣留各款，請飭發還，以資清理三月以前經臨各費案。議決，已見本日報告事項之二，餘略。（二）于委員等提：在整編實施前，請將五六兩月經費，提前發放案，決議，已見本日報告事項。（三）于委員等提，各部隊整編後之餘官佐，請留隊原級薪服務，其資遣官兵給餉三個月，並請遇機受訓，仍歸所編部隊補用案，當與一次會議官兵安置合併討論。決議，建議請中央照辦。（四）于委員等提：各軍師裝備馬匹缺額，請留用整編後截曠自行補充案。決議照辦。（五）于委員等提，東北陣亡官兵遺族恤金請確實發給以恤孤寡案，決議照辦。（六）于委員等提，東北散在各地之失業官佐，請由大會電請中央擇優收容案，決議照辦。（七）于委員等提兵額補充案，決議，原則通過，電請軍政部核辦。（八）于委員等提，變通編制案，決議，通過。（九）于委員學忠提，按照舊時東北軍原有經費，分配于整編後之各軍，不足三萬餘元，請大會電請中央按月補發案，決議，併入第八案通過。（十）于委員學忠提，請以整編後馬乾截曠暫行維持編餘服務案，決議，通過。以上各案，各委員發表意見，討論至爲精密，故延至六時半始畢，旋卽舉行閉幕式。

劉峙演說

軍整會開會時，劉峙致詞如次，

本會自四月二十五日奉到軍委會訓令後，卽已成立，第一次會議日期，原定五月十二日，適本席因奉令赴京，乃延至今天開會。中央設立本會的宗旨，是要將豫皖蘇駐軍整理完善，而以本會負諮詢建議之責，因爲本會各位委員，都是豫皖蘇駐軍或是與駐軍有關係的高級長官，不但學識經驗卓越，有很好的意見貢獻中央，而且對于各軍的情形熟悉，所提出的意見，自然切合實際，易于實行，決無扞格行不通的毛病，這是中央上下兼顧，開誠佈公，集思廣益的一種周到辦法；也是我們最高統帥，顧慮到在整理上或有困難之點。所以先令我們貢獻意見，然後採納施行，自然實施順利。我們在此，應該肅立對我們的最高統帥領袖表示感謝和崇敬的誠意。（全體起立）說起整理軍隊，有些不明白的人，抱著狹隘的觀念，以爲這是對某部有不利的行動，不免懷疑。又本席一提及整理兩字，就覺得有無限感慨，我們只看世界上各強國，爲求遂行其政策，近年來，沒有不拚命擴充軍備，他們國家的軍隊，早經立下了現代化的基礎，已經有了很大的力量，還以爲未足，其精益求精，突飛猛進的雄心，眞所謂不戰而屈人了。反觀我國的軍隊，據最近統計，有二百餘萬，在數量上說，實爲驚人，但自革命興師，以迄今日，因爲外患的煎迫，匪盜的跳梁，我們雖擁有這麼多的軍隊，或則抗敵或則剿匪，都沒有集結整理訓練的機會，物質方面，更是貧乏。甚或因歷史的種種關係，尙保有從前各自的集團，獨特系統的形勢，因而編制，人事，經理，教育等等，都不齊一；思想，意志，也就不能統一；在一個統一國家以內，而猶有此參差紛歧的現象，我們的國防力量，就可想而知了。國際侵略的狂流，將何以抵禦，我輩軍人，亦將置身何地。我們爲求民族生存計，只有乘此時機，整理我們的軍隊，求質量上改進，以充實我們的國防力量。我們整理軍隊的目的，旣然是在質量上求改進，以充實我們國防的力量，凡在質量上足以妨礙其改進者，爲編制餉章之不劃一，人事經理之各自主持，敎育訓練之各行其是，思想之龐雜，意見之紛歧等，不但不能充實國防力量，反易釀成分崩離析局

面的危險。噴觀我國，如南北朝之分立，唐代之藩鎮，五代之爭奪，以迄近代民國之擾攘，這都是往轍，很可痛心的事，現在我們革命軍人，公忠體國，當然不致發生這些事實；但是國軍之建立，自有正常軌道，什麼是正常軌道呢？就是軍政軍令要健全統一，凡是人事經理，衛生，教育等等，都要統一于中央。遵照中央的法規，確切辦理，絕對服從最高統帥之意志為意志，要這樣，才能有一致團結的精神，才能按時代的進步，隨時統籌改進，先做到國軍化，再達到現代化，有了現代化的軍隊，任何奇辱的國恥，都可以湔雪，任何嚴重的國難，都可以解除。這在日本的維新，德意志義大利的統一，都是我們很好的模樣。現在國恥益深了！國難益亟了！怎樣的湔雪國恥，怎樣解除國難，這種重大責任，都壓在我們的雙肩上，不容謙讓，不容推諉。全國同胞，屬望于我們的，也就在我們軍人能否負荷艱鉅，完成使命。我想前途雖遠，若能把整個的軍隊先後國軍化，現代化做去，必有達到目的之一日。



日本近衛內閣成立

中央社東京四日電：近衛內閣，今日午後三時三十分在日皇御前舉行親任式，內閣閣僚，旋即集合首相官邸舉行首次閣議。傳新閣僚間對銓衡企劃廳總裁問題之意見，已發生歧異之點；緣軍部極力主張以內相馬場鍈一兼任，而藏相賀屋興宣及商相吉野信次，則以此舉將加深財政及工商兩界對新閣之疑懼為理由，表示反對；陸軍因鑒於企劃廳之具有推進力性質，不欲以藏相賀屋或將與所謂維持現狀派妥協也。（按已決由廣田兼任）朝日新聞謂新閣組織之經過，令人深感近衛曾受或種勢力之指導及阻撓，而馬場鍈一之以副首相資格入閣，尤其令人所懷之許多期待為之消釋。該報並認為新閣不應與人以印象，以為新閣形式上為近衛之內閣，而實質上則為馬場內閣云。



日新首相近衛文麿

近衛對組閣之抱負

同盟社東京四日電：新首相近衛，於初次閣議散會後，將新閣之政綱政策，以談話形式發表聲明如左：「政綱政策之具體情形，尚未便奉告；茲以簡單意義，談其大略可也。余奉命組閣之日，亦曾言明，倘國內繼續對立，彼此相尅，則外侮之來，至為可慮。故擬竭力以圖緩和其摩擦，凡屬利害關係，與黨派因緣之對立，應鑑及目下之非常時局，各人竭力自制，以減少其爭端。至於誤認時代之對立，在某種程度，雖出於萬不得已，但認真研討內外情勢，彼此離開自我之立場，而商議辦法，則其極端對立，當可消滅於無形。惟僅謂言歸於好，亦屬無理之

要求，故應在指導原理下，以消滅其對立形勢。是以採取此項方針，余認為乃內閣之使命。上項具體辦法，在閣議席上當有各種意見提出。總之，余意以為對外不能僅以維持現狀為是，須根據國際正義，確立真正之和平；至於對內當根據社會正義，盡量努力，以實現施設。今日內外應即改革之事項，堆積如山，若一一由內閣悉數為之收拾，亦恐難辦到。余今日在首次閣議席上，亦向閣員述及，內閣應同心協力，捨小異而就大同，竭全力以圖進展，全體國民，均須攜手以言革新力，圖增進國運。至於具體情形，日後即當發表；今日所希望者，願與全體國民握手，並望全體國民予以援助為幸」云云。

廣田不再談三原則

東京五日電：都新聞今晨刊載日新外相廣田對該報記者之單獨談話。據謂，新外相表示彼對外交之理想，仍為「萬邦協和」。又因相信日本之國際關係，現正逐漸改善。廣田對於中日之關係，認為以前對華三原則，乃對當時中日關係之抽象辭令；苟於今日仍如舊採用，則不適當。因中日關係，已經由抽象之原則，從企圖實現提攜之時代，進至實際問題應加以解決之階段矣。惟此實際問題之解決，須絕對排除第三國之干涉，而應由兩國單獨處理。關於日俄關係，廣田謂報紙一度所傳之戰爭危機，現已泰半消除，解決懸案之前途，不久即現曙光。日俄將來之關係，仍有希望，邊界問題之立即解決，既極困難，現所需要者，為求逐漸解決各項易於解決之異點也。關於日英關係，新外相對最近日英談話之詳細內容，表示不知；但深信日英關係之改善，大可藉助促進世界之和平云。此間各報預料外相廣田將于最近之將來，向全閣閣僚對下列一點見求諒解，即外交應置在政爭範圍之外；此即謂無論國內敵對如何尖銳，日本之未來外交政策，應以政府軍部財界與政黨各方面共同協調為基礎云。又七日電：廣田今日午後二時分別接見各外國使節，此為廣田出掌外交後第一次接見各國外交代表。廣田於延見我國駐日代辦楊雲竹時，首對我外長王寵惠之賀電表示謝忱，並追述一年半前與王外長會見情形。謂本人對與王外長之會見，頗覺愉快，此種感想，至今猶未變更云。廣田又告楊代辦，謂渠於上次執掌外交時，即抱有改善中日關係之決心，惟惜乎於未能完成此種願望前即行卸職，但渠目前仍抱有此決心。廣田嗣復鄭重聲言，中日問題，務必予以解決，不獨一切懸案，即時時發生之問題，亦應予以解決；惟兩國關係，應由於廣泛之見地，予以改善云。廣田最後對蔣委員長及張羣二氏已在處置中日局勢之努力，深表欽佩，並稱日政府將竭盡全力，以使中國瞭解日本云。


廣田弘毅

賀屋發表經濟政策

同盟社東京四日電：新藏相賀屋于初次閣議散會後，關于新閣經濟政策之根本方針，所談如左：「在現今情勢之下，關於國防與國民生活，必須施設之事項甚夥，自應積極進行。但其實行之手段，倘未完備，當不能驀進，故須儘量培養國力，以謀達到目的。同時若超出培養之經濟力，反使經濟界陷於混亂，經濟力之本身為之減退，結果即與擴張國防力，安定國民生活，均相背馳。故對於此點，應加以考慮，由此以觀，則今後確立國際收支適合方策，以及關於擴充製產力之具


賀屋興宣

體方策；物資需給之適合方策等等，均爲急宜實行之事項。至於物價問題之解決策，根本上均包含上述三項，此事政府固須努力，但應由全體國民同心協助，方獲效果，至擴充生產力，當以樹立日「滿」一體之產業計劃爲緊要。總之，余以爲財政政策之根本，今後應依計劃辦理，並有待於國民之自覺，以便實行自主，絕對不得強迫行使經濟統制，當根據國民公意辦理，此卽余所抱之信念也」云云。又七日電：藏相賀屋爲對付特別議會之開會，及明年度預算編成起見，準備自本星期起，擬樹當面的財政經濟政策。藏相於就任聲明中，曾謂鑑於目下時局嚴重，擬積極圖生產力之擴充，物資需給之調整，國際收支之均衡等事之具體化，藉達樹立基於自主的統制之計劃經濟，及以日「滿」兩國爲一體之綜合的產業計劃之目標。目前則將着手檢討之主要財政經濟問題有以下數端。

明年度預算之編成方針　將於最近之閣議決定之明年度預算編成方針，將注力於物資需給之測定，努力於節省不急及不必要物品之消費，並海外支付之減少，關於產業計畫並國防計畫，則集中全力樹立一定年度之計畫。

稅制之整理　擬於最近期內設置官民合辦之稅制調查委員會，進行研究將自明年度起實施之稅制根本的整理刷新方案。至於增稅之程度，則擬止於使臨時租稅之增徵法恆久化之程度。

物價對策　繼續召開臨時物價對策委員會，努力於物價昂騰之抑制，並儘速講求具體方策，調整物資之需給關係。

匯兌管理之強化　匯兌許可制將于月底滿期，但現已決定下半年仍繼續實施，並強化匯兌之管理，抑制不急要物品之輸入。

公債及利息政策　避免採取人爲的手段，維持公債之市價，及緩和利息之下跌傾向，視其自然的推移如何，再定根本對策，但爲推銷公債起見，決增加大藏省存款部及簡易保險等之公債保有量。關於利息之下落傾向，亦擬一方發動存款部之資金，同時警戒金融業之不急不必要事業之投資，促其援助國家的事業。對於一般國民，則勸其節省消費，勵行儲蓄。

新黨運動日見活躍

同盟社東京七日電：新黨運動漸形濃厚化，政友會早已表示其微妙之動態，黨內之所謂革新派，認爲近衛內閣成立，乃實現新黨之好機會。七日在赤坂召集同志多人，商議建設新黨之初步辦法，而政民兩黨對新閣，決以善意援助，且新閣實行政策，並未覺有任何障碍，實無組織新黨之必要，迄今尙保持平靜態度。政友內部對於以鐵相中島及前田米藏爲盟主之革新派，僉以該派與昭和會舊派相策應，倘此項運動將入具體時期，政友會內主流之一部，對於近衛之組閣態度，亦有認爲不甚滿足者。是以新黨萬一迅速組成，則黨內之分裂，當爲勢所必至，屆時政府將若何處理，至堪注目者也。又四日電：觀於近衛新內閣此次之組閣工作，預料新內閣之政策政綱，大體將循革新之途推進，尤如馬場氏之就任內相，表明新閣已有改革議會制度之決意，卽關於貴族院之改革。昔近衛公已力言其必要，憶曩日廣田內閣成立之時，貴族院之一角，與政府相呼應。謀計劃之實現，且已設立議會制度調查會，着手研究改正案，故由近衛內閣視之，貴族院之改革，已宛如對國民實行公約。內相馬場，深曉貴族院情形，且精通法制，故殆爲

此公約履行之執行人。彼之入閣爲內相，其使命即在此，一方以選舉法之改正爲中心之衆議院改革問題，已成爲天下之公論。徵諸由林內閣至近衛內閣之政權移轉經過，亦可知其遲早必表面化，但因改革之意見，尚未能一致，政黨方面，亦有其獨自之改革主張，故該問題，恐將成爲今後之重要政治問題。

英帝國會議成尾聲

英帝國會議雖定本月十五日閉幕，而實際迄八日止，各種重要問題，早經商議，會議已成尾聲，大會於二日曾討論澳洲聯邦總理萊恩期所提出太平洋各國訂立互不侵犯公約之建議，但討論結果，未能有所決定。萊恩斯曾在是日會議中發表演說，略謂「澳洲聯邦所盼望最切者，乃係成立太平洋區域協定；此項協定，不應以雙方協商爲基礎，而當以國聯各項原則爲其根據。凡屬太平洋沿岸各國，均應相互保障，各不相犯，藉使太平洋局勢得趨於緩和。抑日本與美國，非國聯會員國，今若能藉太平洋區域協定，使日美兩國與其他各國合作，則整個國際局勢，必可大見改善」云。其他各自治領代表，則對于萊恩斯此項計劃，能否獲得成就，均表示懷疑。謂日本迭經拒絕參加去年英法美三國所簽訂之倫敦海軍條約，其他各國之利益或與日本相衝突者，謀與日本訂立範圍廣泛之約束，以規定日本與各該國之關係，亦均被拒絕，然則欲求日本參加太平洋區域協定，又安可得乎？此外，關于英美兩國商業關係，是日會議中並未續加討論，但此一問題，仍爲出席各代表團之所關切。查英國與加拿大，原訂有商約，規定加拿大所產之玉蜀黍，銅，鉛等，輸入英國均得享有優惠進口稅率。此項規定，足使英美兩國訂結商約之談判，受其阻礙。蓋英美兩國如訂結貿易協定，則英國對加拿大貨物之進口限額，勢必加以修正，而有利於美國同類貨物之競爭也。其他各自治領，尤其是紐西蘭，亦要求英國有所讓步，使其所產牛乳製品輸入英國者，得享受優惠待遇。又澳洲與紐西蘭，均主張帝國會議，應就英美兩國他日訂結商約後，所可引起之反響，作一般之討論。澳洲代表並聲明，因澳洲國會總選舉在即，故不能接受任何新約束云。又帝國會議所屬太平洋航運委員會，討論帝國航業津貼辦法，亦未能有所決定，英國對於由政府津貼航業，以與他國航業競爭之舉，不加贊成。反之，各自治領則主張採取急進措置，以發展帝國航業，如創辦大規模之帝國商船公司，即其一例也。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六年六月二日起
至二十六年六月八日止

六月二日 星期三

〈三省整軍會議閉幕

〈王樹常就豫鄂皖綏靖副主任職

〈蔣作賓抵汴

六月三日 星期四

〈白倫堡抵羅馬

〈劉湘電請救濟川金融

〈溫溪紙公司推定負責人

〈義相會見白倫堡

〈英遜王結婚

六月四日 星期五

〈解決汕案原則商定

〈楊虎城抵廬山謁蔣

〈張北化德交通阻斷

〈川康整軍方案決定

〈日近衛內閣成立

六月五日 星期六

〈汪主席抵杭

〈刺楊案宣判劉蘆隱徒刑十年

〈日閣決定外交方針

六月六日 星期日

〈何柱國赴陝就新職

〈孔祥熙抵比利時

〈綏垣舉行防空演習

六月七日 星期一

〈汪主席返京

〈蔣作賓視察華北返京

〈楊虎城回滬

〈平津冀察籌備國選

〈湘黔鐵路開工

〈廣田接見各國使節

〈牛賴頓抵南斯拉夫

六月八日 星期二

〈行政院決設全國糖業監理會

〈日高訪王外長

〈孔祥熙謁比王

〈西海面監察問題四國成立妥協

論評選輯

四川的整軍問題

開封所開之豫皖蘇三省整軍會議業於二日閉幕，調整編制，即將着手，預計六七兩月間可期竣事，此實中國軍隊進步之表現。繼此策進者將為四川軍隊之整理，近已由何部長擬定詳細方案，與川綏靖主任劉湘氏洽商辦理，據傳劉氏表示絕對贊行，川軍各部亦復先後電部，矢志服從。大致川軍整委會不久當可希望成立，此事性質視豫皖蘇駐軍之整編，尤為重要，為四川並為大局，竊甚望中央地方關係各方面猛下決心迅赴事功也。

按四川自入民國，實際上久在半獨立狀態，中央力量，從未深入。川軍派別紛歧，其為害地方剝削人民則一。每有內戰，亦不過互對敵部，買收勾煽，勝者不為已甚，敗者仍得安全，以是雖經大小四百餘戰，迄未嘗有澈底解決，祗見此起彼仆，輪番當權，愈打而軍隊愈多，終於竭全省民膏民脂以養兵，猶苦不能供應，坐是牽掣，一切庶政，概皆無從說起。上年蔣委員長入川，中央德威，淪浹西蜀，其最受人民崇拜之理由，惟在聲威所播，各軍懾服，使數十年呻吟苦楚於軍閥鐵蹄下之民衆，覺異夫無法無天之驕子，居然尚知有所畏憚。彼時一般紳民，渴望中樞當軸，果決主持整理川軍，廓清痼疾，解除苦痛，直如大旱之望雲霓，不幸內外多事，環境拘牽，普遍的調整軍隊之舉，始終未能認真督進，最大成績，祗為削弱益強，徒增內在的不平因素而已。民衆失望，不問可知。半年以來，大局安謐，適川省又有空前大災，軍費政費，根本發生問題，地方負責當局，已知不敢自棼，對過剩軍隊，須謀辦法，中央乃得乘機順應，促進整軍工作。吾人認此次之事，在中央方面為解放川民，完成宿願，於情於法，實無可辭，在地方當局為消滅危機，自救救鄉，於理於勢，不令徘徊，今日惟望內外一心，排除萬難，尅日組織整軍會，最好由軍政部何部長躬往渝蓉主持其事，依照東北軍整編成案，將川軍各部調整編制，所有軍政軍令健全統一，舉凡人事，經理，衛生，教育，訓練等等，一概恪遵中央法規，確切辦理，先將各軍做到「國軍化」，然後進而使其「現代化」，庶可改進川軍之素質，一洗舊日「苦力團」，「私人工具」之非難與譏嘲。如此，在長官為善保功名，在官兵為提高地位，為國家，為地方，為個人，為部下，可謂面面顧到，方方成功，以劉湘氏之穩健縝密，此中利害得失，度必籌之熟並能行之果也。

吾人於此，更有願為中央地方告者，自法幣政策施行以來，中央對地方統治力量，益加強化，是以川省軍政各事，不必過慮其不就範圍，而地方當局亦應認清在川省經濟財政現況之下，舍完全聽命中樞請求政府後援主持之外，無路可走，此為上下內外須確切認識之一要點，因此祗須地方服從中央，則政府即應以地方之苦痛為自身之苦痛，盡其所能，儘量協濟，務令內外打成一片，疆吏閫帥，不復觖望。即以四川整軍言之，將來軍隊之縮編安頓，恐皆非中央力為援助，不易順利實施，而軍隊整理之後，軍費負担減輕，財政易入正軌，地方當局自應努力求其實現。又如最近因旱災之故，地方政費幾盡無著，而金融奇緊，市面恐慌，更非呼籲中樞，切實救濟，不能安定地方。凡此種種，切望中央主管各機關眷念民瘼，萬勿漠視，則不特整軍不成問題，任何中央與地方之磨擦糾紛，爾後皆可掃蕩一空也。

要之，川軍整編，在今日已成爲必然性，問題祗在如何策進，而策進之道，不外誠信兩字。吾人觀於東北軍整理之順利，敢預祝川軍之調整編制，在短期間內可有成功消息供吾人紀敘。

日本近衛內閣之前途

（錄六月五日津滬大公報）

日本近衛內閣昨已大體組成，比較上兩次廣田及林內閣成立時之難易，誠不可同日而語，於此足證近衛公爵人望之高，殆爲近數年來所僅見，然而正惟如此，其前途乃彌可注意，願申言之：

第一：近衛出自名門，夙承西園寺公寵愛，有傳其衣缽之資格，故多年來雖負國內重望，而首揆之選，從未被推，蓋西園寺意在老其才望，留以有待也。二•二六事變後，固當一度被荐，經其遜辭，始以廣田承乏，說者謂彼時西園寺本意原在廣田，恐有反對，乃先以近衛應敕，用爲廣田地耳。凡熟悉日本政情者，多認近衛登台之時機未熟，不至遽當大政，乃林閣辭職，組閣大命，竟再降於近衛之身，緣其曾經一度辭謝，此時不容再拒，因而一般人對於西園寺此番推荐，頗多揣測。或謂元老重臣方面，鑑於過去齋藤，岡田，廣田，林，四任內閣，每況愈下，徒增政局之不安，以爲非毅然決然以全國屬望之嶄新的有力人物，出秉國鈞，無以打破現狀，或又以爲經過四次中間內閣，政界空氣，漸見澄清，此養望待機之少壯政治家，已屆可以脫穎而出之候，西園寺明於見機，故特荐以重寄。由前之說則近衛之出爲不得已，由後之說則其出也殆將大有可爲。兩說孰是，姑不必論。要之，近衛乃西園寺藥籠中最後之一珍品，亦即日本新舊過渡期間可以八面周旋之唯一人選，其成其敗，皆於日本未來政治，大有關係，故自某一意義言之，此最後法寶如果失靈，則今後多事的日本政局將益不易收拾，然則近衛登台，殆一險着歟？

第二：日本政局，至極複雜。近衛公個性即甚不簡單。平日交游之廣，結托之衆，思想之兼容並包，直有左右逢源之勢，其長處在此，然短處亦正在是。當其身居清要，猶可取模稜態度，一旦躬執大權，自必須融和一切矛盾衝突，而歸於折衷至當。此際所需於政治的天才與技術者實鉅，究竟氏於繁縟艱難之局，能否六轡在握，制馭裕如，目前任何人似尚不能不認係「未知數」，而其內閣前途，當然應在不容預斷之列。抑新閣組織成分純爲軍部，官僚，政黨合作之局，各個分子，皆有複雜的內容。即以政黨言之，永井之於民政黨，中島之於政友會，皆爲新黨運動之首腦，該項運動，發軔甚早，去冬今春，進行益形積極，向有擁戴近衛之醞釀。此次以永井中島入閣，則爾後新黨運動自必愈見具體化，而對於既成政黨之磨擦，如何應付，對於新與政黨之運用，如何主持，胥爲新閣領袖之課題，肆應攸宜，則可以開拓日本政治之新生命，如不得當，則適以重政局之紛擾，此尤吾人所願以極大的興趣，注視其推移者也。

第三：此次內閣有一值得重視者之現象，爲結城豐太郎一派，謝絕加入，而廣田內閣之大藏大臣馬場鍈一乃以內務大臣任副揆之役，使人對新閣之財政經濟政策將特加注意。按日本經濟界近年純是跛形發展，如軍需工業雖有變態的生產激增，而國民的大衆之消費資料，則生產力綦爲不振，尤以農業生產之停頓爲甚，其一般輸出商品復苦於原價高，成品賤，而入超之鉅，近尤駭人，至於公債的消化力，久成問題，又無待論，循此以往，所謂準戰時經濟體系，殆終有不能維持之一日，近衛內閣於此如何善處，則爲吾人十分關懷之事實也。

總之，日本政治從種種角度觀察皆有非變不可之形勢，近衛內閣前途之成敗利鈍，決非一二政治家之得失問題。以中國與日本關係之密切，國人對於日本今後政局之推移與演化幸勿漠視也。

（錄六月四日津滬大公報）

我國之高等教育問題

張純明

在量數上我國高等教育近幾年來已有長足的進展。在民國十七年全國專科以上的學校，共有七十四所，在校學生二萬五千餘人，經費合計一千七百五十餘萬元。到二十五年，對教育部的統計，全國專科以上的學校數目爲一百零九所，其中稱大學者四十一校，稱獨立學院者三十七校，稱專科學校者三十一校。自其設立之性質而區別之，計國立者二十四校，公立者二校，省市立者二十九校，私立者二十校。其中尤以大學及獨立學院的增進爲最速。而私立之大學及獨立學院在十七年僅二十一所，到二十五年則爲四十三所，增加一倍有奇。以在校學生人數論（二十五年度無數字可稽，茲以二十二年度統計爲準）共計四萬二千九百餘人，平均每萬人口中有在校專科以上學生一人，與世界各先進國家比之，固相差甚鉅，然在以農立國的中華，亦云盛矣！在經濟方面看來，到二十二年度已增至三千三百五十七萬餘元，與十七年比之，增一倍強。近四年來雖無數字可稽，然又有相當的增加，當無疑問。

在質上雖不能用數字統計，然據各方面的觀察，確實也有很大的進步。無論是在設備上或教學及研究上，現在的大學（姑不論專科學校）比前幾年的大學進步多了。國立的清華，北大，中央，武漢等，私立的南開，燕京等，都有很好的成績。從前掛大學招牌而專依學費做買賣的「野雞大學」，經過教育部近幾年的整頓和取締，也有很顯然的改善。這都是使我們對高等教育的前途抱樂觀的現象。

現時有不少的學者或社會人士對於我國的教育現狀深致不滿。當然，高等教育也不能例外。有些人說我們的大學教育太偏於文法等科而不注意於農工醫理等「實」科。其結果造成一大堆的高等消費者，於國計民生都無所補。以作者個人意見，這也是似是而非的議論，其實在政治混亂，經濟衰落的中國，無論那一種人才都是很需要。所怕的不是文法學生太多，而是文法科粗造濫製，其出品不但不能命之爲人才，而且是無知無識的時代落伍者。如果我們的文法科能像英國牛 津康橋兩大學，替國家造出優秀的高級公務員，那麽，我們文法科的學生就是再多些，也是於國家有利益。我們的問題是不患多而患不精。不精，不但文法科是問題，就是「實科」也何當不是問題呢？學農而不識五穀的學生，學工而不能執行工程職務的學生，學醫而僅知用碘酒，亞斯比林而治病的學生，比比皆是也。當然，這是個很複雜的問題，與國家政治，社會，經濟制度，都有關係，然負教育的責任者，亦不能自辭其咎。

大學與中學有相互的關聯。倘是中等教育不充實，大學當然要受很大的影響。現時全國的中學畢業生程度之差，凡是讀過大學入學考試卷的，大概都知道。所以有許多進大學的學生根本就沒有進大學的準備。入大學後還費許多的力量給他們設許多根本在大學課程中沒有地位的科目。我希望我們的教育當局對中等教育要特別的注意，同時大學的錄取也要特別的嚴格。若能造出十個好學生比造出一千個壞的強的多了。

「大學是文化的結晶，也是促進文化最要的利器」（用蔣廷黻先生的話）。各國的大學有各國的特點，各國的精神。英國的哈爾登爵士（Lord Holdone）說「在大學裏邊一個民族的靈魂可以照映出來。」大學的使命是何等重大！大學代表時代的精神，隨時代的需要而轉移的。一百年前的柏林，巴黎，牛津，哈佛諸大學，當然與現時柏林，巴黎，牛津，哈佛不同了。但是大學也不能完全趨時。大學不能像氣候表一樣，隨風雨陰晴温度而立時起變化的。所以大學不但是要顧及當代的需要，而且要瞻前顧後。如果中國古代文化有研研或保存的價值，那也是大學的職務去研究和保存。如果有些學問在目前或沒有甚麽需要，但是在將來是有用的，也是大學的職務去探討。大學應該是遠視的，不是近視的，大學的使命是推動現代文化，保存舊有文化，創造未來的新文化。因此，我以爲現時一般批評大學教育爲不切實際，是似是而實非的言論。我們不能，而且不可，囿於目前而忽略了過去與將來。對於過去沒有認識，現在的文化也無從建築起來，對於將來不加探討，現時的文化也永遠不能進步。大學西文原字University，本涵有普遍，廣通意思，其目的在集合學生於一個精神的社會中，求眞，求知，並解決一切的問題。

執此尺度以量我們的大學，我們就可以看出來我們的大學能眞能稱爲大學而無愧色者，實在是有限的很。推其原因，約有下列諸端：

（一）教授人才的缺乏。我國大學教育大部分操於西洋留學生之手。在外國初畢業的學生一入國門，就可以躍而爲教授。除少數特別有訓練的以外，其餘至多在大學裏可以作個助教。對於本國的社會是沒有認識的，所以不得不拿外國

的教材來塞責。自然科學猶可說得過去，如果是社會科學，豈不是大笑話麼？無怪我們的學生提起美國的經濟制度政治組織與社會機構則應對如流，若一問關於中國的事實，則茫然不知所云了。「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教授旣不稱職，難怪學生之不才了。

（二）師生間距離太遠。我國現時的大學制度幾乎完全是由美國搬過來的。美國是大量生產，師生間的關係甚疏，我國亦然。學生與先生祇是在教室內發生點「聽」與「講」的關係，一出教室則爾爲爾，我爲我，彼此漠不相關。我們不要忘記了大學是一個精神團體，而不僅是幾個教室與試驗室而已。師生間有共同的目的，即應該有極密切的關係。在學業上爲師者固然要切實誘導，即在生活上也應該有友誼的指示，庶乎大學一方面是求知的學府，一方面也是人格修養的場所。

（三）科目的繁雜。像美國一樣，我們的大學也用「學分」的制度，一個學生「學」了若干學分，就算畢業。一門功課普通是每週上課三次，就算是一學期三個學分。功課的科目又異常繁雜，五花八門，無所不有。學生選課猶如顧主在一個百物商店裏買東西一樣，有些東西是非買不行的，有些可以自由選擇，在後者的範圍內，巧於選課者自然要擇比較容易的科目，或在某一個教授的班上可以得到較好分數。到四年卒業的時候，所學的科目可也不算少了，但是東鱗西爪，都是些片斷的知識。英國經濟學家唐內教授（A, R, Tawney）說：「四年期滿，中國大學的學生，個個都畢業了，可是沒有一個能算是受過教育了，」誠非過言。

（四）講演式的教學法。我國大學或專科學校裏所採用的教法，依然是偏於機械式的講演，先生把他作學生時的筆記念給學生聽，學生也依樣的記下來，到考試的時候，再還給先生，謝國楨對於這個問題有句很中肯的話。他說：

「中學以上，理科講解以外在於實習；文科講解一途殊不甚必要。在於指導學子，應讀何書，應習何課，詮釋疑難之問題，改正研治之舛誤。蓋學者研究心得，不過數事，數月之力，可以授畢，而未經心者未必能知其甘苦所在？逐日講演者，惟人云亦云之講說，學生聽教授之講書，猶如觀衆之聽劇，某也講解淸楚，某也態度詼諧，此於教學法或有値得注意之處，而於學術何干？（見張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紀念論文集，頁三二一。）

在這種狀況之下，學生入大學原爲混資格，教授上課亦係按日應卯，大學生之不爲社會重視，這也未嘗不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以上所說各種原因中尤第一項爲最基本，最重要。教授本身備極嚴重的缺欠，於是不得不走最容易的路線，而以敷衍了之。這個局面的養成是因爲：（1）我在上面已經說過，大學教授多半是留學生對於本國社會環境，隔閡實多；（2）授課的鐘點太多，沒有研究機會，或設備簡陋，沒有研究的便利；（3）在中國成名過易，如有一教授，在學術上稍有貢獻，則各方面爭相延聘，其結果教書變成爲一種過渡生活。如果中國的大學要有眞正的成績，我們希望：（1）學校當局對於教授選擇應特別愼重，使濫竽充數之輩，不能在大學立足；（2）教書的鐘點當酌量減少，使教授有研究和與學生接觸的時間。充實設備，使其有研究的便利，至於兼課的惡習，應嚴格地取締。如果可能的話，每若干年教授應休假一次。（3研究或教書確有成績的教授，應該厚其待遇，加以獎勵，使其安於教書，樂於研究，而不爲外界利祿引誘之所動。當然，這都是與經費有關係的，有些學校或是因爲經費支絀的原故，不能儘量辦到以上的條件。不過我個人的意見是：如果經費不充足，那麼，我們不妨裁院裁系或裁科目，務使我們所有的院系充實。中國各大學重複的地方已經很多，我們當分工合作，使每一大學有每一大學的特長特色，在中小學不發達的中國，大學近幾年的發展已經是很反常的現象。大學唯一的出路是重質不重量。

（錄六月六日津滬大公報星期論文）





國風社選

冒雨遊江郎山　拔可

雨中望江郎但得影亦好歸程纔半面未免太草草積
高入雲端一氣白浩浩雖窺三關峙難使千峯掃肩隨
似弟畜少長各從老與天相枝梧意恐東南倒誰持切
玉劍默想出日杲杲能反覆看豈減山陰道

伯治招同拔可劍知山游既抵衢州賦示伯治　衆異

陳侯淫於詩游事以詩約招要我輩人媚此山中石臨
安復太末計程千里積夜半始停車迎者久出郭張燈
導前路娛賓少遺策衾幃恣息偃羹酒供咀嚼喜心發
君面客至如有獲李沈（拔可劍知）疲津梁慰意頗轉澤說詩
兼說山高語動寒碧莫使詞卒疑法曹來惡客

偕宗鏡大師過退溪紀懷　堯生

茲鄉人喜說晴皋浣女欣欣異石碌一路沿田龜兆圻
亂峯如筆虎頭操畫能荒率書相應人守清貧道自高
同訪李家乾淨土可憐天下正滔滔

挈劼子梅園觀梅因至小箕山　秋岳

十年徳我看花期今日偷閒慰所思風力欲催香作雪
湖光疑鬥玉爲肌無言脩竹何須倚行樂兒曹亦許知
黿渚晚來寒雨急凭臨還悵雁書遲

除夕用散原老人韵　什公

十載知非吾負我殘宵燈影接雞聲夢中漢臘迷興廢
眼底啼嬰漸老成詩酒隨緣千刼外竹梅無恙二難幷
疊年消息春先透明日西山踏雪晴

冬暮補和纕蘅先生九日登貴陽甲秀樓感賦韵　愼登

南枝花過已占臨重九詩篇尚把吟騷賦高秋聲激楚
山川遼徹氣荒深先憂早識登樓意後死難灰讀易心

不信。古來。千羽。事。使君。新。布。召。棠陰。（聞近有大岩苗民問題）

十一月十三日夜月　迪庵

風定。霜凝。月在。天。當頭。看。向。萬。家。圓。磔蟆。有。刃。森。森。立。使兔。生。盤。皎。皎。懸。樓宇。高。寒。心。萬。古。山河。破。碎。影。三。年。不然。一。蝕。穹。蒼。上。涕泗。何。堪。效。玉。川。

小魯兄寄眎游釆石登太白樓長句次韻奉和　季遲

半屬。詩。仙。半。酒。仙。撐天。拄。地。幾。何。年。青山。原。自。因。公。傲。黃菊。應。須。爲。子。祈。獨覺。鄉。心。明。似。月。不妨。禪。味。澹。於。煙。（小魯兄先於九日薄暮偕友掃葉樓茗坐旋應青溪詩社浣花雅集以太白九日登山詩分韻得仙字後月餘乃作斯游即用仙韻成之）破金。吾。憶。虞。忠。肅。氣壯。鴆。茲。落。照。邊。

武林晤曹靖陶賦贈　寥士

傾蓋。中。年。未。算。遲。看雲。稍。慰。此。生。痴。傳流。相。見。無。凡。語。勝地。重。來。有。好。詩。茗煑。西。湖。宜。渴。肺。梅開。東。閣。發。疎。枝。何時。更。蠟。黃。山。屐。待寫。胸。襟。一。段。奇。

奉和纕蘅先生九日甲秀樓登高元韵　蟄人

款聞。門。外。綠。衣。臨。報道。先。生。作。醉。吟。勝賞。定。邀。黃。菊。共。高樓。應。隔。翠。微。深。（翠微閣樓比隣）與扶欄。且。試。回。天。手。憑眺。還。增。攬。轡。心。蜀相。風。流。今。未。沫。期隨。南。鶴。憩。棠。陰。（丞相祠堂與斯樓相望兒時釣游處也）

將至峽中懷拔可　石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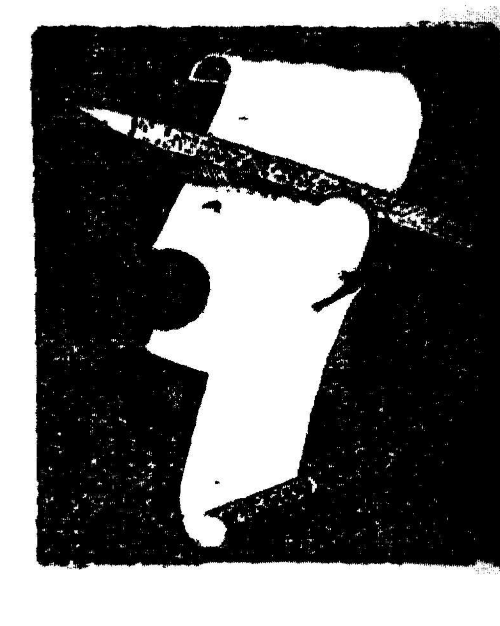
滿擬。連。床。續。舊。遊。如何。買。券。不。同。舟。蜀山。絕。似。奇。文。字。欣賞。誰。同。仔。細。求。（松岑短視看山只能得其大略）

強病孝陵看花　仲恂

割將。山。腹。照。天。開。繁豔。應。教。病。眼。回。驢背。看。花。殊。不。惡。江南。士。女。費。詩。才。紅梅。布。政。白。梅。僧。公子。偏。矜。綠。萼。吟。（樊山紅梅寄禪白梅詩均有聲於時）（衡陽狂士夏紹笙特詠綠梅號綠梅公子）故實。凄。涼。誰。付。與。捫天。認。取。獨。謠。心。

秋宵吟（月當頭夕作）　霜厓

啟文。疏。對。夕。景。萬。里。雲。開。金。餅。清輝。遠。看鏡。裏。山。河。二分。端。整。廣寒。高。午。夜。靜。破屋。添。薪。知。冷。還凝。望。是片。玉。中。天。照人。無。影。舊譜。霓。裳。料此。日。姮。娥。笑。領。勝遊。西。苑。後約。南。樓。老去。讓。公。等。孤鶴。深。宵。哽。散髮。擎。杯。風露。又。警。甚年。時。來。了。清。狂。花竹。絲。竹。豔。夢。醒。



凌霄一士隨筆

陳寶箴循吏名臣，在湖南巡撫任，值戊戌政變，坐黨案罷斥，未竟其施，世咸惜之。其文學爲政事所掩，詩文世罕流傳。廖樹蘅交寶箴及其長子三立，並嘗課其次子三畏，（參看第二十一期。）於寶箴四覺堂詩文，錄有副本。近承梅伯紀君鈔示，乃獲讀之。其目如下：

四覺草堂文鈔（一）疏廣論，（二）晉謝安淝水戰論（三）擬陳夷務疏（四）上江西沈中丞書（五）上曾相國書（六）報江味根書（七）答席廉訪書（八）代席廉訪與婁軍門止移軍書（九）與段觀詧論辦教匪書（十）與席硯薌書論貴州兵事（十一）與田鼎臣書（十二）答黃鴻九書（十三）與吳縉先書（十四）答易笏山書（十五）與吳嶰谷書（十六）與惲次山方伯書（十七）與易笏山書（十八）記義甯州牧葉公濟英禦賊死難事（十九）義甯同仇錄序（二十）義甯同仇錄書後（廿一）書宜黃令傅君培峯死難事（廿二）送廉訪李公歸鬱林序（二十三）送李直齋去官義甯序（廿四）贈張翁序（廿五）送黃小山之官修仁序（廿六）送嚴雨農南歸序（廿七）余母劉孺人六十壽序（廿八）丁節婦傳（廿九）祭閔子清文（三十）書周貞女（三十一）書洪山凱旋圖後（三十二）書塾姪詩卷

四覺草堂詩鈔：（一）游永州澹巖柬廷芳太守（二）陟廬山頂曠然有高世之想舉酒作歌（三）感事（四）洛陽女兒行（五）易笏山出都將爲從軍之行作長歌行送之（六）題獨坐圖（七）道州道中（八）蓀畡學博從常甯廿廠以石山五枚見貽並綴以詩瑰瑋雄奇雅與石稱率次韻戲酬奉呈粲政

三立詩文，俱臻卓詣，蔚爲名家，功候之深，思力之精，自尤勝於其父。寶箴非專以文學鳴，然所作軒昂雄駿，亦多可觀，其憂國之懷，匡時之略，讀之如見其人，性情流露處，則饒悱惻纏緜之致，四覺草堂固宜與散原精舍並傳也。（寶箴

卒於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六月，閏八月三立所撰行狀，有「待刊行世」之語，惟至今尚無刻本。）其「上曾相國書」云：

中堂閣下：寶箴自前年拜謁台端後，遂不及修問，譬之觀海者望洋而返，目動神悚，雖終身不忘，而不敢以蠡測之明，託詞於微波，若其他泛常起居之言，機務至煩，又不肯以瀆聰聽，荒簡之咎，如何可言！寶箴自皖城遊歷廉訪軍中，其間往返歸省，在軍蓋期年，學問荒蕪，無毫末進取，每念往者親承言論，悼人材之衰息，顧謂寶箴，宜與汪瀚輩以氣節學誼與鄉人相砥礪，以持其弊，歸而服膺，寤寐寢興，以臨師保，顧自念檮昧無所樹植，復不能殫精於道義，以取師友之資，四顧茫茫，隕失是懼，崎嶇奔走之餘，蹉廢日月，行自傷也。昨讀家書，汪瀚赴中堂召，去家數月，暴病以卒於道，聞之驚怛，悲憤無盡，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今年春正月，瀚冒大雪，走百里，訪寶箴山中，五日始達，手足凍僵，閉門熱爐火，劇談數晝夜，娓娓不竭。值寶箴得湖北友人書論捻匪事，相與謂得中堂駐淮濟間三四年，擇沈毅有法度將卒，以重兵扼必走之衝，更得一二賢大吏，助我公宣布朝廷威德，創懲董戒，可使百年以來寇亂根株斷矣。瀚又謂：『吾受中堂知良厚，不以吾有他才能也。我以終天之恨，志不顧復出取榮顯，然中堂苟復有師旅之任，雖萬里必趨赴之，聊與均苦耳。』瀚今年授徒邑中，以門人就試，偕至章門，寶箴自家之石城軍中，復與邂逅，依依不忍別，欲送之至建昌，遂過甯都，覽易堂之遺蹟，詩以其子病不果，而寶箴遽去，蓋於是遂永訣矣。方是時，瀚體貌如平常，語言意思，藹然油然，其於師友之情，古今成敗廢興之故，綿邈悱惻，若不可以自已，孰謂其遽止於是而已哉？嘗家無恒產，去年歸自皖南，始出薪資買薄田，又以貧戚友之售之也，較常值倍，僅得五六畝，不足以供饘粥，門祚衰薄，鮮兄弟，其孤幼弱，女四人，昏嫁無時，良可悲矣。雖然，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死而不恨，瀚以閭里窮士，讀書勵行，無以自高異，而中堂知之且深，瀚雖死宜無憾；獨其生平志行節概可稱，爲學明大體，有敦篤君子之風，苟身沒而名不彰，亦志士之所痛也。其門人輩將爲營葬，欲得中堂一言表其墓，而不敢請，寶箴以爲瀚實受中堂知，以其惓惓于中堂，知中堂亦惓惓于瀚耳，將毋可乎？若其身後之事，諸孤之教育，則寶箴與二三友朋之責也，顧與瀚游者皆窮士，其刀布不足溫煦而覆翼之，且奈何耶？義甯山僻之鄉，學者罔所師法，自瀚游中堂之門，始稍稍有知嚮往者，如寶箴即其人也。今瀚又已矣，回繹往者中堂人材之論，愈益愀然。一鄉一邑學術廢興之際，果亦有數存乎其間歟！臨書惶悚，人

維垂鑒。

風義甚篤，性情之文也。方宗誠評云：『古誼敦篤，足徵性情之厚。』郭嵩燾評云：『此文出筆兼學韓歐，韓之沈鬱，歐之昭晰，與題稱也。然如兩公遒緊處，覺猶有未至。』文中述曾國藩訓勗一節，亦非泛然之詞。胡思敬「國聞備乘」卷二「陳右銘服膺曾文正」一則云：『陳寶箴初以舉人謁曾國藩，國藩曰：「江西人素尚節義，今顧頹喪至此，陳子鶴不得辭其責。轉移風氣，將在公等，其勉圖之。」子鶴者，新城陳孚恩也，附肅黨官至尚書，日營求入閣，故國藩及之。寶箴以資淺位卑，愕然莫知所對。國藩字而徐解之曰：「右銘疑吾言乎？人亦貴自立耳，轉移之任，不必達而在上也，但汝數君子若羅惺四許仙屏者，沈潛味道，各存一不求富貴利達之心，一人唱之，百人和之，則風氣轉矣。」寶箴謹佩不忘，對江西人輒傳述其言，且喜且懼；自謂生平未受文正薦達，知己之感倍深於他人。』思敬籍新昌（今宜豐縣），亦江西人也。（關於陳孚恩，頗未諦。孚恩早受宣宗知遇，道光朝已官至刑部尚書，以軍機大臣與顧命，肅順則文宗即位後以乾清門侍衛授內閣學士，始漸見柄用也。後雖坐肅順黨獲重咎，此獄固難即成允讞耳。）國藩最重轉移風氣，其道光二十七年丁未所作「原才」云：

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心之所嚮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衆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衆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衆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衆人與之赴利。衆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俗之於人之心，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先王之治天下，使賢者皆當路在勢，其風民也皆以義，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嚮，勢不能不騰爲口說而播爲聲氣，而衆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爲習尚，於是乎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有以仁義倡者，其徒黨亦死仁義而不顧，有以功利倡者，其徒黨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溼，火就燥，無感不讐，所從來久矣。今之君子之在勢者，輒曰天下無才；彼自尸於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義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

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者也。有國家者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愼擇與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惴惴乎謹其心之所嚮，恐一不當而壞風俗而賊人才。循是爲之，數十年之後萬有一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

蓄轉移風氣陶鑄人才之抱負與所以倡率羣倫者，大端具斯，其教寶箴，亦本斯恉。三立所撰寶箴行狀有云：『府君學宗程朱，兼治永嘉葉氏姚江王氏說。師友交游，多當代賢傑，最服膺曾文正公及沈文肅公。兩公以荼蘗事交惡，用府君言得俱解。與郭公嵩燾尤契厚，郭公方言洋務，負海內重謗，獨府君推爲孤忠閎識，殆無其比。及撫湖南，郭公已前卒，過設施或牴牾，輒自傷曰：「郭公在，不至是也。」』寶箴諸文，多有嵩燾評識，蓋文字上亦引爲畏友也。又嘗以文請教於國藩。國藩有「復陳右銘太守」書，謂：『接到惠書，並附寄大文一册，……大著粗讀一過，駿快激昂，有陳同甫葉水心諸人之風。』更進以法度戒律之說。方宗誠爲篤守程朱之學者，其「柏堂師友言行記」卷三云：『義寧陳右銘太守寶箴，少登賢書，不急求仕進，徧游各帥幕，觀天下形勢，並陰訪天下賢豪長者，以備世用。過予金陵，謂予曰：「往者龍陽易笏山觀予氣盛，謂宜琢磨。予甚感之，但念豪氣須以學問琢磨，卻不可以閱歷琢磨也。」此語極有識。右銘嘗以所爲文一卷見示，卓犖有奇氣。予爲刪易數處，右銘欣然之。右銘負奇氣而能虛心，可敬也。』

窮醉鬼

陳菽

夜深後，一條偏僻小巷，異常陰暗，幾盞路燈，黃澄澄的，顯得那末凄迷。兩排平房鱗鱗而低矮，都已經閉上了門，一間間的拖得很遠，使人聯想起那在一般想像中的層層地獄；眞的，看情景，裏面一定在鎖着許多鬼魂呢。

這是一條小酒館的街市。白天門前的熱茶桀子，都搬進去，所以還覺得稍微寬敞了些，地上留下許多髒水，這一灘，那一灘，幾隻野狗，在比賽着尋找食物。全街靜暗暗的，僅有一扇窄門，投出一縷燈光，時時有影兒搖閃，證明裏面還有人醒着。

靠着小門，是一張舊桌子，旁邊坐着一個衣服襤褸的青年。幾樣冷菜，幾把洋鐵酒壺，雜亂的擺在桌上。他一面吃酒，一面凝思，一會兒不能抑止的狂笑起來，笑得滿眼是淚，一會兒再哭泣起來，哭得非常傷心，接着便大量的吃酒。

到那時候，他已經吃得一定不少了，因爲在那末蒼白的臉上，顴骨都已有兩朶紅暈；那更襯出了他態度的極度頹唐，與一雙眼眶的可怕深陷與青暗。

老婆眞是個致命傷，除掉哭泣，就是要錢，逼得他寧願在酒館裏過夜，天明就直接上班，也不願回家去討苦吃。近來，這樣的習以爲常，到還落得自在些。也很難說，那死去的孩子，就是自己，不也總在心坎上擱着的嗎？算了算，離着開薪才祗八天了，馬上一條愉快白鴿似的影子，從心頭飛到臉上，顯出一瞬的鬆適。再一想如果孩子的病，再延長十幾天，或者開薪提前十幾天，也許他不至死掉吧；然而薪水既不能提前，病也不能等待，孩子居然一溜烟的跑掉了；况且把全數薪水，向各方面一支配，除去房租，利息，酒帳，……仍然，不够一月的開支，呵！呵！還有，還得補足公欵呢。不得了，眞正不得了，他立刻又迷亂了，眼前是一團黑暗，浮上浮下，爆射着千萬火星，耳裏轟轟的，他朦朧的伏在桌上，動也不動，空虛淹沒了一切。

一陣困擾，像汎濫的洪流，在沖開河牀以後，便漸漸平靜下來，平靜到無知無覺的地步。接着又湧上一個念頭，淸醒的警示着他，所有這些困惱，都是酒在作祟；身體已經這樣羸弱了，並且還有人譏訕，說他有些瘋癲。那末，把酒戒掉，以後經濟上自然充裕些，精神也許會漸漸好起來，然後再用全力，努力於事業，前途一定還可以湊合，那時，就是作夢也一定不會有當前的困厄了。愉快的更生想像，在眼前飄動，和秋田裏

試映參觀記

Alarm in Peking

Alarm in Peking顧名思義，我們不消問其內容怎樣，以專事迎合下意識趣味，而只圖掙錢的外國片商來攝製關於我國事情，我們固不能預斷其必盡屬侮辱，但亦可想像到，牠必會如何歪曲事實和揑造奇狀無疑，因爲以往的教訓與難堪，我們已受得夠了啊！何况這是以我國國恥爲體裁，而以平津騷亂爲背景的影片，在此強凌弱的國際宣傳戰爭時，誰能保證牠不牽涉政治的意味呢？

Tobis顯然是懷着鬼胎，當半年前牠一面送劇本請我駐德大使館審查，而由使館秘書邱長康先生全權處理中，一面擅擅事佈景，竟於本年三月十日開始拍攝，後經學生會得參加拍演商人之密告而報告程大使，程大使得報憤甚，比函德外交部交涉，乃該公司，在這交涉聲中，却已全部攝成而以試演聞矣！

今天下午四時試演，事先德外交部照會我大使館派人參加，至時程大使率領使館職員暨黨部•學生會•抗日救國會•工商聯會各團體代表多人前往參加，德外宣二部國防部均有專員出席。

在一間長方形的小小映演室被一陣大鑼聲震動了我們緊張的情緒，同

遺留下的稻根，再潑了一層湛綠青芽一樣，看來是那末可喜，那末令人珍惜。

他霍地站起來，如釋重負，睜着可怕的眼睛，張着嘴，板着面孔，哈哈的直笑下去。他決心要回家，把所有計劃，告訴老婆，並且安慰她，也在她的灰色生活圈裏，給添上一條希望。

他不顧一切的向外走，另外，眞的，他還要順脚到郊外，看看兒子的墳墓。但將一出門，從黑暗中，吹過一陣冷風，那好像是冷風提醒了他，對他說：『一個錢都沒有，有資格回家，或看孩子去嗎？』立刻老婆的臉，孩子們睜大了的眼睛，如電影一樣清晰的湧現出來，緊緊的抓着他，威脅的阻止他，以至於使他祇能在門口兒站一會。然後他再不經意的轉回來，本能的裝作祇是到門口望望的神氣。

一條得意的游艇，給波浪打翻了，一縷晶瑩的光明，給狂風撲滅了，像一個人從山巓上失足下來，懷着無限恐懼，深向山澗裏跌去一樣。心還在跳着，他用手狠命的打了幾個嘴吧，再惡意的，解恨似的吃起酒來。

七歲的孩子，就很懂事，從來不願多花錢，好像很明白自己境遇似的。長得雖然不胖，可是，看來又軟和，又朗亮，眞和小羊彷彿。他給父母們的快慰，比給的苦惱多得多。如果父母們是形將傾圮的老屋的話，那末他是一根柱子，撐持着他們的頹壞與衰敗。得的病是猩紅熱。作爸爸的很清楚，注射藥針，當然是萬無一失的。就是太花費些，使你一時措手不及。可是用便宜些的中藥，迸出命來的，也不在少數，怎麼這禍害，就偏偏落在自己頭上呢？他恨天怨地，不由的嘴裏亂罵起來。

一恍，孩子臨死的影子，又出現了，那是在一個寂靜的夜裏，孩子躺在牀上，老婆和自己都守在旁邊。他發囈語，大聲大喊的呼叫着爸爸媽媽，喊得特別心焦。還說：『我要走，我要走』。問他到那裏去，他又不響了。停了一會兒，又說：『爸爸你給我買雙賤的皮鞋穿，貴的不好』

他現在懊悔着。首先他懊悔着，沒有給孩子注射藥針。他想，這末許多債務，都背上了，爲了這樣一個可愛孩子的生死，再背一些，還不應該嗎？眞的借不到嗎？那是自己馬虎了，不，是自己太吝嗇了。 他那末懊惱着，竟覺得孩子的死亡，是由他親手傷害的；一種不可知的威力，主使他，使他傷害了自己親生的愛子。這是必要的，他想，他必要到孩子面前，解釋明白，說明他的傷害，並不是由於本意，但，不是本意又是什麼呢？他自己也都不明白了，他大哭起來，同時，在哭聲的冥冥中，他知道孩子一定會諒解他，並且眞的，他已經復活了，現在正在荒荒的郊外，等待着他。

找在西邊的那最後一顆星星，也沈沒了。東半壁天，火紅紅的。中空乳白色，四圍像有雲翳，面紗似的蒸動着。和風像綾子，在波排，隱隱有蝴飛聲息。 高大的建築物，像山峯矗立，空際，從夾縫中，抛下幾縷淡淡的陽光。都市早晨，是偷偷來的。人類與自然，隔絕得愈遠愈遠了。大街轉角，有一所郵局，門還在關着，黑糊糊一羣人，擠在門外，等着辦事。窗口早班，老李

時劃着龍的銀幕也就展開在我們的眼簾中了：

『一節開赴北京列車的頭等廂裏坐着一個蓄八字鬚，面容險惡，身衣長袍馬褂的上等中國人，和一個年輕的美麗的西洋少女，這就是拳匪首領 Tu · Hang 和其洋友人——機械工廠主人——的妹妹 Maria 他假她哥哥的工廠招牌偷運砲火赴北京，她是往天津預備歸國，中途火車突然停了，上來一隊德軍人馬，由年輕中尉 Brock 率領，她與他因此就成了一見如故的相識。

車停在天津站，一個厠所般的站頭，充塞了各國洋兵，還有許多的衣衫襤褸的中國人與駱駝 混做一堆。Tu-Hang 問那洋站長「車何時開？」站長頂神氣地「三天，也許，三禮拜，說不定。」於是 Tu-Hang 不得不去請 求Maria 替他向北京使團某要人說項，她爲救她哥哥的困難而答應了，一同坐轎到了北京，而Tu-Hang的偷運陰謀也就托庇成了功。

東交民巷的國際俱樂部，外交團舉行盛大的夜會，Brock中尉和他的摯友英國 Cunnigham 上尉爲 Maria 爭風吃醋，而展開了始則火併終則沙場相助的愛情變換——西洋影片中，千篇一律的情節——末了以擊潰拳匪征服中國終其全局，End

以上是該片的梗概，茲再將其中

和老王都已到班了。距離開門時間，祇差一刻光景。

『破郭還沒來，昨天又沒回家吧？』老王沒話找話說。

『不知道。嘿！也難說，他能怎樣呢？人就是這樣的被折磨着，一直到死亡。不過有的苦痛少些，於是多延長幾年，有的苦痛多些，所以少活幾年，但苦痛的分量，都是一樣，那分量正相當於你的生命力；死亡到了，苦痛盡了，上帝把苦痛與生命，同時的並且等量的，賦給了你。』老李忿忿的，嘩的擦根火柴，吸一口烟。『就說那孩子，死得該多可憐啊！』

老王似乎不懂，因爲他祇注意到了末一句。

『自己不要强，有什麼法子呢？祇顧吃酒，不顧家裏，憑他的本領，眞是到那裏都吃飯。賀！我們同學那會兒，小伙子兒，又漂亮，又利落，那樣兒都行，一個人荒唐了，他眞要葛死他，就是前三年，還那末勁剛剛的呢，不知怎的，現在居然是兩個人了，死好吃酒，於是乎這口盌，可就愈破愈破了，怎麼鋸也鋸不上了。』他說得意了，以後竟放肆的，不自覺的，加些詼諧口吻，並且等着老李的回笑。但他失敗了，老李思想，已走到別一路上，於是兩人默默着。

『他頂好請幾天假。』老王偷偷的，要找話，圓圓自己場面。

『不行，虧着欵，怎麼交代，況且請了假，又當了什麼？』

『啊呀！二十二，二十三，……整整還有一星期。』老王微微活動了些。

『這一星期，才眞正不易過呢』。

老郭從酒館裏走出來的時候，各家都是開門，忙着擺開攤子。一個很好的春初天氣，街上漫散着一股早晨特有的清香。青菜挑子，零落的往還着，既無聲息，也不見邁步，像在冰上滑走，並且太陽是白汪汪地。高大樓房，有的就要傾倒，有的還在流動，鼓出一塊，凹進一塊，離離勾勾的。馬路成了條河，脈脈在流動。他捏緊了瓶子；他眞怕牠要從手裏逃出去，踉蹌的浮進着，既不聽到自己的腳步，也不覺到兩腿在換動，祇模糊的明白，上半截重，下半截輕。

公事房比外面更突然黑暗，一切物件，雖然仍然擺着昨日姿態，可是蒙上了一層薄霧，顯出極其生疏樣子，甚至同事老王和老李，竟也和平日不同了。看看鐘，已經七點三分，知道遲了，一種畏懼和慚愧心情，交集一身。於是在櫃臺下，先放穩了瓶子，隨手就從口袋裏，掏出鑰匙，顯得張皇而拙笨的開開票櫃。

『怎麼樣，破郭？』老王語氣，諷刺多於同情。

聲音雖在近前，却好像來自房頂裏，馬上激起憤怒來，本來，如果不是因爲要忙於賣票的話，他眞要偷偷繞他身後，一聲不響的，照着臉蛋子，脆脆成成的，先給他兩個嘴吧。可是自己來遲了，外面人又多，一種責任心理，在制服他，使他不發作。當然，他最低應該罵他幾句，既可發洩氣忿，又可給他警示，但他忽然感覺，張嘴是十分困難的事，彷彿嘴唇和牙床，都完全脫節似的，耳裏祇隱隱聽到，人和金屬的聲響。說也奇怪，今天郵票花色，也居然異樣了，對他是那

穿插事物分幕報告如下：

（一）斷續而單調的大鑼聲作爲前奏曲，如喪考妣般一下一下的敲得刺人耳膜，德人心目中的中國音樂如此！

（二）不三不四的字幕，寫得都夠恭正漂亮，據云全是出自柏林大學中文講師曾垂祺手筆，以堂堂講師担當此任，無怪其夠漂亮的了。

（三）開幕詞是：「一九〇〇年華北——Nord China 騷亂，排外暴動，使西洋人生命財產深受危害……」這些字眼，與我們常從德報讀到的同盟社傳出的消息上字眼如出一轍，三十年前的舊賬，今日重翻，質之德國高明之士「到底什麼意思？」

（四）裝扮得人鬼不分的拳匪，剪電線並偷殺洋電信員，坐在車中的「Ti-Hang 也在陰險的做作中命令他的助手，殺死一個發現他所私帶軍火的洋人，作爲野蠻的中國之暴露。

（五）天津車站有兩架破人力車，當 rock 中尉扶 Maria 上車，然後揮拚命車夫拉的時候，扮演車夫的僑胞，也許是心有未甘吧？他那幅呆蠢很惧的姿態，眞怪可憐啊！十三馬克一天的代價把他們的靈魂和自由全部出賣了。

（六）雍竹君，她是德父中母的混血兒生長中國，假德女之名，曾以演唱平劇頗負盛譽於平津梨園，前歲隨姘夫奔德國，却假中國女伶之名，

末燎亂，竟使他分不清那是五分，那是四分，還得個個去査看。他還很明白，把心沈了再沈，警告自已說：『不要慌，慢慢來，咱不怕事多。』然而心裏總有點不落體，懸懸虛虛的，眼前昏眩，太陽發漲，有汗要滴下來。

人漸漸散去，事情微微清閒了些，他急忙一轉身，打開瓶子，底兒朝上，咕嚕咕嚕向嘴裏灌了幾口。

『老郭！』老李在一角打招呼。

老郭放下瓶子，作夢似的到他那裏，屹然立着。

『你太什麼了』，老李把聲音低下，態度異常莊重，有着對於一個人的忠告，是人類應有的同情心理的快活。『不要吃得太多呀，不但花費，並且誤事，公款裏面虧着吧？』

『唔，一定戒掉，謝謝，虧的款子，開薪就補上。』這誠意忠告使他感激得，竟端端正正的，伏在地下，叩了個頭。

人們雖然習慣了他的瘋顛，可是這樣一種異常行動，畢竟可笑，可是老王將將要笑出來的聲音，立刻被老郭那靜肅苦澀的面孔，和他的話語的風浪，給吹了回去。

『開薪就得先補上公款，還得到義莊，接孩子去，他一個人在那裏，一定冷落得很，焦灼得很。唔，也得回家，老婆也在等着孩子呢，……』他一面轉身，一面咿唔着，聲音沈濁含混，很難使人聽出字句。老王抑制住笑，老李憐憫的呆望着，竟幻想到，自已將來會不會也許有這末一天呢，『如果我的萍兒也……，唔，不可能，我在胡想，可是，眞的到那可憐無助的地步，寧願死去的好，老郭要是死去，不是清省許多了嗎？』從臉上沈鬱憂泣的成分看來，他現在是並不傻於老郭的。

隨後，老郭又陷入於玄思的深淵中去了，『是的，孩子臨走的時候，那正是臨走的時候，還穿着棉衣，現在天已暖和許多了，需要穿夾衣，並且要買雙皮鞋，那是孩子在心裏老惦記着的一件東西，自然不要太貴了，所以一開薪，就得上街，然後到家裏，留下錢，置辦些吃用。那時一定得僱輛洋車，在平坦馬路上，那車將跑得那末快，那末穩，出了馬路，就是郊外，郊外的路，當然很壞，走得必然慢，可是正因爲走得慢些，那末我才可以很從容的尋找他。那是常事，孩子當我一找他的時候，他會很聰明很頑皮的藏躲起來，啊，我要在墳空裏提住他，他一定驚恐而得意的嬉笑着。然後，把衣服給他換好，像往常帶他洗澡，給他換衣服一樣。隨手就抱上車，於是我們連說帶笑的，一面走一面彼此調笑着。春風該多末鬆軟，況且遠地漾着水樣的蒸氣，草嫩樹青，長空如海，顯然老天，也是爲了成全我們，才這末煞費苦心，給安置妥妥當當。再說，老婆眼見着我們一齊進門，一定歡喜得忘掉吃飯……』

這時，窗口忽然站着一個人，臺上鋪着一張鈔票，他立刻從深淵裏冒出來，爲了怕人惡嫌手慢關係，懷着戒心慌忙的，就撕下廿二張五分郵票來，老李在旁邊，一眼瞥見了，就一手按住，問：

『收多少錢？』比誠意更深的提醒，帶着警示成分。

『唔，一角，一角。』他醒悟了。

四處賣唱，現更窮極無聊，竟在此片担任侮我之醜角，她演上海式鹹水一類角色：如被洋兵用猜拳的方法，把她領去……她用北平話敎洋兵說：「你不好」「我好呀」之類的穢行怪狀，盡肉麻之能事，後當漢奸，替洋人購買糧食，爲中國軍所獲，復叩頭哀求，雍竹君本江湖賣笑婦，假我國國籍，甘爲外人作狗咬我，可誅，可誅！

（七）Brock 中尉有飛簷走壁的本領，單身攀上城牆，中國兵通通是死的，被他一個一個計謀殺掉，然後如入無人之境，從容的把中國火藥庫爆炸了還不算，更不知從何處鑽來鑽去，眞如小說中的趙子龍，在曹營殺得七進七出，他一人當萬人，把自己殺掉的中國兵背在胸前做抵彈盾，並殺死首領 Tu-Hang ，結果，他安然地凱旋，德國英雄是這麼偉大，中國人是那麼蠢而無用，此所以希忒勒說，『優秀民族統治劣種民族。』

（八）國際聯軍旣蕩平了拳匪，於是在北京市上作「我武維揚」的進軍，表示勝利者的威風，軍樂多麼雄壯！步伐多麼整齊！前門城樓上還站着四個洋衛隊，一望而知中國是給他們征服了，這使我回想到去年在電影新聞中，所看見的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亞京城進軍時的威武情形，而憤恨到無能自抑！

（九）Tobis 公司的確夠狡猾，

『這是多少票?』老李破顏爲笑了。

『是的，是的，錯了，錯了。』他咕嚕着，拿回二十張來。

頭又轟轟的膨脹起來了，嗡嗡聲奏着節拍。眼前再是一團暈暗，如過眼暗雲。他惶恐着他怕像這樣賣法，一定不止一次了。方才那美麗而愉快的想像，突然給黑雲淹沒，從黑雲裏，張出一隻惡魔的巨手，揑住了頭，使他既不能動轉，也不能呼吸，祇深深的靜穆着，沈澱於悲戚幽暗的深夜的底層。眼皮緊垂着，再用力也掙不開。全身糊悠悠的，有風在刮，也在浮搖着他。忽然又隱隱聽到一點人聲，啊！不錯是老李又在低聲的喊他！

『老郭！賣票！』

他勉强支出手臂，驚覺全身濕滯而冰冷。

才六點鐘，街上已經不見太陽了，祇迷漫着蒙些霧氣的光亮。行人，影兒似的，漸漸擁聚起來。看來不很閒的車輪，都在無響的疾轉。稽雜聲像起在山後。電燈有的睜着慘白睡眼。一切對於老郭，都非常恍惚，空幻，而不眞實。

老李的勸告，是可尊重的。雖然淡淡幾句，但已足見他對於別人的關切，與那人類固有的偉大的同情心。老郭幾乎是被感動的，要決心戒酒。好吧，就從今天起始。但爲避免那壞習慣的糾纏，他打算在街上散散心，用街市的形色，代替那種富有刺激的誘惑。他緩慢而不正常的蹀躞着，腦子裏依然滿登登的，可是他知道，這恰是一個垃圾櫃子，給太陽蒸得熱騰騰的，裏面還有些生物在蠢蠢蠕動。以他現狀看來，他仍然能有清晰的自覺，並且還能設想出，這樣一個貼切譬喻來，他深以爲喜。

從浩蕩人行中，他假設在偷偷的尋找他的兒子。『也許他給人帶走了，報紙上不是常有這些新聞，而他不是那末可愛的一個孩子嗎？那末，一給我看見，我將從別人手裏，奪回來，孩子一定要跟我來，那是不會含糊的，雖然還沒給他買皮鞋，並且我雖然窮，啊！』想到窮，他立刻又看見了老婆的臉。『那個瘦瘦女人，領着孩子，在人行道上走着的，就正是她。唔，是的，她正要到局裏，或在路口，去找我。』於是他懦縮的，藏向人叢裏，可是她，正好也在人叢裏，在尋找他；他慌得翻身再躲，於是再碰到，他急得走頭無路，像一塊冲了來的木頭，被四面洶浪，衝擊得一起一伏，忽東忽西；忽然一轉身，穿進一條小巷裏，一種逃脫，或被解放了的，勝利似的鬆快，鼓蕩着全身。

夜深了，這是一條酒館最多的小巷，家家都閉了門，顯得異常陰暗，充滿着空曠與荒涼氣。僅有的一縷燈光，從一扇窄門裏，投射出來，時時有影兒搖閃，證明裏面仍然還有人醒着。

他實弄些小聰敏來應付我們，開幕白上有「孫逸仙改造中國」的字樣，一 Tu—Hang 死的刹那還高喊—China!—一個部下跪在他屍前也說「我們的將軍死了，中國永遠不死！」聽說從前有一位同胞爲公司辯護說「這片子裏有表揚中國民族偉大的地方很多」也許就是指的這些地方的吧？他似乎想感謝 Tobis 爲我宣揚。

（十）北京前門佈置得像土臺，街市更不成話，還有「皇帝」扮成得比一個土地菩薩還要死，皇宮像茅草屋，四個衞兵像似小癟三，總之，一切的一切，都完全離開了事實。

當黑室變成明亮時，我留心看看我們一行的動態，差不多全是現得鬱憤難抑的樣子，但是，德國人中却有鼓掌喝彩者，人類的喜樂是這樣異趣，是的，他們看到了文明的自己征服了野蠻的我們之史事，如何不高與鼓舞呢？

程大使於演完後，異常憤慨，當向德外宣二部嚴重交涉，並表示非達禁演目的不止云。敬盼交涉勝利，則中國幸甚！幸甚！

（五月三日晚柏林）—錄大公報

在大雪中

李蕤

（一）

「依然落着雪麼？」

「該死的，還是跟棉花團一樣。」

昏黃的煤油燈吐着微弱的光，無力地舐着黑暗的牆壁，燈光下放着母親的針線筐和我的一本書，夜已很靜，只雪聲沙沙地打着窗紙，打着破了的風門。

收拾好了的書箱子，籃子，橫三斜四的躺着，完全是無神的。看着他們，人也打起呵欠來。

「昨天才幾寸，今天要幾乎一尺深了。」

「都是母親：「等等吧，等等吧」！」

「都是大嫂：留一天又一天，………」

我們都是苦笑着，半是嗔怪半是嘻笑的，和四姑我們都懣怨起母親了。

眞的是，三天前我們就縛好行李了，準備上路，可是母親留住了，第二天，母親留住了，一個孤獨了三十多年的母親，多給她一天寬慰是應該的。看着母親凄苦的臉色時，第一天的決心就散落了。

「明天吧，過去忌日！」

一遍兩遍，等明天了。

「明天吧，孩子！七不出門，人家說：「凄凄楚楚」。

兩遍，三遍，等明天了。

八日早晨，雪在早晨飛起來，稀疏的打在黃土上，霜薇一般。天昏沉沉的，像是一湖濁水，樹在空中顫戰着椏枝，風捲着雪粉低聲呼嘯。我縛好了行李，母親劈手按住了。

「今天是出門走路的天麼？」

「多少天等了，一天等不了麼？」

前天留，昨天留，留到落雪。在雪中母親能放手讓你上路麼？聲辯打不開固執的鎖，你說會誤了日期也是徒然的。漸漸的爭辯出了母親的淚。這淚不拘是你有理或她有理，在她都是委曲的，在自己一樣感到不能喜歡。

「不是爲着綿羊似的雪，我一定留麼？…」

一直到我們答應這一天仍然在家以後，母親的話才又轉了機頭：「看吧，下不大，那有一塊是下雪的雲？」

但是，雲愈織愈厚了，湧着，堆着，銹着，擁成塊大而昏黑的襦羅。鵞毛似的雪就從上面揚下來，揚下來，從早晨到中午，從中午到半夜，一直到次日早晨。

當屋門還沒有開，二叔的掃路聲驚醒我的時候，我問，我趕忙起來，二叔重重的聲音說：「一些也不息氣呀！……」

門開了之後，白光茫茫的奪取了我的視線。牆脊上，屋頂上，樹枝上，厚厚的塗上了夜來的積雪，世界化成殮喪似的恐怖，眞面目已經不能爲人們所看見了。

粗糙地，叔父用禿了的掃帚掃了一條路；但他走進屋以後，路又完全被迅速的落雪所埋沒。

雲裹着，銹着，昏黃的濁水似的天和地霧在一起。在極高處只看見無數黑褐色的塵埃捲旋着，墮着，梨花似的跌撞下來。

樹不動，鳥不叫，鷄狗都縮着頭。白的圍牆，白的蘆草，白的……

絕望地推開門望着，詛咒着，是第三天了，從早晨竟一直又到黃昏。

「明天不去就沒有學上了！」

「怎樣也不能再等下去了！」

「都是母親：『等一天吧！等一天吧！』」：………」

「都是大嫂……」

兩天的大雪中，這可怖的東西封埋了路，這，母親雖然替我們詛咒着天，但一半她是很喜歡的，因爲這雪才眞是替她留住了我們，才使我們一聲不響的做了母親的感情補品。一直到今天，到無論如何也不能再留得住的時候，母親眞的有些後悔了。

開了破的風門，望一望白茫茫的外面，她是

深深的担憂的歎氣了。

天，慘白，死的裝殮，不分白晝與黃昏。母親在門口站立着，數那雲片的數目似的，風掃着她她仍然不閤上門。

「唉！該死的天哪！」

母親平常不讓小孩子們罵天，但她自己響聲的罵了。

她轉回來，對着燈呆坐着，忘了她的活計。話也不說，像是想什麼，恨命咬着嘴唇。

我們距離車站有十多里路，在這黑夜裏聽到了火車的遠遠的長鳴聲。

「聽，火車！」

母親聽了很長時候。

「你們是在這時候上車麼？」

母親突然不說一句話，站起來又開開了那扇可以望見天的破風門，冷石頭似的靠着門呆立不動。我知道她是在算着十幾里路有多少步，並且，我知道，在明天的現在她一定是在家裏這樣的立着，聽着，從風雪中聽辨火車的鳴聲。

（二）

雄鷄在新年前不顧命的報曉。天明，我們急忙爬起來。

「還落着雪麼？」

咳嗽着，母親趕忙披了衣，也起來了。

天上已經溶着疲倦了，殘餘的在小風中晃異常無力。但地上已經要埋沒膝蓋了，房屋臃腫着，樹枝都壓彎了腰。小樹失陷了生命的半段，鳥巢上也被一個肥胖的帽子壓住了。

院裏是積着雪，那裏都是積着雪，昨天鏟起來的，今天凍成大塊，在路旁尖銳的橫插着。混沌的天空上我們尋不出太陽的影子，到底是幾點幾刻我們一些也不知道。

「這樣大的雪一定要上路麼？」或者是「不能在家過一下陰歷年麼？」鄰人們老是這一句話問着，給我們送兩三個鷄蛋或者一包糖，坐着，說到年裏頭不會再有好天。母親東跑西跑的給我們做吃的並且替我們想些不關重要的用具，完全是披散着頭。「該死的天」，詛咒着，反覆的。

「上學，真不如人家平平安安在家裏種地啊，走一次我的心簡直是掉了一樣！」母親不知給誰說的這樣錯亂的說着，勸我們多吃，多喝，給我們尋出了破鞋子和破的笠帽，後來爲了一件小事又和二叔爭吵。

「去吧！儘管多去一個人，兩個人挑行李，一個人鏟路！鏟路，是的，拿一柄木鍁，這天個

……

「不行！鏟路，這樣的大雪，要走就只有破上呵！」

「多去一個人該多費什麼啊！多費什麼？雪天有事情做麼？這樣大雪！」，母親臉上突着青筋，架吵似的把一肚子牢騷向二叔了。

「去吧！去吧！一個人不够了，兩個人去鏟！……趕火車，你預備到明年才走到車站麼？這樣的大雪，要鍁，一天頂多鏟二里……」

二叔和另一個夥計挑着籃，我順手拈了個木鍁，「今天走麼？」「這樣的天上路麼？」人們各人站在各人掃乾的門前，問着，歎息似的。

但是我們上路了。

大門外，母親出來了，嬸嬸出來了，姑姑出來了，弟弟妹妹都出來了，母親木木的往前傴送着，小弟弟小妹妹們儘繃着臉呆看，他們的臉上都有一種想哭出來的樣子，也只有這時候，我害怕看他們的眼睛，卻又不得不看他們的眼睛，永遠沒有解釋過感情的家人，這一剎那是非常的可親，……

在一條斜坡上，母親站住了，每年她都是站在這斜坡上一寸一寸望去了她的兒子，每年同一的時間，同一的心情。母親要淌下淚來了吧！但她是撐着手笑着，她願世界立刻在這時陷了一切路，她願意很命的拖回了她的兒子吧？但她是立着，望着，強勉的祝告着路在我們間早日離遠，就是早日到旅程的目的地。

「回去吧，媽媽！」半坡裏我回頭說了。

「你好好走吧，看會滑倒，……」

「回去吧，媽媽！」下坡我回頭說了。

「你好好走你的路吧！」

母親立着，化石似的。我下來坡了，我又開始上對面的坡，當我攀着荊棘的時候，回頭，她默默的立着，當我緣着被雪埋了的小陵時，回頭，她默默的立着，漸漸的，母親在我眼前漲大起來，模糊起來，我看不見母親的眼睛，只看見母親的停着的身體的輪廓。

到了村頭了，要拐灣了，我將要看不見母親了，我回頭，母親默默的立着望着，身體似乎彎到這邊來。

「回去吧，媽媽！」我遙遠的招着手喊着。

「你……走路……」聲音是微弱的，但是沉重的，強韌的從陰沉的空氣中散播過來，起着回聲，消逝了。

在拐向那最後一瞬的曲路時，我迅速的轉過去了，我不能回頭。我覺得母親的眼會仍然釘着那塊走去了人的牆壁，並且，我覺得她的身體彎向前，永在我的背後。

在高坡上我立着了，無限遼遠的征途展開在我的前面，望不見山，望不見谷，望不見城市，望不見村落，天和地鎔在一處，全是一篇濃烟，雪花正傾着全力來塗散恐怖，東西南北是一個沒有分界的圓圈。

雪封着路，封着田野，天上沒有一隻鳥飛，地上沒有一隻狗走，白茫茫的荒原。

前面，後面。只消轉過身去，溫暖的家和母親的愛是現成的。走上去的第一步，這一步是兩個世界的嶺界。

「拚上兩隻腿吧！」

「嚇，他媽的，眞大的雪啊！」

二叔扭着沉重的扭子，第一個跳進出了，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我們四個都跳入雪中，我們看不見自己的脚，看不見自己的膝蓋。

在重扭的負肩下，二叔在我的面前走着，在無路中尋擇着路，在一切人前走着第一步，他是健碩的，我們在後面看來他完全是坐在雪中，但路是一步步閃向他身後了。

我只狼狽無用的在後面循着叔父的足痕蹌踉的走着，這時，手裏的木鍬是非常無用，除了當做笨重的手杖柱柱之外，簡直不能用他淸雪，在這種大雪中是連他的木柄都埋了許多。

二叔勝利的對我說起母親的不該了：

「這雪是一鍬一鍬除完再走的麼？」

「眞不行！」

「平常乾路還嫌頂脚呢，騎頭驢才舒服些：…掃着走着行麼？」

叔父說着喘着氣，汗是從他的額上沁出來，

「走路不是像在家想的，經驗過了的。」

我自愧着我不能担着這行李替叔父走一段路程，我是只有低着頭看大顆的汗從我的臉上落下來，落到雪上。

路途在開拓者是艱難的。

但走過去的兩步是兩步 ，走過去一里是一里。

我們只走着走着，艱難的，沈重的，也是勇毅的。叔父望着城，我望着叔父的脚，我們不幻想，我們不多慮，我們走着，走着，走一步是一步！

我們不能止息，沒有我們止息的時間，沒有我們止息的地方，我們是在大雪中，我們是要在一定的時間中走到一定的地方。

「沒有路，我們走過去的就是路，」

叔父這樣說着，我們這樣聽着了。

我們不能儘管等下去，等到什麼時候？我們不能等雪消完了再走，我們也不能等掃乾了再走，不能等路膠明了再走！

在大雪鋪平了的路上，我們不能用眼睛來分辨路途的高低，我們只能用經驗帮助我們的自信。倒下去，我們立刻又起來，雪沾滿了我們的長褲，長袍上被踢起來的雪凍成冰條，這我們都不會看見，不會知道，有時脚代替了手，有時手也代替了脚，在艱難的行程上，智慧和堅毅是湧出來打出來的。

雪依然在空中飄着，像是要覆滅了這全宇宙，冰凍了這世界一樣。犀利的風掃着粉白的凍雪，從荒原向深谷沙沙的掃過來，把坡填滿了又堆成小陵，小陵處却又吹低了像一條坡一樣，在深谷的邊崖上堆雪伸出了頭，虛空空的架起了幾尺雪的浮橋，大風吹着一層層加寬，好像是一條路一樣。

「裏邊走些，叔叔！」

叔父裏邊走了。

「再往裏些吧，再往裏些吧！」實際叔父離溝邊已經有五尺寬了。

「鎭靜些孩子，不要心慌，越是到心慌時越不要心慌，……」

二叔鎭靜的走着沉着的步調，一面說：

「你看那從雪中伸出頭的荊棘，那是生在溝崖上的，再讓雪虛架起來，這些荊棘會移動麼？」

在望見了城的時候，火車遠遠的鳴聲傳過來，只有在這時是最焦心，要急死也只能放着一樣的艱難的步調啊！

穿過了城，我們並不會在城裏休息，在城裏我們走了幾步乾路，在乾路上我開始感到了冷，也感到了飢，但我們必須趕到車站，在沒有趕到終極旅程之前，我們不能坐下來烘火也不能站着抖雪。

「走啊！」

「走啊！」

帶着一身的雪一身的泥，一身的疲倦。我們出了城又擲在旅途上 ，從乾路上又走入雪的深潭。

在一條深深的溝裏，我們拔不出腿來了，叔

我扭着的籃子都被雪擁着了，領不起來。我瘋狂的用木鍬掘着路，但手酸一次只能掘出兩步或者三步，而路是悠長的。

「登上高陵吧，順着陵的邊沿。」

半點鐘的時間，和四姑我們兩個，掘着刨着，使雪塊滾進深谷裏，太深的地方我們用木鍬拍着，用脚踐着，讓可惡的雪綿壓成硬路，當我們的衣服全濕了的時候，我們得站在陵沿上了。

茫茫的一片灰白，我們完全失迷了。

路自然是看不見的，誰知道這裏有過路沒有呢？從近處我們找不到一個熟識的廟或者熟識的樹木，而較遠處，樹木和村落只是晦霧的黑線和淡淡的點子，分不出南北，說是那裏都非常像又非常不像。

出城就該正北，但我們走着更東的這個谷口，現在却是面着東北了。看西邊，城又完全看不見了，從前路山能看見的廟也不知是躲到何處。

我們站住了。但上面是飄着棉絮，下面是埋着膝蓋。上下四方看不見一個行人，再站一天也不會有一個人到這裏吧？

二叔固執着說：「不錯，走向前去吧！」

四姑却說：「該向正北，我們却走向東南了。」

往車站的路上，夾着的小村叫做小李村。這小李村在這時變成很多的了。二叔指着他認爲正路的前面，四姑却說小李村已經過來。我只能看見遠遠高標的幾叢灰色的樹，哪個村落也看不到正面，而且也不能從村落四隣的形象上得到証明，因爲一切都消逝了原形。

突起在地面上的，我鏟了那上面的雪，那是一個墳，我站在上面望望，除了飛在天空的許多紙灰似的雪以外，什麼也不曾望出來。

誰給一個回答呵，烟與火從心裏燒起，想伸手撕破天。

在層層塗抹着的深色的雲層裏，天宇是低小而黯淡，白森森的寒冷之光相映着，太陽在那裏呀！

大家擧着飢餓的眼，我們終於發現了一個淡淡的白塊，我們要跳起來了。

「那不是太陽麼？那是太陽！」

「你看，我們完全走背了方向啊！」四姑指點着，「背着太陽會是向正南的麼？」

但我們心裏都覺得太陽是從西方出來，懸在北天。

「太陽是不會失迷的，我們應該糾正自己，我們是失迷了。」

在我，在叔父，太陽是從西方出來，……

最後我們決定是走，必須走才能有出路來，半疑心地，順從着太陽給我們的指示向着一個漠漠的方向中我們落荒而走。

在深雪的覆幕下，坎坷的田野中我們只能仍舊當平地般走着，深一脚，淺一脚，界溝上，阻石上，顚顚跛跛，……

我們必須仍然走到路上，我們用全身力和風雪格鬥，但是正要穿過去這塊田野的時候，一條小谷橫躺在面前了。

不幸又在面前展開，跨越過去眞是非常艱難，溝裏的雪被風裹着，捲成了溝中的小陵，從那裏尋到坡下去呢？從那裏尋到坡再上對岸呢？但我們不能止息在這裏，這地方不容我們暫時止息。我們必須跨過去。

從拖下去的扁担上弔下去了行李，然後我們也像包袱一樣的卸下去了，我們無力的落在雪中，幾乎要全身埋沒。但我們掙起來。我有手有脚還有眼睛，手裏存在着的還有一隻木鍬。不盡的雪從我們的面前一尺尺迎上來，但在我們的揮動的兩臂下一團團滾開去。人類眞是可怕的生靈，我們終於讓這條溝閃在我們的身後了。

我們向左折回來，在一個村梢停下了。

這是什麼村落呢？到達車站去有多少路程，小李村到底在那裏呢？我們是否又失迷了，這我們完全沒有自信。

「這一定是土橋溝，走半天我們竟又折回來了！」因爲我們都不知道這是那裏，二叔便越說是土橋溝了。

「半天，竟又折回來了。」叔父墮氣的搓着雙手。

村上是靜靜如死，對着我們的是一扇關得牢牢的車門，車門前是一條小橋通着，除了這一個門以外只能看見三面削得很陡的溝，除了從這裏喊呼，我們沒有路到另一家去。

我們敲着門，喊叫着，並沒有人應聲。深谷裏種植着白楊，白楊參天的矗立着，蕭蕭的呼嘯着。

我們用力的敲着門，喊叫着，回聲冷冷的又轉回來。

聽到了悠長的含着倦意的鷄聲，狗也零零星星的吠起來，從遠處還有女人捶布的聲晋，……但沒有人答應。

「我們是過路的，…………迷路的人，」

「過路的，迷路的人，……」

在孤單而淒冷的聲音，引起了「過路」兩個字給我們的一種傷感。

在一片乾燥下覆着的草端，就忘了世界的優美與殘酷。

憤怒與失望在胸中焚燒，我詛咒着，「讓大火毀滅了這些人類的圍牆吧！」

終於有兩隻眼睛在門縫內張望了許久，那扇大門才慢慢的開了，首先一隻黑而有光的狗竄出來，在門前使着威風，但却不會來嗜我手中的武器，主人跺了脚，牠才斂着尾巴跑進去。

這裏是小李莊。

「那麼這北邊一些些不就是車站麼？」

主人指給我們路，替我們按好了狗，又嘆息似的看了一遍我們的雪泥濺污了的衣服。不知誰約了誰的跑出來一些別的人，袖着手呆呆的看着，大概是把在這天氣中走路的人當做瘋子了。

「在家千日好，……」

而我們已走出村了。

站房不遠出現了，有了眞正的路以後，距離只是在時間中順利的減短，……

當我們坐下開始換了乾鞋子的時候，一根背着扁担，夥計在後面跟着，他們仍然要轉回去，他們不能停留，這樣的天氣。

雪在他們的脚下發出沙沙的聲音。（未完）

時人彙誌



李廉方

李廉方，字步青，湖北京山人，現年五十八歲。光緒二十七年與黃興以湖北書院高材生由鄂督奏派赴日本習師範，因革命嫌疑，同免官費回鄂。歷充師範學堂監督教員視學等職。辛亥起義，任襄陽衛戍司令，民四春教育部聘充小學教科書編纂，帝制作，不辭而去，袁氏死，任內務部秘書長，山西河南教育廳長，武昌師範大學教授，兼總務長。北伐告成，任北平政治分會首席秘書，兼代秘書長，嗣任河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兼教授，後任開封教育實驗區常務委員，現改充指導主任。著作關於小學國語教科書及教授書商務中華出版者甚多，最近著有小學低年級綜合課程論一冊，改造小學國語課程方案三冊，二年半修完部定四年課程概要一冊，爲時所重。至所辦之大花園杏花園兩實驗小學初小部將近完成，河南全省教育局長會議議決，各縣仿行。

編輯後記

日本的近衛新閣，本週業經組織完成。我們希望日本政局，至少能因此得到短期間的安定，俾得抽暇來調整國內外的重大問題，免得因爲日本的內政問題，而撼動國際的大局。我人對於日本政局今後的趨勢，是應該予以密切注視的。本期特由鑄成先生撰作「近衛組閣後之日政局」一文，以論讀者。

× × × × ×

芸生先生近在本報發表與國內青年討論現前各重大問題的文章，博得讀者普遍的同情與響應，這是我們十分欣幸的。現在有個好消息報告，就是最近王先生徇知好的請求，把他自九一八以來關於國事與外交的論著，輯成「芸生文存」一書，第一集現已出版，想讀者必定以先睹爲快。關於王先生編輯此集的主旨，從他這篇序文裏，我們可以親切看出。

× × × × ×

鄧以蟄先生的「書法之欣賞」是一篇特出的專著，望讀者注意。

× × × × ×

「太平軍在河南」一文是作者新近旅豫所發現的重要史料，很可珍貴，此文仍間期登載。

× × × × ×

本期歐陽采薇與方鳳瓊兩位女士的譯作與遊記，均饒有文學興趣，可以一讀。

編 者


美麗牌
華成煙公司出品
鳥語煙香
一般可愛
有美皆備
無麗不臻
My Dear
CIGARETTES
My Dear
CIGARETTES

國聞週報

(第十四卷 第二十三期)

民國廿六年六月十四日出版

編輯者 國聞週報社 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

發行者 國聞週報社 電話 八二六二四

印刷者 上海大公報館 愛多亞路 一八一號

THE "KUO WENWEEKLY"
181 Avenue Edward VII
Shanghai
China

分發行所

天津 法租界三十號路大公報館
南京 建康路大公報分館
南京 馬路街四號大公報辦事處
北平 西交民巷大公報公館
漢口 湖北街漢潤里五號
開封 南書店街大公報分館
武昌 大公報分館
太原 大公報分館
鄭州 大公報分館
南昌 大公報分館
成都 華陽書報社
長沙 金城圖書公司
無錫 茂記大房書報社
重慶 機房街二號建華公司圖書部

定價表

預定辦法	冊數	價目	郵費 國內日本	郵費 香港澳門	郵費 國外
零售	一冊	一角五	一分五厘	六分	一角五分
一季	十三	一元五	一角九分五厘	八角	一元九角五分
半年	廿五	二元六	三角七分五厘	一元五角	三元七角五分
全年	五十	五元	七角五分	三元	七元五角

寄款以通用鈔幣為限
郵票代價照九五折算

如須掛號每份另加八分
快郵每份另加一角二分
航空每份另加四角五分

廣告價目

等級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七十元		
優等	底封面之內面	五十元	三十元	
上等	封面底面內面及畫報前後正文前頁	四十元	二十二元	十二元
普通	正文中及正文後	三十元	十六元	八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欲改用色紙或彩印者價目另議繪圖設計代製銅鋅版費用另加長期刊登酌量優待其辦法請向敝社廣告部接洽詳章函索即奉

本報投稿簡章

一、本報論文與文藝等各欄、均歡迎投稿○篇幅自四千字起、至一萬字左右為限、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稿件如附有插圖時、請用黑墨繪成為盼○

二、譯稿請附原本、如原文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及出版日期與地點注明○

三、稿件本社有酌量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先附帶聲明○

四、稿末務請注明姓名地址、以便通信、揭載時之署名、由作者自便○文後如能附有作者簡明略歷、以便介紹尤佳○

五、稿件在四千字以下者、概不退還○長文如欲退還者、請附足郵資○稿件登載與否、不能預先奉復○

六、稿經揭載後、由本社酌奉薄酬○如登載之稿件、一月後、尚未收到酬金、即希來函查詢○登載之稿件、如已在他處發表、概不致酬○特別稿件、酬資從豐○

七、本報徵求、各地有新聞價值照片及風景寫真、並徵求時人照片○(須附有歷略)名貴攝影假印後、亦可奉還○

八、投稿請寄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國聞週報編輯部收、祈勿寄編者個人○

本報編輯部謹啓

讀者注意

如有詢問事件或改寄地址者通信時務將(一)定單號數(二)定戶姓名(三)在何處訂(四)原寄何處詳細寫明寄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國聞週報發行部報費郵費請照定價表寄款新訂續訂均須註明起期如遇重複定單開出概不負責

現已出版

大公報記者王芸生著

芸生文存

平裝本每冊實價七角　　精裝本每冊實價一元

這是大公報記者王芸生先生的第一個文集，共約十五萬言。這些文章都是最近五年內寫的，內容大部是關於外交問題——尤其是關於中日問題的文章。作者對中日外交史曾用過一番功夫，這些文章是在九一八以來的大時代中寫作者，無論在學術上及當前的國家問題上，均有其固定的價值及特殊的意義。

總經售　大公報代辦部

上海四馬路四三六號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各地大書局均有代售